

王谿生詩詳註

王^谷先生詩詳註卷之三

不編年。卷中有近蹟頗明及可悟其為何時作者但
這考不能細符故雖前後略移仍不免叢雜凌亂無可

更訂
正矣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受業金永成崙三參校

寄羅劭興

一作與援舊書孝友羅讓傳讓子劭京讓再從弟子劭權並
歷清貫北瑣夢言劭權感通時使相也此劭興當與為昆季

棠棣黃花發

校爾雅分列唐棣棣常棣棣而疏以召南唐棣之華小雅常棣之華
分屬之本草合引於郁李下今且未細剖而其花或白或赤皆不言

黃故程氏謂今人園圃中有名棠棠者花
繁黃色義山其指此耶所揣頗似之矣

忘憂碧葉齊

詩焉得援草言樹之背傳
日設草令人忘憂說文慈

詩曰安得慈草或从援援或从宜蓋博物志
神農經曰中藥慈性合歡獨念慈草忘憂

人閒微病酒燕重遺兼

一作泥

嘯有與銜同之
音義然兼字是

混沌何由鑿

莊子南海帝儵北海帝忽謀報中央帝混沌之德曰
人皆有七竅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

混沌
死

青冥未有梯

謝靈運詩共登青
雲梯餘見鈞天

高陽舊徒侶

史記鄭生瞑目案劍叱
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

吾高陽酒徒
也非儒人也

時復一相攜

語意似
未第時

崔處士

真人塞其內

真人字見莊子屢見道書史記秦始皇本紀曰吾慕真人詩秉心塞淵鄭氏箋塞充實也老子塞其兌閉其門莊子慎汝內閉汝外皆塞

其內

夫子入於機

莊子至樂篇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謂出入於機謂出入於機也非機心機事之謂姚曰入當改出誤矣未肯投

竿起

交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青書曰伊尹耕野憚投竿注曰東觀記野憚字君章從鄭次都隱弋陽山漁釣甚娛爾十日喟然告別而去客江夏郡舉孝廉

為郎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往焉曰願以境內累先生莊子持竿不顧蜀志秦宓傳楚聘莊周執竿不顧此當用野憚事惟歡負米歸家語

由也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雪中東郭履見喜楚積泉萬鍾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

堂上老萊衣

師覺授孝子傳老萊子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常著斑斕之衣為親取飲上堂脚跌恐傷父母之心偃卧作嬰兒啼孔子曰若老萊子

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讀遍先賢傳

魏文帝有海內先賢傳其他書名甚多

如君事者稀

霜月

初聞征雁已無蟬百尺樓南

一作高

水接天

晉書樂志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

青女

素娥俱耐冷

蘇莊月賦集素娥於后庭餘見贈勾芒神

月中霜裏鬪嬋娟

鮑情也

商於

見新開路

商於朝雨霽歸路有秋光背塢猿收果投巖驄退香

裕康養生論

志商州土貢麝香瑋雅商汝山中多麝麝絕愛其香每爲人所迫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巖舉爪剔出其香

建瓴真得勢

漢書高帝紀秦形勝之國也下

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橫戟豈能當

戰國策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橫戟當馬前曰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不聽遂入秦更

記楚世家秦昭王遣楚懷王嘗願會武關而結盟而去懷王患之昭雅曰秦虎狼不可信懷王子子蘭勸王行秦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

咸陽懷王卒於秦二句專指懷王入秦也言秦已割地張儀詐見新謀身綺得地勢而楚墮其術中非橫戟馬前所能止之也

割地張儀詐

見新謀身綺

開路

季長

一作良

清渠州外月黃葉廟前霜

徐曰州是商州廟是四皓廟

今日看雲意依

依八帝鄉

莊子華封人謂堯曰千載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陶潛歸去來辭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帝鄉者仙境即漢武皇求白雲鄉也每以

借言

錢曰寫景懷古相間道中詩常調 落曰次商洛望京師之作起結明甚中二聯借古事以寓今慨然未可揣其爲何年也

清河

清河洛水也自商洛以東從洛水至河南薛能清河泛舟詩鄙人層立似山邱坐蹙將軍擁棹遊義山入京應舉屢出此途此章則未第而迴也

舟小迴仍數樓危凭亦頻燕來從及社蜨舞太侵晨絳雪除煩後

一作俊非漢武內傳西王母云仙之上藥有元霜絳雪按柳子厚李霜梅取味新
赤傳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可以証此句之意霜梅亦含酸苦

年華無一事只是自傷春

唐人喻下第
每云傷春

常聞宓如襪渡水欲生塵好借嫦娥著清秋踏月輪
唐人每以桂枝
洛應舉之作
嫦娥自喻

同學彭道士參寥

參寥字見莊子故
道流多以爲名

莫羨仙家有上真

仙有太上上真中真
下真之別櫻見道經

仙家暫謫亦于春

江淹別賦駕鶴
上漢騷騷騰天

暫遊萬里少別千年
此托意恨未第也

月中桂樹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

酉陽雜記異書
言月桂高五百

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
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

浩曰亦未

第之感

效長吉

新書倪李賀字長吉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
驗思陸運當時無能效者餘詳文集李賀小傳

長長漢殿眉

後漢書馬廖傳長安語曰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窄窄楚宮衣

庾肩吾詩細腰宜窄衣

鏡好鸞

空舞簾疎燕

誤飛君王不可問

昨夜約黃歸

采曰額黃也梁簡文帝詩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

浩曰傷罷歸也

舊頓

增頓頓貯也宿食所也舊書裴度傳敬宗欽幸洛陽宰相及兩省諫官論及巡幸度曰國家營創兩都蓋備巡幸然自艱難以來此事遂絕宮闕營壘

解署悉多荒廢亦須稍修葺一年半歲後方可議行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丁匠五千助修東都帝遂停東幸被唐

時行幸以大臣充置頓使此為幸東都之頓

東人望幸久咨嗟

四海於今是一家

憲宗平諸藩鎮自後數朝叛者少矣故曰於今是一家

猶鎖

平時舊行殿

通鑑注自長安歷華陝至洛洛道皆有行宮

盡無宮戶有宮鴉

一作宮花一作飛鴉皆非

舊曰程氏謂為敬宗作固自據若泛作慨想承平盛事亦可

齊宮詞

永壽兵來夜不扃

前史紀齊廢帝東晉侯寶卷起芳樂芳德仙華合德等殿又別為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蕭衍師至王珍國張稭應之夜

玉階主詩詳注

卷三

三

開雲龍門勒兵入殿是夜帝在合德殿吹笙歌作
女兒子卧未熟聞兵入趨出直後張齊斬送蕭衍
金蓮無復印中庭見隋宮梁

臺歌營三更罷齊之後為梁餘猶自風搖九子鈴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

銜九子金鈴帶以金銀花繡聲動左右南史華嚴寺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

靈寺塔諸寶珎皆剝取以施潘如殿飾田曰此齊時故物新主為歡猶搖昔響沈范王

亮提此多矣後田評可斷

章取義詩意却不深也
馮鈍吟曰詠史俱妙在不議論徐曰傷敬宗也借古為言四句中事皆備具浩曰

南史言東昏常以五更就卧至曉乃起元會之日百僚陪位皆偃仆菜色每出遊還

宮常至三更被嘗時年十九與敬宗諸事相合故借傷也徐說似矣然何以兵來永

壽不云含德所用金蓮九子鈴皆專詠潘如豈致歎於敬宗宮嬪如所云新得佳人

者乎此意一無可徵

疑其別有奇慨矣

寄永道士

永道士必居
王屋山者

共上雲山獨下遲陽臺白道細如絲真誥王屋山仙之別天所謂陽臺是

也飲入山者此山難向也後登真隱訣上冬日陽臺真人君令併倚三珠樹見

會集列仙定新得道人始八名仙錄故用為科第之喻

反昔我分倚一作人間落葉一作時落葉喻

不記一作計

人閒落葉一作時

下第

一片

一片瓊英價動天

綏尚之以瓊英乎而

連城十二

宋曰當

昔虛傳

史記趙得楚之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

易之魏文帝與鍾繇謝

良工巧費

為累楮葉者三年而後成

楮葉成來不直錢

列子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後成鋒殺蠶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

國史記灌夫傳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夫為臨汝侯曰生平段程不識不直一錢今

口乃效女兒

沽囁耳語

少年

外戚平羌第一功生年二十有重封

漢書樊噲傳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

漢書馬防明德馬皇后兄也肅宗建初四年封潁陽侯以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

戶此煩事頗多詩所指者當為郭汾陽之裔憲宗后郭暖之女敬宗貴妃郭義之女皆

見舊直登宣室螭頭上

漢書東方朔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

書傳直登宣室螭頭上不得入焉書紀文宗太和九年勅左右省起居齋筆

硯及紙於螭頭下記言記事傳會要左右二史分立殿下

直第二螭首均處號曰螭頭和墨滿筆皆即均處記錄

橫過甘泉豹尾中

輔

黃圖甘泉宮一日雲陽宮本始皇作一日林光宮在故甘泉山漢武帝增廣之去長安三百里漢書揚雄傳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後漢書與服志乘輿大駕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別館覺來雲雨夢有其注名曰甘泉宮簿最後一車懸豹尾豹尾以前北省中後門歸去蕙蘭叢漢書成帝始為微行出張晏曰於後門出從期門郎及私奴若微賤之所為灞陵夜獵隨田寶侯寶嬰孝文后從兄子餘見舊將軍不識寒郊自轉蓬見無題

元微先生

文武宣三朝道流

仙翁無定數時入一壺

靜院

夜夜桂露濕

村村桃水香

廣信詩流

徐曰暗用

醉中拋浩劫

浩劫字屢見道書

宿處起神光

漢書禮樂志用事甘泉園邸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

集於祠壇後漢書安帝紀帝

藥裹丹山鳳

漢武內傳仙藥有

基函白石郎

道源曰基函基簡也樂府曰石郎山白石郎臨江居前導河伯後從魚父曰積石如玉

列松如翠郎艷獨絕世無其二采曰列仙傳白石先生常煮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故名御覽引晉書王質入山斫木見二童圍碁坐觀之及起斧柯已爛矣後述異記信

安郡石室山童子數人碁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饑此句必不用白石郎朱氏謂合用弄河移砥柱西京雜記鞠道龍說淮南王方士吞

白石先生石室山二事或然歟

能盡地成江河飲見述德抒情

日倚扶桑

真誥欲得延年當洗面精心日出二丈正面向之口吐死無鼻翕日精反

景餘見

龍竹裁輕策

見聖女交絲一作

熨下裳

駁綺屢見南史何敬容樹栽

謂必

咄漢帝

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帝食輒收其核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

橋板笑秦

皇

見海

徑欲隨關令龍沙萬里强

史記老子傳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尹

下篇言道德之旨五千餘言而去其知其所終注引列仙傳曰老子西遊關令尹喜先見其氣候物色而接之果得老子與俱之流沙之西服其勝實莫知其所終列與傳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或以爲函谷關

公子

一盞新羅酒

新羅謂新遠震山松酒賦織羅輕布

凌晨

一作

恐易銷歸應

衝鼓半

衝鼓半謂夜深始歸下句謂乍歸又去無夜無明狂遊而已

去不待笙調歌好惟愁和

何日只欲

惟恐更有和者非公子

香濃豈

一作

惜飄春場鋪艾帳下馬雉媒嬌

潘岳

無此心憐也寫得妙射雉媒嬌注驛又晚曉媒之變態注曰射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爲場莊嚴於草又曰少養稚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按古樂府艾而張羅解者引駁梁傳艾蘭

以為防蓋艾與刈同艾草以為蒐狩之大防也若陳蘇子卿詩張機逢艾側則直以為艾葉矣李賀詩亦然此云艾帳亦同蘇子卿之解餘詳樞言草閣

鍾三極寫輕倚之狀

閒遊

危亭題竹粉曲沼嗅荷花數日同攜酒平明不在家尋幽殊未極

得句總一作堪誇強下西樓去西樓倚暮霞似少作

贈歌妓二首

水精如意玉連環戰國齊策秦始皇使使者道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

使曰誰以解矣餘見疑意下蔡城危莫破顏破顏笑也亦經注秦成公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餘見鏡鑑紅綻櫻桃

含白雪櫻桃喻口餘慶先斷腸聲裏唱陽關見飲席戲贈

白日相思不一作可奈何嚴城清夜斷經過只知解道春來瘦不道

春來獨自多請為只解道我春來消瘦何不解通我春來獨自歎如此解方妙

秋月

一作月今從文苑英華

池上與橋邊

一作樓上與池邊

難忘復可憐
簾開最明夜
簾卷已涼天
流處

水花急吐時
雲葉鮮

見孔雀詠

姁娥無粉黛
只是逞

一作

嬋娟

阮籍詩秋月復姁娟

錢曰結句開後來俗調

浩曰艷情秀句可與霜月同參

樂遊原

一本無原字長安志樂遊原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寬敞京城之內俯視指掌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士女咸就此登賞祓禊臨

岳關中記宣帝少依許氏長於杜縣樂之後葬於南原立廟於曲池之北亭曰樂遊原

春夢亂不記

春原登已重
青門弄烟柳

見和友

紫閣舞雲松

見念拂

硯輕冰散開
樽綠酎

一作酒

濃
乃冬孟夏天子飲酎注曰重

無悰託詩遣

吟罷更無悰

漢書廣陵厲王傳出入無悰為樂亟

浩曰與下句晚非辭皆似少作

向晚

當風橫去憶臨水卷空帷北土鞦韆罷南朝祓禊歸皆屢見花情羞

脈脈柳意悵微微莫歎佳期晚佳期自古稀五六俗甚

俳皆使游急就篇倡優俳笑楚虞文章流別論五言於俳諧倡樂多用之宋曰杜詩有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程曰南唐書經籍志有俳諧文十卷袁淑撰

後漢書蔡邕曰作者鼎沸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而古散樂有俳樂辭是其始也

短顧何由遂遲光且莫驚鴛能歌子夜蜨解舞宮城唐六供宮城在皇城之北句是

城關柳訝眉傷一作雙非淺桃猜粉太輕年華有情狀吾敢恡一作生

平廣韻客良刃切悔客又惜也恨也俗作公鄙格本亦作吝

有言我雖有才人未心許

藥專為洪神仙傳劉根嘗曰上藥有九轉還丹真說仙道有九轉神丹

鬱金堂北畫樓東周禮春官鬱人註鬱金香草鄭司農云鬱為草若蘭說文鬱芳艸也十葉為員百升買藥以煮之為鬱一日鬱陸百草之藥遠

方矚人所貢芳艸譽今愚林郡也載延之西征記洛陽城有鬱金
星沈佺期詩盧家少婦夢金堂海燕雙栖瑤瑤梁餘已見越燕詩

通換骨即易骨露氣暗連青桂苑御覽引洞冥記武帝使董詔乘瓊霞之輦以見漢武內傳

青桂風至桂枝自拂塔上遊塵殿洞冥記刊本作風聲偏獵紫蘭叢宋玉風賦列種軟葉條如青桂壇則武帝所起壽靈壇也

長籌未必輸孫皓道源曰長籌厠籌也法苑珠林吳時於建業後園平地獲金像遂尿頭上尋即通腫陰處尤劇痛楚號叫忍不可禁太史占曰犯大神聖所致宮內伎女有信佛者曰佛為大神陛下前穢之今急可請耶皓信之伏枕飯依懺謝尤懇以香湯洗像慙悔殷

重隱痛漸愈香藥何勞問石崇白帖大將軍王敦至石家厠取箱食聚羣婢皆麗服藻飾頭甲煎粉沈香汁之屬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厠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曰王敦初尙主如厠見漆箱盛乾糞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亦下果食遂至盡白帖合之為一義山詩亦

如此用豈別有據耶按語林又有劉琨詣石崇家如厠之事亦見晉書傳

兼得句翠禽歸臥繡簾中

語曰此篇舊人未解而妄談者託之竹垞先生以為藥轉乃如厠之義本道書午橋

承以入箋余嘗叩之竹垞交孫稼翁力辨其誣也頗似詠閨人之私產者次句特用

換骨謂飲藥厚之三因謂藥之後苑五六借以對

觀結則指其人歸卧養病也穢漬筆墨乃至此哉

五谷上詩羊主

七

屏風

六曲連環接翠帷
高樓半夜酒醒時
掩燈遮霧密如此
雨落月明俱不知

（浩曰與可款諸作互參或謂刺蔽賢之人非也）

風

撩釵盤孔雀

（陳思王美女篇頭上金釵釵）

惱帶拂鴛鴦

（江淹雜曲各歡）

羅薦誰教近

（見回中）

齋時鎖洞房

（宋玉風賦馳騁於羅帷經於洞房）

（馮鉉吟曰撩釵拂帶咏風之麗語也洞房無人風吹羅薦寂寞光景宛然在目義山詩取境幽遠大率類此程曰此亦刺女冠之流也）
（浩曰齋時應鎖洞房風乃偏近羅薦上二句正行而玩之之象程說得之）

九成宮

（新書志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有九成宮本隋仁壽宮貞觀五年復置更名并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集古錄唐九成宮醴泉銘太宗避

暑於宮中以枚瑑地得水而甘田名醴泉

十二層城

一作樓

闔苑西

朱曰十洲記水經注皆言崑崙天墉城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漢書郊祀志亦言五城十二樓義山每用十二

城未詳所本程曰淮南子崑崙山有層城九重不云十二想別有據徐曰宋本與戊籤皆作樓集亦有十二樓前再拜辭之句疑城字誤校集仙錄西王母所居宮闕在闕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二則城字十二字可通融取用十二城十二平時避暑拂

虹霓

虹霓見寄令狐學士兼切暑天

雲隨夏后雙龍尾

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舞九代乘兩龍傳曰九代馬名博物志夏

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

風逐周王八馬

一作蹄見華嶽下王母廟兩龍入駿習用之語此便覺

獨切

吳岳曉光連翠嶺

吳岳正西曰雞州其山曰嶽師古曰即吳岳也元和郡縣志隴州吳山秦為西岳今為國之西鎮國語謂之西吳綏靈字記屬翔府天興縣亦載之

之離京相符而九成有醴泉故以言之

荔枝盧橘沾恩幸

蜀都賦側生荔枝實記上林賦盧橘夏熟

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如彈丸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

荔枝盧橘沾恩幸

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極似橘而非若柚

其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熟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正赤

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吳錄云建安有橘冬月樹上覆葉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甚甘美

盧即黑色是也按郭注云通歲食之似與夏熟字未合故索隱引諸說隱為辨之也盧

橘前人屢辨考大率是柚柑之屬或以為即枇杷者誤上林賦下文明言枇杷極柿矣此句亦用夏熟又校玉篇盧字註引呂氏春秋青鳧之所有甘盧焉而本書作青島史

記注作青馬文選注作青鸞鸞鳥傳刻多訛青馬較是鸞鵲天書濕紫泥庾肩吾書品序波迴墮鎖之鸞

魏曰此追憶承平巡幸氣象 舊曰姚解得之首二志其以清暑幸離宮三四百官
愿從之儀五六曉暮登臨之景七八則遠方珍果時獻邀恩皆承平之盛事也唐自
中葉後巡幸之事久廢詩亦於
言外寓慨耳或以爲刺者非也

少將

族亞齊安陸

南齊書宗室傳太祖次兄子安陸昭王綽封安陸侯累遷寧蠻校尉

字只比其宗室之貴綽

風高漢武威

漢書志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縣十有始臧張披武威後漢書公孫

述德帝怒讓副將劉尙曰尙

烟波別墅醉花月後門歸

青海聞傳箭隋書

地理志西海郡置在古伏侯城卽吐

天山報合圍

史記索隱祁連山一日天山亦

漢書注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山廣志曰白山通崧

朝攜劍

起上馬卽如飛

一作馬上疾如飛田曰

馮曰此詩佳在後半似吳叔岸 浩曰首聯言宗室而爲將軍也姑臧武威每爲李
氏封號此必爲李氏世胄詠者但未能定考何人此章深美其少年華貴非庸材也

爲有

爲有雲屏無限嬌

後漢書鄭宏傳送買雲母屏風西京雜記昭儀上趙皇后物有雲母屏風琉璃屏風張協七命雲屏爛汗

鳳城寒

盡怕春宵無端嫁得金龜婿

舊書輿服志天授元年改內外所佩魚並作龜三品以上龜袋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

飾率賁香衾事早朝

言外有刺

幽人

丹竈三年火

江淹別題守丹竈而不顧

蒼崖萬歲藤樵歸說逢虎

何已正見

碁罷正

聞僧星斗同秦分

史記天官書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漢書志東井輿鬼雍州晉書志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於辰爲未秦分

野人烟接漢陵

移漢書徙郡國民以奉關陵又如車千秋爲丞相徙長陵黃霸爲丞相徙平陵之類西都賦所云三遷七遷充奉陵邑也此言所居

東流清渭苦不盡照衰興

何曰恒人變與亡幽人不知時代秦分漢陵不以衰興妨其獨善與高尚其事者也浩曰用意似甘露變後作

子初全溪作

全溪山中小地名當在京郊侯考子初未知何人

全溪不可到况復盡餘醅漢苑生春水昆池換劫灰

見寄楊韓同年

戰蒲知

雁唼

金蘭唼子合切雁唼皆唼夫梁藻兮

鴈月覺魚來

田旦戰鴈太纖

清興恭聞命言詩未敢迴

主人畱飲

索詩而作

程曰太和九年二月以鄭注言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明池詩當作於此時徐曰全唐詩有張衆甫字子初清河人河南府壽安縣尉僑居雲陽後拜監察御史爲淮南軍從事義山同時人疑卽其人也

若張衆甫者其詩高仲武登之中興間氣集文苑英華有權德輿撰子初墓誌云建中三年三月終於家是安得與義山同時哉徐說誤矣若以詩格論贈宗魯節竹杖確是義山意趣若此章五六之刻鏤與本集相近而大不同結聯意調亦不類其後

子初郊墅篇輕婉之態亦異本集也余初斥在卷末然與其過疑母寧過慎故仍收之

贈宗魯節竹杖

宗魯未知何人詩亦云全溪疑其人名宗魯字

大夏資輕策

漢書張騫至大夏見卽竹杖問安得此國人曰吾賈人市之身毒國

亦產餘邦一曰扶老名實縣同按經史中資字有資

全溪問

一作所思

也取也蓄也之義又資與齋同此資字未定何解

軍管問人者注曰問猶道也

靜憐穿樹遠滑想過苔遲鶴怨朝還望

北

語楚王使工尹襄問卻至以弓靜憐穿樹遠滑想過苔遲鶴怨朝還望

山

移文惠帳空兮夜鶴怨何日思作
故山之遊點化前人語何等新活
清羸僧閑暮有期皆言必藉於杖風流吳底事常欲傍

微雨

初隨林霽動稍共夜涼分窗迴一作通又一作過皆誤侵燈冷庭虛近水聞田

寫微字入神

詠雲

捧月三更斷藏星七夕明纔聞飄迴路旋見隔重城潭暮隨龍起

取行雲之意河秋壓雁聲取銀河之意只應惟宋玉知是楚神名屢見與碧城相類託意甚

明錢氏以為托詠北司之橫非也

碧城三首

碧城十二曲闌干徐曰江淹詩闌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犀辟塵埃玉辟

玉谿生詩詳註

卷三

十

寒通異記却塵犀海獸也然其角辟塵致之於座塵埃不入額表錄異辟塵犀為婦人簪梳塵不着也按西王母有夜山火玉之語上元夫人帶六出火玉之佩見武帝內

傳又梁四公記扶桑國貢觀日火玉映日以觀日中宮殿

皎然分明然玉德溫潤故雖體每云暖玉不必拘何事

舞鶴賦望崑閩而揚音鶴傳書未檢所

本盧綸詩渡海傳書怪鶴遲可相証耳

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鳥胡震亨曰四語甚

貴舍主第即孫壽賈夫人家未易副校皆已寓意

源隔座看若是曉珠明又定淮南子若木末有十日高誘注曰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參同契云日為流珠青龍與之俱

注曰日為陽陽精為流珠青龍東方少陽也唐詩鼓吹

注曉珠謂日也按舊注引飛燕外傳枕前不夜珠非也

品舊注引飛燕事詳天平公座蓋取與不夜珠相合然非也

盤時冰於膝前玉品與冰相潔侍者謂冰無盤必融濕席乃拂玉盤隆冰玉俱碎玉品

千瑣國所貢武帝以賜偃校何氏謂曉珠品盤皆用並偃事愚以若

用賣珠則曉字無謂也今定曉珠謂日品盤不必拘看詳下總箋

對影聞聲已可憐玉池荷葉正田田文選南都賦鉅盧玉池注曰陂澤名樂府王金珠歌聞歌豔豔金樓女心

如玉池蓮香詩江南可采蓮

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

不逢蕭史休回首見送莫見洪崖又拍肩

見七月二

紫鳳放嬌銜楚珮舌禽經紫鳳謂之鶯三輔決疑注曰色多紫者為鶯鶯楚辭初秋蘭以為佩亦用江如二女解佩事詳擬

十八日

意赤鱗狂舞撥湘絃韓詩外傳：狐已鼓瑟而潛魚出聽。淮南子：作淫魚注。鄂君

悵望舟中夜繡被焚香獨自眠見壯丹

七夕來時先有期用牛女會合不可因七句洞房簾箔至今垂玉輪顧

兔初生魄健詞：天問：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尚書：鐵網珊

瑚未有枝外國雜傳：大泰西南漲海中，珊瑚洲底大盤石，珊瑚生其上，人以鐵網取之，云草珊瑚生海底盤石上一歲黃三歲赤，海人先作鐵網沉海底，貫

中而生，絞網出之，失時不取，則腐。檢與神方教駐景說文：景光也。駐景猶駐顏之意，謂得神

收將鳳紙寫相思徐曰：鳳紙，唐宮宸翰所用。王建宮詞：每日進來金鳳紙，毀頭無

家青詞亦武皇內傳分明在按：今刊本漢武帝內傳題班固著，而宋史藝文志班

用之也。者在傳記類漢武故事莫道人間總不知莫謂我不知也

唐張柬之曰：王儉造。詞孝轅曰：此似詠其時實主事味蕭史一聯及引用董偃水精盤故事，大指已明，非

止為尋恒閣閣為詭也。唐曰：三詩向莫定其解，曝書亭集曰：一詠楊貴妃入道一

言如未歸壽邸一言明皇與妃定情係七月十六日固未然也。錢木庵亦有楊妃之

解，然首章總不可通，餘亦未融恰要惟胡孝轅戊籤謂刺入道宮主者近之，第其句

玉浴主詩詳註卷三

下所釋尚有誤會者余更為演之曰首章泛言仙境以賦入道首句高居次句清麗
 溫柔入道為辟塵尋歡為辟寒也三四書憑鶴附樹許鶴棲密約幽期情狀已揭下
 半尤隱晦難解竊意海底河源暗用三神山反居水下與乘槎上天河見織女事謂
 天上之星已沉海底而乃當窗自見暮行之雨待過河源而後隔座相看以寓遁入
 此中恣其夜台明離之迹也曉珠以當謂日水晶盤專取清潔之意不必拘典故本
 集中慢裝嬌樹水晶盤狀女冠之素艶矣惟曉珠不定故得縱情幽會若既明且定
 則終無昏黑之時一生只宜清冷耳蓋以反托結之也次章先美其色對影聞聲已
 極可憐況得游戲其間耶不逢蕭史謂本不下嫁何有顧忌莫見洪崖謂得一浮邱
 情當知足紫鳳赤鱗狂且放縱之態然而尚有欲觀而未得者故獨眠而悵望耳三
 章程箋頗妙請紀其跡之彰著而致警於人言之可畏也首句迴歎會也次句以深
 藏引起下聯免曾在腹綱未收枝比喻隱而實顯當與藥轉參看戊籤謂為初瓜寫
 藏誤矣五六惟願美色不衰歡情永結若云鴻都道士絕不可符結二句總括三章
 漢武內傳多紀女仙故借用之不可泥看孝轅之子夏客云讀劉中山題九仙宮主
 舊院詩武皇曾駐蹕親問主人翁前此詩人未嘗諱言何疑於玉谿哉以此解之通
 體交融矣若以武皇為定指明皇則楊妃之事先後詩人彰之篇
 什即本集中明穢毒刺不一而足何獨於此而必隱約出之哉

蜂

小一作少
 少誤苑華池欄邊通
 莊子在宥篇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上林賦爛漫遠
 散也此字皆當作爛漫
 後門前檻思無窮
 必如腰細纔勝露
 亦作爛漫有作燬者誤

魏宮私贈趙后身輕欲倚風張衡西京賦飛燕寵於體輕三輔黃圖成帝與趙飛燕燕燕

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縷結飛燕之裙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紅壁寂寥崖蜜盡西京雜記南越王獻高帝石蜜

以長竿刺出多者至三四石味酸色綠勝他蜜按山海經平逢之山實惟蜂蜜之廬注曰蜜赤蜂名蓋蜜字从蟲本即蜂也本草注中多以蜜為密碧簪一作

從英迢遞霧巢空御覽引博物志人家養蜂者以木為器或十斛五斛開小孔

青陵粉蝶休離恨見後青陵長定相逢二月中

釋曰此寄慰別情之作一二思其里巷三四想其風流五六憶其寂寥七八以相見不遠慰之

明日

天上參旗過史記天官書參為白虎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正義曰參旗九星在參西天旗也朱曰過即所謂參橫人間

燭燭銷誰言整雙履述異記公主山在華山中漢末王莽秉政南陽公主避亂入此峰學道後升仙至今嶺上有一雙朱履便是

隔三橋史記索隱今渭橋有三所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在東北高陵路

雜記西京外郭城朱雀街東有第三橋知處黃金鑲曾來碧綺寮皆見前上句是今憑欄明

日意池澗雨蕭蕭

田曰細看其詩多不肯作一直語所以成家 浩曰言外是追憶昨宵故題曰明日也姚云參橫燭炮夜盡明來時矣一經分手便隔天涯此解得之程氏疑指富貴女冠余疑亦詠貴主事也

石榴

榴枝婀娜榴實繁榴膜輕明榴子鮮可羨瑤池碧桃樹見聖女祠碧桃

舊本皆作桃朱本桃一作眉非紅顏一千年 關令尹喜內傳喜從老子西遊省太

程曰即杜牧綠葉成陰子滿枝之歎 浩曰石榴多子與玉輪鐵網一聯同看此豈誤真仙而學道者歟

擬沈下賢

者乃卿數百騎入滄州取同捷赴京滄德平諸將害者邀功上表

論列文帝不獲已貶循州司戶判官沈亞之貶虔州南康尉晁氏讀書志沈亞之集八卷字下賢元和十年進士累進殿中丞御史內供奉太和三年相者宣慰德州取為判官者罷亞之貶南康尉後終郢州掾亞之以文詞得名常遊韓愈門李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亦當時名輩所稱許云按下賢吳興人昌谷所云吳興才人怨春風也晁氏作長安人似誤昌谷樊川之詩非擬也亞之詩宋志云十二卷今存者不及三十首

千一百輕鸞漢書王莽傳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何曰千金房中補益論昔黃

鸞子亦見抱朴子後飛卿答利古詩一千春衫瘦著寬倚風行稍上聲急食雪

語應寒帶火遺金斗淮南子炮烙始於殷斗帝王世紀紂欲重刑乃先為大罍

納如有金兼珠碎玉盤極寫嬌態河陽看花過曾不問潘安見縣中

活曰鸞體也云機沈則未詳異聞集云亞之出長安客豪泉邸舍春時畫夢入秦

蜨

飛來繡戶陰穿過畫樓深重傳秦臺粉古今注三代以鉛為粉蕭史與秦

之今之水銀輕塗漢殿金漢書趙昭儀居昭陽舍殿上髹漆切皆銅杏黃相

兼惟柳絮所得是花心可要凌孤客邀為子夜吟梁武帝子夜歌花塢

不見佳人來徒勞心斷絕

程曰亦為遊冶而作語意甚明

牡丹

壓逕復緣溝當窗又映樓荷曰方是牡丹大觀隴右牡丹成樹長與簷等終

銷一國破保曰此其艷於佳人之傾國不啻萬金求國史補長安貴遊尚牡丹每春暮車馬若狂人種以求利一本有直數萬

者鸞鳳戲三島見神仙居十洲見河中河亭言此應憐萱草淡却得

號忘憂天寶遺聖明皇與貴妃宿酒初醒同看木芍藥帝折一枝與妃遞喚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雅亦能醒酒綴雖非所用意亦相通然開元記則謂是

千葉桃花

浩曰直是詠物與令狐家無關徐氏未細分也父曰疑在潭州詠如前所云回中牡丹者

春風

春風雖自好春物太昌昌君教春有意惟遣一作一枝芳我意殊

一作誤春風一作春風先春已斷腸春來腸先斷矣寓意未詳

人欲人欲天從固本泰誓而王仲宣雜詩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實所取義也

人欲天從竟不疑莫言圓蓋便無私宋王太言賦秦中已久一作鳥

頭白無丹子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歸秦王謬言口鳥頭白馬生角却是君王未

備知

帶日人欲天從無私而竟有私矣世間必無之事乃竟有之意外惟巧為自掩故無由覺也可歎深矣與下二首同

吳宮

龍檻沈沈水殿清禁門深掩斷人聲吳王宴罷滿宮醉日暮水漂
花出城

可歎

幸會東城宴未迴年華變共水相催梁家宅裏秦宮入後漢書梁冀傳冀愛監奴

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妻孫壽所寄趙后樓中赤鳳來飛燕外傳后所通宮

見宮觀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觀閣兼通昭儀時十月十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女廟吹項擊鼓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
后謂昭儀曰赤鳳為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為姊來寧為他人乎緩十月十五日共入靈

玉谿生詩詳註

卷三

古

女廟歌上靈之曲既而踏地為節歌亦鳳凰來
見西京雜記因曲名與燕赤鳳同故以相詰怒
冰簟且眠金鏤枕見無題四首瓊筵

不醉玉交杯何暇密如愁坐芝田館東京賦密如攸館餘詩代元城吳令用盡陳王八

斗才宋人釋常談文章多謂之八斗之才謝靈運嘗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後所本未詳或標南史云云檢尋亦未見

何旦一首中五人名未免獮祭之病錢巨所刺不可得而知豈有貴人年適而少姬恣行放誕者乎 浩巨題已顯然結句乃別有所指非承三四也義山詩賦者多矣而此種大傷忠厚之篇其不幸而傳者乎

偶題二首

小亭閒眠微醉消山一作榴海栢枝相交山榴卽石栢唐入詩題每曰山石栢水文簾

上琥珀枕西京雜記會稽歲時獻竹簾供御世號爲流黃簾又以竹爲簾解皆水文傷妃外傳如進見初帝授以玉竹水紋簾此卽所云瀾湘浪上之意餘詳

詠史萬首絕句作傍有墮釵雙翠翹見送從

清月依微香露輕曲房小院多逢迎毛發往來遊譙縱恣於曲房隱閒之中春蠶定是雙

一作樓夜朱本作雙樓鳥樓夜字是飲罷莫持紅燭行

語曰上章事其下章夜景語含
尖刺當與可歎同參此較婉約

荷花

都無色可並不奈此香何瑤席乘涼設楚辭瑤席今玉璫金鷄落晚一作過

陳思王詩白迴一作袞燈照綺渡殘水沾羅履見預想前秋秋前另離

馬飾金羅居夢歌南史羊侃善音律自造采蓮歌兩曲

送或疑作別諸臻師二首

昔去靈山非拂一作席席史記大宛傳注括地志口王舍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

此坐靈戰國策燕太子丹見田光跪而拂席之必非所用佛書云世尊在靈山會上

拈花示衆衆皆默然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又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迦葉分座令坐以金縷僧伽黎衣傳付靈山一會或云一席禪家

習見句似用此道源引法華經方便品比丘等五千人禮佛而退諸句於是以不住下

僞增拂席而起四字今來滄海欲求珠宋書王微傳傾海求珠維摩經不下巨海

乞得龍王左耳中如意摩尼楞伽經佛住南海演楞伽山頂

寶珠此以求珠喻得道升進楞伽頂上清涼地楞伽經佛住南海演楞伽山頂

志漢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真誥洛陽善眼仙人憶我無楞伽經世尊

南宮清涼臺作佛形像接清涼寂靜佛家常語

如是言我是過去一切佛及種種受生我爾時作曼陀輪聖王六牙大象及

鸚鵡鳥釋提桓因善眼仙人如是等百千生經說按維摩經亦有善眼菩薩

苦海迷途去未因涅槃經法眼明了能度衆生於大苦海楞嚴經方便提獎引諸

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東方一作過此幾微塵量無數阿僧祇恒河沙微

塵等世界彼有佛土名意樂美音佛號虛空等如來彼佛告大弟子汝今宜往西方彼

土有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汝可持此世界香飯奉獻彼佛世尊我所引取東方來此之

義何當百億蓮華上二一蓮華見佛身天般涅槃經世尊放大光明身上

具千葉是諸蓮華各出種種雜色光明是一一華各有一佛圓光一尋金色晃耀微妙

端嚴爾時所有衆生多所利益法華經我等願欲見此佛身云苑珠林梵網經偈云我

今盧舍那方坐蓮華臺周千華上復現千釋迦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

樹一時成佛道翻譯名義集據華云釋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默能仁是慈悲利物寂默

是智慧冥理又摩訶衍云釋迦牟尼屬應身也而此應身周千華上復現千釋迦一

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故名千百億化身也此以喻人人如願如誓言所載稱登科記

爲千佛

名經者

街西池館舊書志京師有東西兩市南北十四街東西十一街街分一百八

坊皇城南大街曰朱雀之街街東五十四坊萬年縣領之街西五

十四坊長

安縣領之

白開他年別

見念

朱門此夜過疎簾

月魄

見碧城綬倚書正義曰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

之虞而詩中用月魄則皆作月明用

蓋月之見為魄亦由漸有明意而然

珍儻接煙波

謝眺詩

太守三刀夢

王濟夢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意甚惡之主簿李穀

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還益州刺史

將軍一箭歌

未詳

按朱氏謂同楊巨源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遠城此白香山贈楊詩所云早聞一箭取遠

城也其事未詳亦似不合或作聊謂用魯仲連事亦非也朱又補注曰御覽引唐書王

樞曜為袁德備將營避虎邱時先一箭射雲中風再發貫之江東文士自梁蕭以下歌

詠為余檢舊書傳樞曜為尚衛衛前總管一箭引連將那超然遂拔曹州後為袁德備

將討草賊袁德其後將兵拒李靈曜李希烈屢以功遷授鄆坊丹延節度而與御覽皆

無朱氏所采此靈見南部新書與州府元龜卷射門但與所引不盡同用此與否殊未

可定姚氏引薛仁貴三箭定天山謂避出句改國租容客旅

漢書景十三王傳入

三為一謬載凡義山用事古今不難必當問疑

志侯國納租於侯以戶數為限父來款他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通典唐制凡京諸司各

有公廨田在外諸司公廨田亦各有蓋徐曰新書食貨志給祿之外又有職田國租之

謂也香熟玉山禾

文選張協七命琅山之禾注曰即崑崙木禾山海經曰崑崙之上

西膜之所謂木禾重韻氏之所食

飽照詩誠不及青島遠食玉山禾

香山禾

香山禾

香山禾

香山禾

香山禾

香山禾

香山禾

浩曰唐時街東街西各坊第宅園館大略載宋敏求長安志本集中所徵引如昭國開化晉昌皆街東也若街西池館如興化坊晉國公裴度池亭宣義坊司徒李逢吉宅園林甚盛皆無相涉此是主人為太守將軍而池館供其棲止者無可妄舉其人以實之也或謂疑王茂元入為司農時暫居之所非也

華清宮

新書志注溫泉宮在驪山下天寶六載更曰華清宮治湯井為池環山列宮室

華清恩幸古無倫

舊唐書楊貴妃傳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

珠翠璨爛

猶恐蛾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

故不笑幽王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

只教天子暫蒙

塵

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

宋曰深戒色荒意最警策何曰言明皇幸免驪山之禍耳反言之所以為絞而婉也

浩曰通鑑載張勳與言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始皇葬驪山國亡明皇宮驪山而祿山亂唐人每連類言之然詩語殊尖薄矣杜公北征援引褒姒出於忠憤正得

小雅之遺若此與驪山龍池之作皆大傷名教讀者斷不可賞其輕脆也漁隱叢話曰用事失體在當時非所宜言是也

百果嘲櫻桃

易百果草木皆甲拆

珠一作朱

實雖先熟瓊李縱早開

後漢書帝紀方春生養萬物李甲穽名李也李甲在上稱也正義曰月令無薦果之

文仲夏獨薦含桃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

流罵猶故在一作向

爭得諱含來

櫻桃答

眾果莫相請天生名品高

錢巨平直至此

何因古樂府惟有鄭櫻桃

樂府詩集音書載記

曰石季龍寵惑優倖鄭櫻桃而殺妻郭氏更納清河崔氏櫻桃又諧而殺之櫻桃美麗擅寵宮掖樂府由是有鄭櫻桃歌十六國春秋後趙石虎鄭后名櫻桃音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稜漢書注倖者奴婢之通稱音書載記張豺謂鄭后為倡賤也後人疑為男寵者誤

浩旦與越公房盧家人諸篇意相類而微異此則似侍婢之流也

曉坐

一作後閣

後閣

一作閣

罷朝眠

後閣音各觀也樓也閣音合門旁戶又內中小門也自古或分為二或音義相通

前墀思黯然梅

應未假雪柳自不勝烟淚續淺深

莊子縷短者不可以汲深

腸危高下絃紅顏

無定所得失在當年

程曰應茂元之辟致令狐之怨莫保紅顏有自來矣
俗曰三句似自負四句似妒他人也通體悽惋

日射

日射紗窗風撼扉香羅拭一作手春事違迴廊四合掩寂寞碧鸚

鳥對紅薔薇

華清宮

朝元閣迴

一作轉

羽衣新

鄭淵津陽門詩朝元閣成老君見南都新書朝元閣在
山嶺之上最為嶄絕羽衣新謂於閣上舞霓裳羽衣也

舊注引太真外傳天寶四載七月於鳳凰園冊太真宮
女道士楊氏為貴妃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者非也

首校昭陽第一人

外戚

傳趙后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按諸書亦多言女弟在昭陽惟三輔黃圖
則云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俱為婕妤而西京雜記趙后昭儀二人並色如紅

玉為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李白詩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蓋合用之也太真外傳
上乘照夜白妃光緒至興慶池沉香亭前牡丹方繁開宣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遂

促李龜年歌之太真酌酒笑傾歌詞
中有可憐飛燕倚新梳句句用此事

日不來高處舞可能天下有胡塵

語曰一題兩首用韻又同此較意雅
而語直疑友人同作未必皆出義山

獨居有懷

庭重愁風逼羅疎畏月侵

已合秋景與結處相應

怨魂迷恐斷嬌喘細疑沉數

急芙蓉帶

梁元帝烏棲曲芙蓉為帶石榴裙錢曰瘦則帶緩故數急之

頻抽翡翠簪

見念遠

柔情終不遠

一作未達

遙如已先深

姚旦二語妙女子善懷亦善妬也

浦冷鴛鴦去

見昨

空峽蜨尋

蝴蝶飛南園

蠟花長遞淚

候信對蠟賦銅花承蠟淚

筆柱鎮移心

見昨

竟使高雲暮迴頭

灞岸陰

身在高雲迴望長安竟使傳書

只聞涼葉院露井近寒砧

結曰通首就所懷之人若筆一二為其嬌態三四言其魂夢相思以下數聯皆摹離緒末二聯拍到己之獨居而懷之也大旨是寄內之作或別有艷情必非寓意令狐

代董秀才却扇

唐封演聞見錄近代婿嫁有障車下墜却扇及觀花燭之事通鑑中宗以老乳母戲寶從一令誦却扇詩注曰唐人

成婚之夕有催粧詩却扇詩即引義山此篇

莫將畫扇出帷來遮掩春山滯上才

春山謂眉屢見沈約詠月西園遊上才

若道團圓是

一作似

明月

班婕妤怨歌行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

此中須放桂花開

玉階生詩詳注

卷三

六

驪山有感

驪山飛泉泛暖香九龍呵護玉蓮房

鄭嵎津陽門詩暖山度臘東風微宮娃賜浴長湯池刻成玉蓮噴香液漱

迴煙浪深逶迤注曰宮內除供奉兩湯池內外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賜諸嬪御其修廣與諸湯不侔玆以文瑤礬石中央有玉蓮捧湯泉噴以成池上時於其間泛銀鏤小舟以嬉遊焉明皇雜錄上於華清宮新廣一湯安祿山以白玉石為魚龍鳬雁仍為石梁及石蓮花以獻命陳於湯中仍以石梁橫亘湯上而蓮花纔出水際綬取意不僅在此
平明每幸長生殿長安志華清宮殿曰九龍以待上浴曰飛霜以奉御寢曰長生以備齋祀程曰通鑑注曰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武
后廢疾之長生院即長生殿洛陽宮寢殿也肅宗大漸越王係授甲長生殿後長安大明宮之寢殿也白居易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華清宮之長生殿也據此則義山此句於晨夕寢處之典故未嘗分明若云齋祀尤不當平明每幸之矣
後程說非也舊書紀天寶元年十月溫泉宮新成長生殿名曰集靈臺以祀天神津陽門詩注云長生殿齋殿也有事於朝元閣即御長生殿以沐浴又云飛霜殿即寢殿而白傅長恨歌以長生為寢殿殊誤矣今玩白傅詩初未言是寢殿七月七日焚香乞巧亦祀天神之類也鄭嵎所譏自欠明
不從金輿惟壽王舊書傳壽王瑁明皇第十三子母武惠妃開元十三年三月封新書傳大歷十年薨又傳曰貴妃楊氏始為壽王如武惠妃薨後宮中無當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遂召內禁中與之即為自出如意者丐籍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天寶初進冊貴妃後舊紀天寶四載八月冊太真妃楊氏為貴妃其始為壽王妃之事舊書皆無之

舊傳止云或言楊元琰女姿色冠代召見時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新書乃云始為壽王如而遂於開元二十八年十月紀文大書以壽王如楊氏為道士號太真矣夫為道士者即傳所云丐籍女官也必如自父母家先遣人諭意借此入宮由父母家來必非從壽邸來新傳所云始為壽王如者初聘而未娶故下書更為壽王聘韋氏女自香山詩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固非嬌詞也明皇納其子已聘之人尚不免新臺之刺若既在壽邸斷不若是之無禮矣陳鴻長恨歌傳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於壽邸者妾也惟舊書李林甫傳帝雅席無別不以為恥頗似成為壽王如者然納其已聘回即無別且豈獨此語為實錄哉曝書亭集書太真外傳後力辨如以處子入宮說至明核矣長恨歌傳云帝初得如別疏湯泉詔賜澡堂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勝羅綺是則如之進見實始於溫泉故香山首敘春寒賜浴新承恩澤此即丐籍女官之初而過齋祀焚香從駕行禮正其職也此詩上二句指春寒賜浴之事九龍喻明皇玉蓮房喻如尚以處女為道士故曰呵護此即新承恩澤時也下二句言每遇平明幸長生殿焚香之時如以女冠必從焉故壽王不得從金輿矣意甚細緻實以長生殿為齋殿豈昧寢處之典故哉

思賢

原編集外詩朱曰即望賢宮也舊書紀天寶十五載六月乙未上至咸陽望賢驛置頓官吏駭散無復儲供

內殿張絃管

舊書音樂志明皇教樂工子弟三百人為綠竹之戲音響有一聲誤必覺而正之號為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又宮一教百人為

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

中原絕鼓鼙舞成青海馬

鄭燭津陽門詩注設連榻

雖太常積習不如其妙中便杯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校牀乘馬而上扑轉如飛新書禮樂志嘗以

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杯樂數十曲壯士舉榻馬不動樂工少年鬪殺

十數人衣黃衫文玉帶立左右每千秋節賜宴設醺舞於勤政樓下餘見詠史鬪殺

汝南雞樂府雞鳴古辭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鷄登壇喚陳鴻祖東城父老傳明

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不見華胥夢列子黃帝晝寢而夢遊華胥華胥氏

已其民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空闕下蔡迷見鏡檻指宸襟他日淚

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幾如華有國矣薄暮望賢西幸蜀記明皇望賢宮樹下怫然若有素海內之意高力士覺之遂

來乃得麥飯此章通首作勢結乃喚醒

十一月月中旬至扶風界見梅花舊書志關內道鳳翔府扶風郡

匝路亭亭艷非時裏裏香素娥惟與月青女不饒霜見贈遠虛盈

手詭苑題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荆州記陸凱與路融為友在江南寄梅花一枝詣

長安與時并贈詩曰折花奉素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陸凱吳

荆州牧也茲據太平御覽春時所引路姓一作范首句傷離適斷腸為誰成早

秀不待作年芳雞旦傷所過非時也早秀鮮知已正復何益

涪自鳳翔扶風西南至興元入蜀西北至涇州也初疑開成三年馳赴興元時作
檢舊紀是年十一月辛酉朔丁丑令狐楚卒義山已在其葬安得中甸猶在扶風界
載至大中時赴東川途次意味亦不可
符則似涇原往來所作但無可定編

龍池

唐會要開元二年以興慶里舊邸為興慶宮初藩邸有
龍池湧出日以浸廣望氣者云有天子氣至是為宮

龍池賜酒做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

舊書音樂志羯鼓正如漆桶兩手具
擊以其出羯中故號羯鼓亦謂之兩

杖鼓南卓羯鼓銀其音無殺鳴烈尤宜急曲促破又宜高樓曉引破空透遠特與衆樂
明皇極愛之嘗聽琴未畢叱琴者出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花奴汝陽王璣
小名也
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
舊書傳唐宗第五子業初封趙
王進封薛王開元二十二年薨

子十一人瑁封嗣薛王容濟續筆唐明皇兄弟五王俱開元時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
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祚連昌宮詞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闐風李商隱
詩夜半宴歸云云皆失之也宋曰豈俱指嗣王歟製之作者徵文刺譏不必一一核寔
按舊書紀天寶三載二月瑁為嗣薛王偶舉作陪固不必詳核也壽王之名舊傳瑁
舊紀瑁新表傳亦互異嗣薛王瑁舊紀作瑁誤鶴林
玉露曰詞微而顯得風人之旨余謂正大傷詩教者

蜨

舊本連下長眉畫了二
絕作蜨三首今從皮鑑

初來小苑中稍與瑣闌通遠恐芳塵斷輕憂艷雪融
艷雪謂
蜨粉
只知防

玉露主詩詳註

卷三

七

浩一作露陸雲九賦挹浩露於蘭林王融詩浩露不覺逆尖風迴首雙飛

燕乘時入綺櫳張協七命

浩曰自慨之作起二句喻初為祕省得與諸曹接近下言不意被斥讓他人乘時升進也似出尉時所賦

無題二首題從

長眉盡了繡簾開碧玉行收白玉臺樂府詩集碧玉歌宋汝南王所作也

孫綽在音已有情人碧玉歌謂汝南王妾亦未為問翠釵釵上鳳不知香頸

為誰迴

壽陽公主嫁時粧見對八字宮眉捧額黃事文類聚漢武宮人畫八字眉

額間黃眉信詩眉心濃見我伴羞頻照影詞提擗歌可憐女子能不知身

屬治遊郎丹陽孟珠歌道逢遊

浩曰此必當別作無題也語易解而尖薄已甚宜其名位不達矣

別薛巖同賓

曙爽行將拂晨清坐欲凌別離真不那那廣韻俗言那事奴可切風物正相仍漫

水任一作清誤誰照衰花淺自矜還將兩袖淚同向一窗燈桂樹乖真

隱見吳蕭侍郎南史何尚之致仕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後還擬職袁淑錄古隱士有蹟無實者為真隱傳以喻焉芸香是小懲芸香小懲唐人以隆誠為小懲北夢瑣言孟宏微躁妄一條云貶其官示小懲也清規

無以況且用玉壺冰見上杜侯射玉壺冰政治習川語

信曰宋氏之說似之第秘省清資何以云小懲其為山尉時之失意或薛之宦途曾降收秘省無可定也薛似亦為縣令等官故以冰壺美之

曉起

擬杯當曉起起才謂集作氣擬杯二字可疑呵鏡可一作有微寒隔箔山櫻熟一作發沈約詩山櫻

然發欲簾帷桂燭殘廣信對燭賦刺取燈花持桂燭書長為報晚夢好更尋難影響輸

雙蜚偏過舊宛蘭似以龍鬚為懷當與曉詩互參

三客三亭作主

閨情

紅露花房白蜜脾黃蜂紫蜨兩參差春窗一覺古孝切風流夢却是

同衾一作袍今從戎錄不得知阮籍詠懷詩風昔同衾裳

潘曰尖薄而率

月夕

草下陰蟲葉上一作下誤霜朱欄迢遞壓湖光鬼寒蟾冷桂花白此夜

姮娥應斷腸

謝先輩防一作助記念拙詩甚多異日偶有此寄國史補互相推敬謂之先輩徐

且疑即與陶進士書中所謂得謝生於雲素禪者

曉用雲添句寒將雪命篇良辰多自感作者豈皆一作徒誤然自謙亦熟

寢初同鳥窠相邀經晝夜十二鳴隆鼻短索則少眼淮南子鶴知夜半詩義疏常夜崔半高鳴聞八九里此乃云熟寢未知所本然李白詩松高白鶴眠項斯詩

鴉睡松枝定皮日休詩崔靜
共眠覺詩家多以睡言崔矣
舍嘶欲並蟬題時長不展得處定應偏

專字獨字之義如主
恩偏雨露偏之類
南浦無窮樹
別賦送美人兮南浦江淹
西樓不住烟

吾詩天禽下北
閣織女入西樓
改成人寂寂寄與路綿綿
星勢寒垂地河聲

曉上天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傳

何震亨曰與寄祖他篇自超惜重寒曉二字為全璧之玷發曰首二句言作詩之動
三四言非無為而作五六言苦吟八言忽得妙句不知其所自來曰偏諫辭也

曰南浦二聯言多送別懷人之作不指與謝相去星勢二句言聲光在此而感發在
彼方吸起謝自有恨借我詩傳之故記念甚多也楊氏謂結語辨無題本旨者誤

馬嵬二首

禮書楊貴妃傳安祿山叛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元
帝不獲已與貴妃訣遂縊死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

還密令中使改葬他所初瘞時以紫襦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內官以

獻上皇視之悽惋道典馬嵬故城孫景安征錄記云馬嵬所築不知何代人

姚長時扶風丁尉以數千人保馬嵬即此也給告書姚長傳中作扶風王驥
與丁驥異此章當與

冀馬燕犀動地來

左傳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考工記燕無幽非無幽也夫人而能
為雨也左傳犀兕尚多乘甲則那後漢書蔡邕傳幽冀舊壤鏡

馬所出徐陵與王僧辯書羅
翼馬者千羣披燕摩者萬隊
自理紅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一作傾國

玉輦何由一作過馬嵬

帝曰兩自字凄然寵之
適以害之語似直而曲

海外徒聞更九州原注鄒衍云九州之外復有九州又記鄒衍傳中國者於天下
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

者九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海環之一區他生未卜英華
作決此生休陳鴻長恨傳
上皇命方士

中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海環其外致貴妃之神東極天海跨蓬萊見最高山上多樓閣西廡下有洞戶署曰玉妃太真院

方士抽簪叩扉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玉妃出見云云取金釵鈿合各拆其半授使

者謝獻太上皇方士將行請當時一事不為他人聞者為驗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

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身驪山宮索牛織女相見之夕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

廂獨侍上固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空聞虎旅鳴一作宵

畢執手各鳴咽此獨君王知之耳使者還奏皇心震悼此日六軍同駐馬
長恨傳六

析西京賦陳虎
旅於飛廉無復維人報曉韓愈送蔡
賈漢儀曰不畜宮中鷄汝南出雞鳴衛

士侯朱雀門外專傳雞鳴於宮中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國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

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是也一作今鷄唱是也舊誓紀乙未夕次金城丙申次
馬嵬是將宿於馬嵬也而兵士聞驛遂賜死自盡則
長眠不復曉矣繫賦駐宿驚悲之狀舊解多誤會

載不進謂駐馬請誅之也當時七夕笑牽牛（鳳月堂詩話此二句與溫飛卿蘇武廟詩同日機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用事屬對如此者罕）

燕見越

詩眼馬鬼詩唐人尤多如劉夢得綠野扶風道一篇人頗誦之其淺近乃兒童所能義山海外二句語極親切不用愁怨隨淚等字而聞者為之深悲空閨二句如親履明皇寫出當時物色意味也此日二句益奇末聯則又其淺近者毛西河曰首句不出題不知何指三四庸泛無味結太輕薄衍曰縱橫寬展亦復諷歎有味起聯才如江海五六倒敘奇特落句乃不保其妻子之意專責明皇極有識（滄曰起句破空而來最是妙境况承上首已點明矣古人連章之法也次聯寫事甚警三聯排宕結句人多譏其淺近輕薄不知却極沉痛唐人習氣不嫌纖艷也英華以絕句為第二首當因先律後絕之故實則律詩當為次章也西河之評殊未然）

追代盧家人嘲堂內

道却橫波字（傅毅舞賦目流盼而橫波）人前莫謾羞只應同楚水長短入淮流（胡震亨曰淮橫也道源曰以淮代橫乃隱語也如古樂府石闕街碑之類極楚字或寓懷楚之意）

代應

本來銀漢是紅牆隔得盧家白玉堂誰與王昌報消息

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人生

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餘見無題三韻越無洪容齋隨筆所云不早嫁東家王
 莫詳其義義襲陽者舊德王昌字公伯為東平相散騎常侍早卒婦任城王曹子文女錢
 希言桐薪意其人身為貴戚出相東平則姿儀儒美為世所共賞可知樓王昌唐人習
 用崔顥云十五嫁王昌上官儀云東家復是憶王昌必有事實今無可考耳再按襄陽
 耆舊傳云昌弟式字公儀婦是尚書令桓階女昌母有典教二婦入門皆令變服下車
 不得踰後後帶子嘉尚魏主欲金縷衣見式婦嘉止之曰其姬嚴不須持往犯人家法
 則詩之王昌必非用此舊注引之謬也又互詳後水天閑話又按隋書該節劉子翊傳
 昔長沙人王瑟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於內國更娶生子昌瑟死後為
 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當即東平相之王昌也與所云盡知
 昌母有典教二婦入門之事又不相合而總必非唐人體體所用之王昌矣

三十六鴛鴦
苦樂府相逢行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徐
曰西陽廣文霽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後徐氏
所引恐未足信李鄴戲贈詩問道彩鴛三十六一雙雙對碧蓮池正與此句同朱氏謂
純舉雖言之似非也

浩曰舊本不分體者皆以此首編上首之下戊籤則因五言七言分體乃與代應二
 首中昨夜雙鴛敗互易余初從之今思集中一題數首原有異體者况互易而意義
 仍不聯對則必非也何如仍舊之為愈乎此與
 上題家人堂內四字頗有針鋒對答細味自見

妓席

樂府聞桃葉

古今樂錄桃葉歌王子敬所作也桃葉子敬妾緣於篤愛所以歌之

人前道得無勸君書小字

慎一作

莫喚官奴

宣和舊譜義之嘗書樂毅論一篇與獻之學後題云賜官奴官奴即獻之小字徐氏謂借官奴字以戲官妓似矣詩若官流

落之頃不願直呼不必從子敬小字泥看也然此種詩固無定詮

燒香曲

原編集外詩

鈿雲蟠

牙比魚牙戊鏡誤作互案曰互占互字穆周禮牛人共其牛牲之互徐作牙其實互當作牙不當作牙此句是用魚牙與下句同為爐上形狀不可改

孔雀翅尾蛟龍鬚

初學記王瑛真祥記日賈崇先少信佛法

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齊劉給詠博漳

一作

宮舊樣博山爐

西京雜記丁緩作九層博山香

山香爐詩下刻蟠龍勢矯首半銜蓮

章

楚嬌

爐鏤為奇禽怪獸自然運動又趙昭儀上皇后祕中有五層金博山香爐漳宮

謂魏宮暗用魏武遺令分香事也樂府詩集作章宮用章臺宮與楚嬌合亦通

楚嬌

一作捧笑開芙蓉八蠶繭

系作絲作錦皆誤

一作

小分

一作主父選吳都賦鄉貢八蠶

記曰一歲八蠶繭出日南經八蠶繭狀炭一作微紅隔雲母語楚洛下少林綿包裏香者也就中小分而將燒之

羊琇騎豪乃擣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形用以溫酒火熱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然
按洞天香錄云銀錢雲母片玉片砂片俱可為隔火隔火者用以承香使隔而燒之也
句即此意蓋如
白天月澤寒未冰淮南子弱土之氣御乎白天天金虎含秋向東吐選

陸機詩望舒離金虎善曰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耀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參白虎
三星又曰精麟為虎首尚書傳曰昂白虎中星然西方七星畢昂之屬俱白虎也後先
賦夜景也秋夜已涼而未寒月星之光皆見西方則所向為東或謂金虎指太玉珮
白即詩西有長庚之義舊解謂爐烟之暖回其秋令或謂金虎是爐蓋皆非也

呵光銅照昏案曰銅照鏡也簾波日暮衝一作斜門西京雜記漢諸陵寢皆以竹為簾波水文也參之靈臺詩中句不必依

定竹簾也二句謂美人捧爐而出西來欲上茂陵樹栢梁已失栽桃魂一作當君

見元微先生取天子與女仙事蓋露庭月井大紅氣輕衫薄袖一作當君

以宮人奉命入道且寓故君之感意

意上句謂爐火通紅香氣屬殿瓊人伴夜深案遺記蜀先主甘后玉質柔肌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

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置后側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后金鑾一作不問殘

燈事用唐太宗問蕭后事見隋宮守歲作伴何當巧吹君懷度古詩順風襟
者惟有瓊人而宮中舊事不得再問矣
灰為土填清露而填清露乎似從長行多露意化出

唐曰此咏宮人之入道者宮劉熙金鑰皆言宮也茂陵似指文宗蓋開成中出宮女寺觀安置詩作於開成之後末二句則俗情未消猶冀有憐之者語皆易解不必他求也又曰程箋混漳宮二字以為歎杜秋娘之流落說似可通而解之未細余聊為演証曰杜秋娘為漳王傳婢王破罪廢秋歸故鄉時為太和五年以鄭注之誣告貶漳王為巢縣公宰相宋申錫為開州司馬也秋為金陵人故曰楚嬌秋寵於憲宗而穆宗即位乃命傳皇子果如程箋則茂陵當謂穆宗栽桃取結子之義比撫養皇子也蜀殿二句當指舊寵於憲宗也且舊書漳王傳鄭注詠構時言十六宅宮市典晏敬則將出漳王吳綾汗衫一領燕線綾一匹以答宋申錫輕衫句或指此大紅氣指赤霄新書五行志太和元二年皆有赤氣之異其元年八月見於京師滿天是則上文金虎謂秋八月向東吐謂京師在西方也鄭注傳中亦歸咎於一時之疹氣矣此箋亦可附會然終未能字字皆符愚故以前一解較優或竟闕疑尤得

判春

胡震亨曰為二美判同價也臨其旨故題云徐曰藕敦錄明皇遊別殿柳杏將吐嘆曰對此好景不可不與判斷之此判字義同

一桃復一李井上占年芳

舌歌辭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旁蟲來接桃根李樹代桃僵

笑處如臨鏡窺

時不隱牆

登徒子好色賦此女子登牆窺臣三

年至今未許亦兼取鑽穴相窺之意

敢言西子短誰覺宓如長

皆見

珠玉終相類同名作夜光

交還西都賦夜光在焉善曰經典不載夜光本末鄒陽云夜光之璧劉琨云夜光之珠然

則夜尤為通稱此極形兩美如一

玉谿生詩詳註

卷三

三

舊曰讀此知桃葉桃根實指二美井上者以屈在使府後房也詩不佳

無題

近知名阿侯

見越燕

住處小江流腰細不勝

一作成

舞眉長惟是愁

後漢

書五行志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細而曲折梁冀傳妻孫壽善為愁眉古今注梁冀改鸞翠眉為愁眉驚他書或作顰

黃金堪作屋

見茂陵

何不作重樓

似言何不容更作一樓貯之耶

浩曰此章與效長吉成銀網五言小律唐人五律頗有三韻五韻者

贈一作

白道者

即白道士也當為京師中道流稷洞庭東山席氏從宋本刊此集列此首於詠史七律下題作一又字而注曰一云

贈白道者豈宋本若是誤耶

十二樓前再拜辭靈風正滿碧桃枝壺中若是有天地

見屢

又向壺

中傷別離

敘別工於造語

咸陽

咸陽宮闕鬱嵯峨六國樓臺艷綺羅史記秦始皇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以東至涇渭殿屋

複道周閣相屬所得美人鐘鼓以充入之自是當時天帝醉文選西京賦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觀之

此土而剪諸鵲首注曰虞喜志林曰諺曰天帝醉不關秦地有山河史記六國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繆公夢奏鈞天樂已有此諺

國僻遠諸夏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離亭賦得折楊柳一首

校後漢書班超傳注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鷟入西域傳其法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

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其後在俗用者十曲折楊柳其一也漢曲後不傳晉太康末京洛為折楊柳之詞則古名而新詞矣自後至

唐多非古義此二首直賦贈行故樂府詩集列入近代曲詞

暫憑樽酒送無慘

通鑑注無慘無聊賴也

莫損愁眉與細腰人世死前惟有別

春風爭擬惜長條

錢曰戒以莫折答以不得不折何曰驚魂動魄一字千金

含烟惹霧每依依萬緒千條拂落暉為報行人休盡折半畱相送

半迎歸

錢曰以休折盡繳足前意

活曰就詩論詩已妙入神矣
深窺之必為艷體傷別之作

十字水期韋潘侍御同年不至時韋寓居水次故郭汾

徐氏意 寧宅 樓白香山分司東都有二月二日詩云十字津頭一字行又劉
作那 夢得詩云三花秀色通春幌十字清波遠宅牆即此十字水也

徐曰舊作郭汾寧又一作汾陽皆誤張籍法雄寺東樓詩汾陽舊宅今為寺
猶有當時歌舞樓四十年來車馬散古槐深巷暮蟬愁是久為禪客居矣此
當作郭寧蓋郭行餘為郭寧節度而與甘露之難故有第三句行餘當有故
宅在東都而韋寓居其中也 徐氏以為當作郭寧似也愚更核之郭汾陽
華州鄭縣人別墅在京城南見本傳居宅在親仁里見盧羣李石傳固未聞
有宅在河南也對氏開見記與諱賓錄郭宅在親仁里見盧羣李石傳固未聞
來乘車馬僮客於大門出入各不相識何可以法雄一處該之哉李訓在東
都與行餘親善或有宅在東都然族諒何可復道且詩之三句僅言其死無
他慘禍也豈無數二字中暗傷被難多人歟題中舊作汾寧者似諱言之故
訛其字歟余初據舊書紀開成三年十月以郭敗為郭寧節度使四年五月
卒而疑或為郭敗敗為尙父從子亦必非也本集夜泊池州
稱韋潘前輩此云同年又不可台不如皆屬疑之為愈乎

伊水濺濺相背流 永經洛水東過洛陽縣南伊
朱欄盡閣幾人遊漆燈

夜照真無數 通異記蘭閣夫人墓周迴八里漆燈照爛如日
蠟炬晨炊竟未

休

見牡丹七律

顧我有懷同大夢

莊子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期君不至更沉憂西園

碧樹今誰主

鮑照蕪城賦璇洲碧樹注曰玉樹也稜淮南地形訓珠樹玉樹璇樹絳樹碧樹皆在崑崙增城之旁餘詳小松

與近高窗

臥聽秋

首二句謂十字水末二句郭之故宅

浩曰在洛中作而未定何年也故宅之稱雖不拘久近然感歎當在喪之永久耳所慨未可細測徐說近之

青陵臺

乃陰勝其衣王與之登臺遂自殺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願以屍與憑合葬王怒使埋之二塚相望曰爾夫婦相愛能使塚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便有文梓生於二塚之端旬日而盈抱屈體相就根交

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號其木曰相思樹按本書及法苑珠林太平御覽所引者皆不云衣化為蝶形管新編云宋康濟州鄆城縣韓憑家引搜神記云左右攬之着手化為蝶形管新編云宋康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遂自縊死憑或作朋何氏輿地記作息氏諸書每有小異

青陵臺畔日光斜萬古貞

一作

魂倚暮霞莫訝

英華

韓憑為蛺蝶

山堂肆考俗傳大蝶必成雙乃韓憑夫婦之魂

等閒飛上別枝花

後此詩之眼全在莫訝二字言雖暫上別枝而貞魂終古不變蓋自訴將

傍他家門戶而終懷舊恩也疑為令狐作於將游江南時矣若作莫許而徒以艷情解之與上二句意不可貫太平御覽引郡國志青陵臺在鄆州須昌縣與袁宇記所引皆唐時鄆州屬也疑義山受知令狐實始鄆幕故以托意歟

酬崔八早梅有贈兼見

無示之作

一作什綬原注二句戊籤采入崔珣逸句恐或誤也詳送崔珣往西川

知訪寒梅過野塘久

一作

畱金勒為迴腸謝郎衣袖初翻雪

見對雪

荀令熏爐更換香

見牡丹

何處拂胸資蜚粉幾時塗額藉蜂黃

校野客叢

書引草堂詩餘注曉粉蜂黃唐人宮妝也且引此聯以証之然粉面額黃豈始唐時哉

維摩一室雖多病要舞

一作要天

花作道場

英華本自注時余在惠祥上人講下故崔落句楚王宮地羅含宅賴許時時聽法來維摩經長者維摩詰其以方便現身有疾因以身疾廣為說法佛告文殊師利汝詣維摩詰問疾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太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墮結習未盡華着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法苑珠林引西域傳

伏舍釐國即毗舍離國有塔是維摩故宅基說法現疾處

浩曰當即同詣藥山之崔八但此未詳何年義山後在東川幕大有養疾耽禪之跡程氏乃謂酬崔八挾妓之作崔八即東川同幕之崔福也全由臆揣毫無可據更非疑為崔珣之比矣詩之情味必非在東川特惠祥上人未可定指若即歸來篇之惠禪師亦必非桂管東川歸後事也程說誤甚

擬意原綱集外詩

悵望逢張女

支選潘岳笙賦張女之哀彈注曰閨洪琴賦曰汝南鹿鳴張女羣彈江總雜曲曲中惟開張女調定有同姓可憐人遲迴

送阿侯

見越燕

空看小垂手

見壯丹

忍問大刀頭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古詞裴祐今何在裴祐鉄也問

夫何處也山上復有山重山爲山字言夫不在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問夫何時當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後漢書李陵傳陵故人任立政等至匈奴見陵未得私語即日視陵而數數目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妙選葉莫帳張正見艷歌并言可還歸漢也環之喻還如此矣四句領起別意

平居翡翠樓

雲屏

一作衣

不取暖月扇

一作遮

羞古雜詩舉袖欲障羞上

掌真何有

御覽引漢書趙飛燕能掌上舞兩史羊侃儼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儼

傾城豈自由楚妃

交薦枕

笙賦楚妃歎而增悲餘見代元城吳令

漢后共藏鈎

一作關關當作藏鈎見無題二首追敘未婚時居處之事

夫向

羊車覓

晉書潘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以下五聯謂擇對成婚

男從鳳穴求

見嬌兒詩書成被

契帖見送裴十四

唱殺眸牢愁

漢書揚雄作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注曰畔離也牢

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

夜杵鳴江練

一作若

春刀解石

獨居有懷

五洛主詩羊主

卷三

三

周周畫紉為象床戰國策孟嘗君至楚獻象床象牀之直千
犀帖釘窗油釋名

金孟嘗君勿受說文應車幔也此則言牀幔為網戶紋
帷曰帖言帖之而垂
仁壽遺明鏡陸機與弟雲書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五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

了
陳倉拂采毬劉向別錄寒食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鞠與毬同古人蹴毬以為戲至燭寶典此節城市尤多鞠之戲左傳季

邱剛雞其來遠矣荆楚歲時記寒食園雞打毬餘詳寄令孤學士程曰謂雞毬也新書
禮樂志天寶時嘗以寒食於諸陵薦餽雞毬王建宮詞走馬犢車當御路漢陽公主

進雞毬樓此句似謂采飾耳
真防舞如意拾遺記孫和悅鄧夫人嘗著膝上和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流

以上三聯謂衣服房闔器飾
伴蓋臥簪篸洛陽伽藍記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卧簪篸為明如出

瑟苦
瑟彈之如琵琶此蓋謂臥簪篸也又曰簪篸篸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
絃簪抱於懷用兩手齊奏俗謂之學三才圖會曰簪篸首尾翹上虛其中以南架承之

為卧簪篸此聯用
濯錦桃花水濯被除去宿垢疥癬為大聚注曰謂之濯也周禮

意殊襲蓋隱語也
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
蘭草祓除不祥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遊二女二日中並不育俗以為忌至

此月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禳自濯濯謂之祓祠漢書溝洫
志東春桃花水盛注曰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餘見楚從翁東川
是辭寧芳洲兮杜若玉燭寶典元日至月聘人並度水土女悉灑裳澣酒水濯以為度
厄今惟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澣裙此句則指上巳事北史賈泰傳泰母有娠莽而不

杜若洲

產有巫口度河滿製鹿子必易秦母從魚兒懸寶劍燕子合金甌我簡狄有之俄而生秦此聯隱謂浣濯與生子

覆以玉筐吞之生契之事見呂氏春秋宋書符瑞志諸書漢元后在家有白燕銜白石

墮續篋中石自剖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後為皇后常置璽箚

中謂為天璽見西京雜記而金甌如南史宋昇傳梁武言國家猶金甌無一傷缺合之

燕子固不符也朱氏引車服志佩魚佩劍魏氏又引水經注日南范文得兩組魚冶作

兩刀以解魚兒句亦誤且當銀箭催搖落華筵慘去留幾時銷薄怒神

悶疑其意則謂生男女也以自持兮從此抱離憂四句一篇得緊處搖落指傷逝帆落啼猿峽樽開盡鷁舟見急

絃腸對斷剪蠟淚爭流別之景壁馬誰能帶甘泉賦壁馬犀之璫注曰作馬及犀牛為璽飾也校文選作

壁漢書作壁徐曰渚宮故事宋沈攸之廢中羣馬每夜騰嘶驚嘶令人伺之見一白駒

以繩縛腹超軼如飛掩之不及視廢猶闔縱入閣內問內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玉馬

以緣繩穿之臥輒置枕下夜或失所在且則如故金蟲不復收吳均古意蓮花

視其跡果有泥跡候之亡不知所在句用此事金蟲益徐曰宋祁益節方物志金蟲出利州山中蜂體綠色光若金銀河撲醉眼珠

星里婦取佐釵環之飾按固言不事粧飾亦寓兩人不得再合也

串咽歌喉雅閑雅興貫習也義本相同故互用周伯琦六書正譌以為貫俗作串者

非也亦非今字之異去夢隨川后洛神賦於是屏翳來風貯石郵樂府丁都護歌

尺谷七寺羊主收風川后靜波

尺谷七寺羊主尺谷七寺羊主

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漸行旅露齋五筆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
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數叔倫司空文明云云計南朝篇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困學
紀聞石尤李義山作石郵楊文公亦作石郵按郵與尤同見漢書注

江潮紀聞傳聞石氏女嫁為尤郎婦云云此後人妄談不可信也

蘭叢銜露重

見聖女

解珮無遺跡

列仙傳江濱二女者不知何許人步漢江湄

之交甫悅愛佩而去數十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獲他

凌波有舊遊

本每作江妃二女今採初學記及太平御覽所引為正

見招國李

會

來十九首私識咏牽牛

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河漢清且淺相

去後幾許洛神賦歎匏瓜之無匹今詠牽牛之獨處

四聯謂于歸之事與防三聯已詳句下銀箭二聯正謂將別落帆二聯交為別情壁

馬以下則統言從此離情難訴追昔撫今

而私願不可遂也此種筆墨重傷思厚矣

代魏宮私贈

自注黃初三年已隱存歿追代其意何必同時亦廣子夜鬼歌

年賜死洛神賦序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

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自注已隔存歿云云蓋以有託而

言原非實錄不足拘存歿之迹

也樂府有子夜變歌故云流變

來時西館阻佳期

魏志陳思王傳黃初四年來朝文

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上黃躬詩

去後漳河隔夢思

水

經

水

注魏武引漳流自城
西東入逕銅雀臺下
知有必如無限意史記索隱如淳曰必如伏羲女溺春松死洛水遂為洛水之神定音伏

秋菊可同時後魏用洛神賦榮耀秋菊華茂春松引迷樓記作春蘭者非

代元城吳令暗為答魏志吳質字季重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出為朝歌長遷元城令封列侯

背關歸藩路欲分水邊風日一作半西曛洛神賦余從京師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轅轅經通谷陵景山日

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稅駕乎衡皋秣物荆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片

雲宋玉高唐賦序楚襄王與宋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雲氣變化無窮王問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岷旦為

朝雲莫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神女賦序襄

王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

王曰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玉曰狀何如

也王曰茂矣美矣云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按高唐賦先追賦懷

王事末云王將欲見之必先齋戒是謂襄王欲見之地神女賦王果與神女遇將字果

字上下鉤通玉先問其夢若何者問王所夢為何事也王告以見一婦人而恍若復見

所夢玉乃重問狀何如也而王重答之既畢王又曰若此盛矣試為賦之其又加王曰

二字者正以見色之盛而命其極意形容也經書中頗多此例乃沈存中筆談姚寬西

溪叢語謂是宋玉夢神女玉與王字當互易至張鳳翼刊文選遂刻為玉夢妾刪去果

三十一

字今汲古閣初刊本尚有果字而評者又堅守沈姚之謬說總以又加王曰為疑恐後來刊本皆仍其誤矣因朱氏采之以疏原無夢何故詳引而辨正之惟朱曰宋王假夢為辭即懷王亦豈真有夢乎斯言則圓通矣程氏又疑夢皆是懷王而自古誤作襄王亦疎也

東阿王

魏志黃初四年植徙封雍邱明帝太和三年徙封東阿六年以陳四縣封為陳王遂發疾薨

國事分明屬灌均

魏志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殺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

西陵魂

斷夜來人

鄭都故吏魏武遺命諸子曰吾死葬於鄴之西岡婕妤美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帳朝脯上酒脯糗糒之屬月朔十五輒向牀前作伎樂汝

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江淹恨賦且魂斷宮車晚出餘見正月崇讓宅

君王不得為天子

魏志植以才見異幾為太子者數矣而任

性而行不自矜屬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生有並為之說遂定為嗣

半為當時賦洛神

徐曰東阿王作謂文

私而不符立也涉洛川作為揚賢妃不勒文宗殺仇士良而反受其害也二首是一時作若論故實則不為世子在建安一十二年植賦洛神相去十五年矣歲月懸殊謂之

詠史可乎按此謬說詳下

涉洛川

通谷陽林不見人

見代元城吳令華延洛陽記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

我來遺恨青時春宓妃

漫結無窮恨不爲君王殺灌均

原注灌均陳王之典籤諸王於文帝者殺此章宜稍在後今類列之

帝曰以上四章命意未曉余初因徐氏之說而徵之舊新書紀傳通鑑曰文宗多疾無嗣楊賢如嘗請以安王爲嗣及仇士良立武宗欲歸功於已乃發安王舊事故二王與賢如俱死餘詳曲江詩箋新書安王傳云亡其母之氏位舊傳云母楊賢如蓋如欲以爲太子故安王以母事如傳文疎畧耳陳王成美敬宗第六子開成四年十月以爲皇太子五年正月宰相李程知樞密劉宏逸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宏志矯詔迎賴王爲皇太弟言太子幼冲復爲陳王文宗崩仇士良說太弟賜賢如與二王死徐氏之意謂發安王舊事者不僅欲爲太子之事而更有被誣也夫安王爲文宗弟而如請以爲嗣固易招謗議矣觀武宗曰楊嗣復勸如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寵珙等曰此事曖昧真虛難辨帝又曰向使安王得志我豈有今日則其時說口波騰可以想見故以詩之代魏宮代元城吳令謂以文帝寓文宗而諸篇句皆爲之辨冤訴恨不能爲厲鬼殺中官也所解頗似深切及今反覆玩味而決其必不然矣夫安王之不立由謀於李程非文宗有疑於賢如也當甘露變後宦官勢益盛猜忌益深如安能勸文宗殺士良也闍寺擅權肆口誣譖寧復有所隱忍而史文於安王母事賢如之外一無他語也文宗恭儉之主雖寵賢如仍謀宰輔其內政克修毫不聞有侍恣何可於數千載下妄加揣詆大傷忠厚哉况當現有陳王成美之時而反引古之陳王以比今之安王亦太淆混皆必非也蓋義山自有艷情誣恨而重疊託意之作代贈代答如代盧家人之類必如取洛中之地曰來時曰去後明有往來之跡而兩情不得合也曰已隔存歿何必同時謂一死一生情不減而境永隔也曰我來遺恨古時春是重經洛中追恨舊事也灌均必指府中用事之人而被其指摘者陳思王則以才華自比可歎篇云必如懸坐芝田館用盡陳王八斗才可以取証

也此解方得其情與曲江景陽并絕不可同前說似是而實謬特贅列而明辨之後人無再滋疑焉又曰四章必非一時作但本無可編彙列於此

歸來

舊隱無何別

漢書曹參傳蕭何薨參聞之歸來始更悲難尋白道士

集有贈白道者即其人也

不見惠禪師

按古稱禪師例舉下一字程氏謂即酬崔八早梅詩注之惠禪上人未知是否草徑蟲鳴

急沙渠水下遲

西崑酬唱集劉子儀小園秋夕詩

却將波浪眼清曉對紅

梨

清旦波浪眼謂水程其寫景則秋也東西京往來詳清河詩下此章蹤跡情味難定何年未必謂從江湖歸而以紅梨寓重入祕省之意也首句云無何此別固未久耳

聊附於此

燕臺詩四首

風光冉冉東西陌幾日嬌魂尋不得蜜房羽客類芳心

班固終南山賦碧玉挺其

阿蜜房謂其蠶芳心如蜂制句法也

冶葉倡條徧相識

發端四句言東西飄蕩不可會合徒想見其春心撩亂也暖藹輝

遲桃樹西高鬟立共桃鬟齊雄龍雌鳳杳何許絮亂絲繁天亦迷

醉起微陽若初曙

午醉初起微陽恰如初曉

映簾夢斷聞殘語愁將鐵網罥珊瑚

見碧城海濶天寬

一作翻

迷處所

高唐賦雲無處所因曰以上總辭不得光景被

乍醒皆芳心之所造也而好事終迷杳然何所分明作一小段

衣帶無情有寬窄

古詩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徐陵說愁來瘦轉劇衣帶自然

寬春烟自碧秋霜白研丹擘石天不知

荀氏春愁石可破也而不可負

得天牢鎖冤魄

晉書志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又曰貫索九星賤人之牢也一日天牢錢曰衣帶句不自知其消瘦春烟句景自詭麗

心自悲涼研丹二句誠極而怨也按四句言其含愁漸瘦春烟自碧渾如秋霜之白猶云看春不當春也下二句則極寫怨恨

夾羅袂篋單綃起

香肌

一作眠

冷襯瑤珎珮

暗逗入夏

今日東風自不勝化作幽光入西海

四句總言春光暗去也而上二句衣服姿態下二句言東風亦若不勝愁恨者與天亦迷同一造意四章皆點明時景而絕不凝滯蓋以言情為主耳此首大旨則先謂其被

人取去而懷怨恨也

右春

前閣雨簾愁不卷後堂芳樹陰陰見石城景物類黃泉夜半行郎

空柘彈

西京雜記長安五陵人以柘木為彈真珠為丸以彈鳥雀梁簡文帝洛陽道遊童初挾彈此四句皆夜景類黃泉者雨天昏黑也非陰寒之義潘郎挾彈

見河東公樂營置酒唐詩屢用之此言夜半何所用之

綾扇喚風闌闌天輕帷翠幕波洄一作淵旋

爾雅逆流而上曰洄注曰旋流也

蜀魂寂寞有伴未見屢幾夜瘴花開木棉

見李衛公又廣志木綿樹赤花為房甚繁四句形容其人之翩然而來矣桂宮流一作

蜀魂指子規取春時也言爾春時寂寞今樂有伴未木棉花紅借此炎暑直

誤影光難取嬌熏蘭破輕輕語洛神賦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言月光流轉難見其貌惟微笑私語吹氣如蘭

教銀漢墮懷中未遣星如鎮來去直欲西之使長在懷抱則濁水清波

何異源傅休奕和秋胡行清濁必異源濟河水清黃河渾戰國策齊有清濟濁河安得薄霧起緗

裙手接雲軒呼太君真誥駕鳳騁雲軒徐曰韞軒婦人車有障蔽者太君指仙女後此章全是夜深密約故曰夜半曰幾夜皆寫暗中情

右夏

景濟河二句悵異者終不能久同也結謂那得明明而來可接之呼之不再若前此之私會乎正反托深夜幽歡也

月浪衡

一作衡天天宇

一作濕徐曰衡字是月光如水而不流故曰衡宋日月

欽衡通橫字

涼蟾落盡疎星入

月既落則星光入戶

雲屏不動掩孤嚬西樓一夜

風箏急

吹之聲之使遠去也

欲織相思花寄遠終日相思却相怨但聞北斗聲

迴環不見長河水清淺

見疑意言將遠去而相思相怨但明轉換而良會難圖已逗出寄遠為雙蟾伏脉

金魚鎖斷

紅桂春

道源曰金魚魚鑰也稜舊書與服志佩魚袋三品以上用金魚袋此兼取意言貴人深貯之也

古時塵滿鴛鴦茵

也西京雜記昭儀上皇堪悲小苑作長道玉樹未憐亡國人

重門深閉茵席生塵其人

已去矣人既去則小苑人得至故曰

瑤琴

一作瑟

悵悵藏楚弄

嵇康琴賦悵悵藏楚弄

測分舊書禮樂志琴工猶傳楚漢舊聲

越羅冷薄金泥重簾鉤鶯鶯夜驚

霜喚起南雲繞雲夢

陸雲詩聲播東汜響溢南雲餘見夢澤此四句又想其人之驚雲為之動矣其人自湘中遠去而迴憶故曰楚弄記舊蹟也曰

南雲曰繞雲夢迴繞衡湘也合之下句湘川相識其為潭州事益信

雙瑤丁丁聯

尺素

王粲七遷珥照夜之雙瑤風俗通耳珠曰瑤繫欽定情詩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按不必拘瑤玉瑤

內記湘川相識處

尺素雙瑤詩中屢見蓋實事也錢氏謂女郎寄來或謂義山寄與未知孰是有寄必有答彼此同之矣日記湘川相識處是其人先至湘川及義山抵湘得一相識而其人又他往故屢以此事追憶歌脣一世銜雨看姚旦銜雨看可惜馨香手中故歌脣必指其人言將

右秋

天東日出天西下

狀冬日之短

雌鳳孤飛女龍寡

女龍雌龍也左傳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

各有雌雄

青溪白石不相望

青溪小姑見無題七律一首白石郎見元微先生皆神弦曲也此借比男女不相合

堂中遠甚

蒼梧野

四句彼此怨曠之情入既遠去則此堂中便絕遠耳

凍壁霜華交隱起

芳根中斷香心死

庾信詩香心未啓蘭長緣已斷愁心欲死

浪兼盡舸憶蟾蜍

月娥未必嬋娟子張衡靈寢姮娥託身於月是為

蟾蜍此以月娥比其人謂其人遠去容光消瘦未必仍如昔日之美矣

楚管蠻絃愁一槩

空城罷舞一作腰

支在

管絃繼弄觸緒生悲昔日舞腰何能再睹也曰空城者謂其

當時歡向掌

中銷桃葉桃根雙姊妹

見杏花與妓席極樂府本詩云桃葉復桃葉桃樹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勤而後人附會作姊妹也梁

吳均詩曰倡家一女名桃根破髮矮一作委非墮凌朝寒見一類白玉燕釵黃金蟬見風

車雨馬不持去樂府詩集傳休奕吳楚歌一作燕美人歌雲為車兮風為馬蠟燭啼紅一作明誤怨天曙又此

想其容飾而憐其愁恨也不持去者無能持之去以就所歡冬夜最長乃徹夜相思徒悲天曉矣

左冬

田曰極力搬拘研人浮氣讀之亦自有益錢曰語艷意深人所曉也以句求之十得八九以篇求之終難了了馮駉庵謂見此公詩如見西施不必知名而後美也亦不得已之論雷曰解者各有所見未能合一愚則妄定之若是首篇細狀其春情怨思次篇追敘舊時夜會三篇彼又遠去之歎四篇我尚羈留之恨每章各有線索否則時序雖殊機杼則一豈名筆哉總因不肯吐一平直之語幽咽迷離或彼此忽斷忽續所謂善於埋沒意緒者唐季有此一派於詩教中國非正軌然而神味原本楚騷文心藉以疏淪璧之金石靈品得訣者鍊服以昇仙愚惜者乃中毒而戕命矣又曰燕臺唐人慣以言使府必使府後房人也參之柳枝序則此在前其為學仙玉陽東時有所戀於女冠歟其人先被遂官取去京師又流轉湘中矣以篇中多引仙女事故知女冠鐵網珊瑚他人取去也玉陽在東京師在西故曰東風西海也玉陽在濟源縣京師帶以洪河故曰濁水清波也曰石城曰瘴花曰南雲曰楚弄曰湘川曰蒼梧皆楚地之境故知又流轉湘中也與河內河陽諸篇事屬同情語皆互映柳枝而外似別有一種風懷也內惟石城二字與石城莫愁之作又相類何歟又曰讀此種詩着一毫蹙蹙不得

柳枝五首 有序

柳枝洛中里孃也父饒好賈史記貨殖傳好賈趙利風波死湖上其母不念他

兒子獨念一作命柳枝生十七年塗粧綰髮未嘗竟已復起杜未

起去弄歌善寫嬌愁之態下文畢粧可反証吹葉嚼蕊傅休奕笛賦吹葉為聲按舊書音樂志云葉二

新書禮樂志歌二人吹葉一人盡吹葉即嘯葉也而郭璞遊仙詩中有冥寂士靜嘯無清絃放情陵霄外嘯蕊把飛泉放情一句似頂靜嘯撫絃而言之故此用嚼蕊以足吹

葉二字或別調絲搯管說文搯一指按也於協切作天海風濤之曲幽憶張衡南都賦彈琴搯管

怨斷之音居其旁與其家接一作接故往來者接揖未知孰是愚意居其旁者鄰里也接故二字似

連讀謂與其家交接故舊相往來者如吳志吳範傳與親故交接有終始是也或謂揖取主人揖客之義與其家素以賓主往來者恐非也聞十年尚

相與疑其醉眠夢物斷不娉至篇娉娶也策韻同聘後漢書樂成靖王傳娉取人娶南蠻傳初設媒娉字願覓校未刊本省

去物字而舊本皆有余從昆讓山比柳枝居為近他日春曾陰讓山下馬柳枝

南柳下詠余燕臺詩柳枝驚問誰人有此誰人為是誰人有此情誰人為此詩也寫

得神讓山謂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斷長帶結讓山為贈

叔乞詩明日余比馬出其巷柳枝了變畢粧顧啓源曰了疑謂頭上梳雙髻未適人之粧也幸延

年詠胡姬兩鬟何窈窕正指十五歲時劉禹錫詩云花面了頭十三四抱立扇下風鄣一袖指曰若叔是句

戊籤本作是耶餘本皆旁注句字後三日鄉黨去濺裙水上意見擬以博山香待與郎

俱過一作博香山誤見燒香曲徐曰考古詩瓊象海中博山下盤野湯潤氣蒸香象海之四環句謂當焚香以待也松古楊叛見曲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鳥獸作

沉水香儀作博山爐李諤仙則以雙烟一氣衍之隱語益顯矣此亦用其意蓋約之私歡也余諾之會所友有偕當詣京

師者戲盜余臥裝以先不果畱雪中讓山至且曰東戊籤東字上有為字舊本無

諸侯取去矣東諸侯語本左傳唐時稱東諸侯者其境甚廣明年讓山復東相背於戲上漢書注戲

水名也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今有戲水驛戲音許宜反因寓詩以墨其故處云一作云云二小字序語不無迴護之詞未必皆

筆趣實而有

花房與蜜脾脾雅蜜房如蜂脾謂之蜜脾雄蜺蜺雌同時不同類那復更相思

解 詁曰此以本無妃偶之事自
解 詁曰上二句皆分喻

本是丁香樹春條結始生

本草圖經丁香出交廣木類桂花圓細黃色其子出枝蕊上如丁子長三四分紫色其中有窠大如山茶

英者謂之母丁香海鹽丁香二月三月花開紫白色至七月方始成實

玉作彈碁局中心亦不平

見無題五律

疑曰此以恨無作合之人自解 詁曰無從結合徒抱不平當皆就柳枝說

嘉瓜引蔓長

後漢書五行志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蒂時以為嘉瓜宋書符瑞志漢桓帝建和二年河東有嘉瓜兩體共蒂此泛言瓜

碧玉冰

去聲浦厚切見集韻

寒漿

樂府情人碧玉歌碧玉破瓜時郎為情顛倒

東陵雖五色

見永樂縣所居又阮籍詩昔聞

東陵瓜近在青門外五色曬朝日嘉賓四面會

不忍值牙香

詁曰上二句謂初破瓜東陵故侯喻東諸侯五色喻貴人末句謂不忍遭其採食也

柳枝井上蟠

衆巨種

蓮葉浦中乾

以不得水喻不得交歡

錦鱗與繡羽水陸有傷

殘

詁曰上二句謂在後房而不得承寵下二句謂其又有遠行

畫屏繡步障物自成雙如何湖上望只是覓鴛鴦

畫曰上二句其人已去房室空存下二句自歎臨流凝望之無益此二首又與前湘中之跡殊相似何歎

錢曰五首故為朴拙疎乏意味不可解疑曰俱效樂府體 浩曰却從生流見姿態

據序語是先作燕臺詩後過柳枝是正事也然雖情大致相同 龍圖每多錯互合之

湖湘尺素雙璫之事終不能辨其是一是二矣

石城 元和郡縣志鄧州郭下長壽縣即古之石城後通典晉分南郡江夏鄧州置竟陵郡後周以其地置鄧復二州鄧即先置之石城郡也唐亦為鄧州

復州晉又分江夏置安陸郡唐為安州漢之澤在焉 義山所云南遊鄧澤合之此時諸篇必無疑矣詳年譜

石城誇窈窕 荀書樂志石城樂宋賦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莫愁樂者出於石城

歌也莫愁樂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廂子打兩樂催送莫愁來容 齋隨筆莫愁石城人虛家莫愁洛陽人近世誤以金陵石頭城為石城 花縣更風

流風簾冰將 樂府華山織啼若曙淚落枕簾烘不隱 金如見之玉童

收夜鑰 小童主 金狄守更籌 交還西京賦列坐金狄善曰金狄金人也初李賀

衛瀕水轉渾天儀制兩壺右為夜左為晝蓋上鑄金銅仙人居左蓋為金符徒居右壺 皆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晝晚按尚書顧命傳曰狄下士金狄謂金符徒可

夜者二句

防閑隔絕

共笑鴛鴦綺

鴛鴦兩白頭

難曰反不如

江陵 鴛鴦兩白頭 難曰反不如 被上鴛鴦矣 謂曰此下多篇皆開成會昌之際楚遊所作其時又似曾轉至吳地因其難情為多而細跡尚難詳指故不入編年而彙列於此

代贈

楊柳路盡處芙蓉湖上頭雖同錦步障

見朱

獨映鈿筵篴

風俗通空

漢書孝武皇帝安南越驛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耶舊唐書志或云侯調所作謂之坎侯聲訛為蔡 鴛鴦可羨頭俱白飛去飛來烟雨秋

後或謂師延靡靡樂非也 鴛鴦可羨頭俱白飛去飛來烟雨秋

莫愁

雪中梅下與誰期梅雪相兼一萬枝若是石城無艇子莫愁還自

有愁時

田曰其意明淺好處正在其中

贈柳

章臺從掩映

見晏

郢路更參差

九章惟郢路之遙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楚都於郢後世江陵之境是也

見說風

流極來當婀娜時

甚美而在芳年

橋迴行欲斷隄遠意相隨

跡已斷而心不舍

如雪

伍緝之柳花賦

青樓撲酒旗

晉書金城麹氏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麹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

樓青樓後人每用為歌舞飲讌之地舊注引齊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非其義矣

浩曰全是借詠所思上言其由京至楚下言己之憐惜

詠柳

已帶黃金縷仍飛白玉花長時須拂馬密處少藏鴉

晉樂府願看楊柳樹已復藏班

鴉玉臺集近代雜歌皆出自門前楊柳可藏鴉

眉細從他斂腰輕莫自斜玳梁誰道好偏擬映

盧家

見越燕藥轉

浩曰拂馬藏鴉喻其冶態結則如他人有之也

代贈二首

樓上黃昏欲望

一作望

休玉梯橫絕月中

一作如

鈎梁簡文帝烏棲曲芭

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

彼此含愁不言自喻

東南日出照高樓

見東

樓上離人唱石州

樂苑石州商調曲也有日終口羅幃獨自眠

總把

春山掃眉黛

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眉色如翠遠山臉際常若芙蓉東觀記明德馬皇后眉不施黛事文類聚引次殺子漢明帝宮人掃青黛娥眉

不知供得幾多愁

兼用愁眉

楚吟

山上離宮宮上樓樓前宮畔暮江流楚天長短黃昏雨宋玉無愁

亦自

一作有

愁元稹余妻約而悲愁

田曰只在意興上想見 浩曰吐詞含味妙 臻神境令人知其意而不敢指其事以實之

柳

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解有相思否

一作若非何

應無不舞時

問其

猶能思我否爾固無
特不舞也語含如情
絮飛藏皓蜚帶弱露黃鸝傾國宜通體（舊書柳昂昂視事昂卒子調為侍御史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板正色以對葉枝絮帶所謂通體）誰來一作獨賞眉

程曰義山柳詩十餘首各有寄托此首語語是柳却語語是人唐人言女子好以柳比之如樂天之楊柳小蠻昌黎之倩桃風柳以及章臺柳詞皆然 滑曰程說是矣余更信其為柳枝作結二句言已屬他人彼得實其通體我惟觀其面貌耳

韓翃舍人即事

翃字季平南陽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後李勉在宣武志翃天寶十三年進士詩與致繁富朝野重之許美佐柳氏傳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其姬柳氏翃擢上第省家於清池監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寄跡法靈寺是時侯希逸節度淄青諸翃為書記泊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素盛裝金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顏色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鳴咽答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翃得從至京偶於龍首岡見韞韞翃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請詰且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以輕素結玉台實以香膏自車中授之曰當遂永訣願真誠念乃回車以手揮之柳大不勝惜會淄青諸將台樂酒樓請翃翃意色皆爽音韻悽咽有虞侯許俊者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翃

具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徑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執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遂升堂出袖札示柳氏挾之路鞍倏忽乃至四座驚歎初俊懼禍乃請希逸希逸大驚遂獻狀言之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翃移翃刊本或誤作翊

萱草含丹粉荷花抱綠房

萱草光殿庭園淵方井反植荷葉綠房紫的窗院垂珠

鳥應悲蜀帝

見

蟬是怨齊王

古今注牛亨問張仲舒曰蟬名齊女者何答曰昔齊王后怨王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嚙喉而鳴王悔恨之故名齊女

通內

藏珠府

莊子藏珠於淵又取龍宮之義徐氏以內為大內之內愚闕元微之詩憶得雙文通內裏玉龍深處暗聞香則內室之通稱也

應官解玉

坊

徐曰應官猶云當官是唐人口語鮑照升天行冠霞登絲閣解玉飲椒庭此句非鮑詩之意直謂治玉耳坊名不必泥看舊說皆非

橋南荀令過

十里送衣香

見牡丹言荀令來過彼美能遠聞衣香否

清曰題與詩初不可解今詳採此事與柳枝詩序及諸篇情事大有相近者上四句寫柳之怨情五喻美人如珠之深藏六喻韓為舍人同於翰林之為玉署也七八記其道間相逢之事柳枝屬意義山而東諸侯取去安得有如許俊其人者哉唐詩紀事既載此事又錄義山此詩似已窺見其旨特未合以相証耳

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

古今詩話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德言謂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豪家

儻情緣未斷猶期再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某日賣於都市及陳亡主果歸楊素德言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高大其價德言引至

旅舍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
影空照明月輝主得詩悲泣不食素知之召德官至還其妻因命主賦詩曰
占門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
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

笑啼俱不敢幾欲是吞聲遽遣離琴怨都由半鏡明應防啼與笑
微露淺深情新淺舊深

代貴公主

芳條得意紅飄落忽西東分逐春風去風迴得故叢明朝金井露
始看憶春風

震曰起句配徐次句遺亂三句歸楊四句還徐結言又未嘗不憶楊也 常曰宰相
世系表楊氏汝士虞卿及嗣復皆為越公房其借古事以詠所思歟是愚之妄測也

代應二首

溝水分流西復東

見同年

九秋霜月五更風

遠行

離鸞別鳳今何在

西京雜記慶安世年十五為成帝侍即善鼓琴能為雙鳳離鸞曲趙后悅之與同居處

十二玉樓空更空

玉結生詩詳註

卷三

完

昨夜雙鉤敗

雙鉤即藏鉤詳上卷無題二首

今朝百草輸

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四民並關

西狂小吏

一作史史記李斯傳年少時為郡小吏後小史官府之役晉書潘岳傳孫秀嘗為小史此句用事未詳皆與下句不符

惟喝繞

牀盧

晉書劉毅傳東府聚榜蒲大擲餘人並黑憤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擲得雉大喜褰衣連床叫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

卿答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南史鄭鮮之傳亦載此事曰武帝得盧毅舅鮮之大喜徒跳連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

後似取盧姓而意不可曉

猶曰舊本不分體者皆以此連上首作代應二首也皮籤則分體而易之今思此

與上章意雖不相同而於代盧家人囑堂內亦絕不相應無可妄解則何如仍舊本之為得歟

父曰代應二首舊本與代贈二首相隔各編初不連接即明刊分體本亦然乃皮籤則緊接代贈之下今詳玩詩意殊不相對故仍離之為是

楚宮

複壁交青瑣

史記張耳傳莫高者乃壁人極人要之置索隱曰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圃後漢書趙岐傳孫賓石藏岐複壁中餘見奉使江陵

重簾掛紫繩

言子夜歌重簾持自障誰知許厚薄

如何

一柱觀

潘宮故臺宋臨川王義慶鎮江陵於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

柱號一柱觀張華博物志已云南荆賦江陵有臺甚大而有一柱眾木皆共此柱也

不礙九枝燈

見送

扇薄常規作

類

月屢見又魏徐幹園賦仰明

釵斜只鑊冰

雖有賢師夏友若蓋脂鑊冰費

日損功此喻玉釵月

歌成猶未唱秦火入夷陵

史記秦昭襄二十一年白起拔

冰皆取孤冷之義

即楚夷

陵地

信曰起聯言藏之密次聯言爾止一身豈能消此多麗三聯想見美人後房冷靜末則謂其未遠行樂忽遇驚危似在詞復貶潮時乎

送崔珏往西川

新書藝文志崔珏詩一卷字夢之大中進士第宰相世系表崔氏清河小房珏北夢瑣言珏嘗寄家荊州移崔八早

梅有贈兼示詩自註之崔落句唐音皮鍾乘入崔珏逸句未知其更有別據否也余檢李頻有漢上逢同年崔八詩字為大中八年進士其詩意謂已方作客羨崔還家與珏之寓荊州第進士頗相似李益玉集在長沙裴幕時亦有崔八約在會昌大中間然皆不書其名也檢新書表所列珏與弟鄆同房而分支七八世鄆鄆子孫極顯子名皆從玉旁而珏兄弟行絕少若無他據而僅以義山集注合之則本集圖分標崔八崔珏似明是兩人何可妄合哉侯再詳考

年少因何有旅愁欲為東下更西遊一條雪浪吼巫峽

水經注廣發峽乃三峽之

首江水東逕而歷巫縣巫縣又東逕巫峽杜宇所鑿通也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自二峽七百里中重岩疊嶂隱天蔽日春冬時素湍綠潭迴清倒影夏水襄陵雖

乘奔御風千里火雲燒益州益州成都府盧思道納涼賦火雲燒而四舉何曰夏初之景卜肆至今多寂

不以疾也漢書傳蜀有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眾人因執導之以善

酒鑪從古擅風流見杜工部浣花牋紙桃花色舊書杜甫傳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國史補紙

有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牋唐書宇記云薛濤十色牋元人蜀牋譜

云浣花潭水造紙佳薛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箋時謂之薛濤箋濤為名妓歷

事幕府以詩受知句似用此也若桓元偽好好題詩詠玉鉤鮑照觀月城西門廡中詩始見西南樓纖

纖如玉鉤蜀於地勢為西南而崔年少作入使府故以取義鮑詩中有仕子休游宴慰諸句

浩曰首稱年少似為崔未第時而義山年長於崔也三四是荆江赴蜀之程則是江鄉相送非京師也隨常情景一無感觸當在義山未遊巴蜀之前但無可定編聊列

於此與前題雅八相辨正焉

夢澤尚書傳雲夢澤在江南周禮註雲澤在華容左傳註雲夢跨江南北爾雅

跨江南北每處名存亦得單稱雲單稱夢巴邱湖江南之夢也按雲夢甚廣

兼洞庭湖有之通典岳州巴陵郡青草洞庭湖在焉此荆鄂安諸州與潭岳接境而分疆者也義山南遊鄂澤固至此境或云江北為雲江南為夢潭州在江南故標曰夢澤南北分屬昔人曾辨其非詩意倘或然歟

夢澤悲風動白茅左傳爾貢包茅不入餘見李夫人三首

楚王葬盡滿城嬌未知

歌舞能多少虛減宮厨為細腰見碧瓦

浩曰與楚宮同意

卽曰一作目

地寬樓已迴人更迴於樓細意經一作細意輕春物即夜思所謂往事經春物也指雙瑣尺素傷醒

屬暮愁毛詩傳病酒曰醒望餘殊易斷恨久欲難收大執勢同真無利多情豈

自由空園一作垣兼樹廢敗港擁花流書去青楓驛杜工部雙橋浦詩註家引方輿勝覽青楓

浦在潭州瀏陽縣乃朱氏引以証此句改云杜有青楓驛詩真令人一字不可信矣此固不必指地以實之也鴻歸杜若洲見擬單樓

應分定易通卦驗夏至小暑伯勞鳴博勞性好單棲其飛發其聲喚喚辭疾索

誰憂後漢書周舉傳遂辭疾而歸此類事甚多也更替林鴟恨驚頻去不休

浩曰此在湘中歎所思之人又遠去也四聯言勢難圖利情不能忘五聯寫景而兼寓事六聯謂書札往還結以林鴟比其人屢驚而屢去也

失猿

祝融南去萬重雲

初學記引南岳記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托其陽統衡山為南岳祝融可為統稱荆州記曰山有三峯紫

蓋石罔芙蓉芙蓉最為疎桀其後每云七十二峯最大者五峯祝融峯乃最高清嘯者杜詩祝融五峯尊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矍相望是亦言五峯矣

無因更一聞

真苑嘯有一十五章其六曰在峽猿荆州記高猿長嘯屬引清遠

莫遣碧江通箭道

梁書高祖曰漢口不

濶一里箭道交至此只取莫為人所射耳

不教腸斷憶同羣

見哀

浩曰歎所思之又遠去也在祝融之南則非潭州矣似亦座主鎮西川時之深憫也。失猿似寓失援之隱

鸞橋

雌去雄飛萬里天雲羅滿眼淚潸然

喬康詩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梁元帝賦秋雲似羅鮑明遠舞鶴賦掩

雲羅而見羈

不須長結風波願鎖向金籠始兩全

水鳥在水風波自不能免必得鎖向金籠庶相保也此亦湖湘

傷別之作非寄內詩

人日即事

北史魏收傳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穆北史及太

平御覽所引皆一日至七日止竊意取自小至大萬物之性人為貴故曰七日最靈辰也西清詩話載劉克以東方朔占書示客乃有八日為穀句穀是植物非其義又校史記天官書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也殊不足信升而極過之不占可與七日為人餘則不占相例也

文王喻復今朝是易七日來復王注孔疏取六日七分之義舉成數言故曰七日也變月言日乃褚氏莊氏之說疏中駁去之姚氏譏義山疎於

經學反誤矣子晉吹笙此日同見送從翁東川舜格有苗旬太遠有苗格周稱流火月

難窮露七月正不知幾時得過稷頤蓋為說豈其然乎鏤金作勝傳荆俗窮

綵為人起晉風劉楚歲時記人日剪綵為人或鏤金箔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綵又造華勝以相遺華勝起於晉代見賈充李夫人典戒云像瑞

圖金勝之形又取像西王母戴勝也劉臻獨想道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

中御覽引國朝傳記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入春

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

何曰齊梁中有此體今變為七言耳浩曰題曰即事道體層層注到離恨是在江

鄉寓慨也然自成一格微近香山本集若此輕俊取勢者絕少惟和章潘七月十二日詩畧似耳玩結聯或他人見贈之作乎類列於此與初詩皆可疑也

柳

玉谿生詩詳註

卷三

望

江南江北雪初消
漠漠輕黃惹嫩條
灞岸已攀行客手
楚宮先聘舞姬腰
清明帶雨臨官道
晚日含風拂野橋
如線如絲正牽恨

一作

王孫歸路

何遙

劉安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錢曰平易輕穩不似義山手筆 浩曰直作咏柳固得或三四比其人自京來楚結帳歸路尚遠其楚中艷情之作默然語淡格弱殊異玉谿似他人和贈而誤入者

無題

一作陽城

白道縈迴入暮霞
斑駁嘶斷七香車

見對雪王中七夕

春風自共何人笑
枉

破陽城

一作洛陽非

十萬家

見鏡檻

浩曰別情也

春雨

悵臥新春白袷衣
白門寥落意多違

按淮南子八極之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必非所用魏志呂布傳彭

城有白門樓南史建康宣陽門謂之白門水經注鄴城有七門西曰白門亦非所用此似取白門楊柳之意詳柳枝序

紅樓隔雨相望冷

珠箔飄燈獨自歸遠路應悲春晚晚其人殘宵猶得夢依稀

玉璫緘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宋聯記私札傳情之事

丹邱楚辭遠遊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注曰丹邱晝夜常明之處徐曰此同丹山用

青女丁寧結夜霜義和辛苦送朝陽丹邱萬里無消息幾對梧桐

憶鳳凰上二句夜復夜日復日也下二句遠無消息徒勞憶念

到秋

扇風淅瀝簟流離一作離一作滴皮鍍作琉璃宋巨流離簟文也按琉璃漢書志

散遠絕濟日光色貌萬里南雲滯所思守到清秋還寂寞葉丹苔碧閉門時次

所思在南雲非身在南雲解作桂管者誤也此楚遊時其人已去而義山猶守客舍時亦將歸矣

夜思原編集外詩或入正集

銀箭耿寒漏金釭凝夜光綵鸞空自舞別燕一作不相將諸篇每日西風當作

燕燕以秋去雁以秋來寄恨一尺素含情雙玉璫會前猶月在去後始宵長往

事經春物此期前期託報章詩雖則七裏不成報章傳曰不能反報永令

虛榮枕詩角枕長不掩蘭房宋玉諷賦主入之女乃更於蘭房芝室覺動迎

猜影疑來浪認香四句承上前期鶴應聞露警見離別蜂亦為花忙古

有陽臺夢今冬下蔡倡見何為薄冰雪消瘦滯非鄉何曰非當作他

美人不乏何為久戀於此聊為目解之詞也與上章常稍後

河內詩一首程曰義山里居河內當道其故鄉事二詩一言八桂一言闔門

與燕臺同意學仙玉陽東正懷州河內之境

鼉鼓沉沉虬水咽初學記張衡漏水轉渾天儀秦絲不上蠻絃絕通典

聲也代以為常一作娥衣薄不禁寒蟾蜍夜艷秋河月碧城冷落空

蒙一作煙簾輕幙重金鈎欄拘攔見古今注漢顧成廟靈香不下兩皇

子靈香焚香禮神也兩皇子與河陽詩雙金莖同意而事則未詳真誥雲笈七籤皆云
周靈王太子子晉是為王子喬子喬弟兄七人得道五男二女其靈王第三女名觀
香字衆愛於子喬為別生妹受子喬道入緱氏山後受書領東宮中候真夫人即中候
王夫人也子喬又一妹其名不載此與本句絕無涉乃道源引真誥靈王女觀靈字衆
愛又有妹觀香成道領東宮中候真夫人是誤會
靈香二字而析一人為二人以實之何其謬妄哉
孤星直上相風竿古今注司風鳥夏禹
所作傅休奕相風阮建修竿之亭
八桂林邊九芝草漢書武帝元封二年甘泉宮內中產芝之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餘見
短襟小鬢相逢道八桂九芝借言仙境蓋玉陽王屋本玉真公主修道之處必有故院及女冠在焉玩前後
指詞曉然矣短襟小鬢乃晚粧或當夏令與無臺次章五看懷慶府志曰九芝嶺在陽
臺宮前八柱嶺在陽臺宮南余更疑古已有其名而義山用之故曰相逢道府志或訛
桂為柱耳必非
入門暗數一千春願去閑年留月小相逢時私誓也永不
用粵中桂林
去其間年留其月小
梔子交加香蓼繁正林賦注鮮支支子香草也宋葛槁子花
照幾少迷與痴情也
妻劉氏攜同心梔子贈謝娘詩同心何處恨梔子最
關人采蓼蓼類甚多惟香蓼宿根重生可為生菜
停辛佇苦留待君梔子香蓼
且皆夏時開花
與上文相映

右一曲樓上

浩旦一二言夜靜無聲三四喻其人之輕艷五六形容樓
居七八言彼不能輕下我欲升高就之九十言相會之事

十一二盟誓之言結言舊約不可負堅待後期也此章向易解

閨門日下吳歌遠通典吳歌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陂路綠菱香滿滿

蜀都賦綠一作後溪暗一作起鯉魚風移梁簡文帝有女篇燈生陽燧火塵散鯉魚

李賀江樓曲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下云龍吟浦口飛梅雨竿頭酒旗換

漫志爲是玩此則是秋令船旗閃斷芙蓉幹傾一作身奉君畏身輕漢書周陽侯爲

張陽傾身事之道源曰胎用飛燕事雙槳兩一作槳樽酒清莫因風雨罷團扇此曲斷

賜惟此一作聲古今樂錄團扇郎歌者晉中書令王珣好捉白團扇與嫂婢謝芳

一曲當救之芳姿應聲而歌白團扇辛苦五流連是郎眼所見珣聞更問汝歌何道芳

姿卽轉歌云白團扇憔悴非昔容羞與郎相見此專取末句羞與郎相見故令其歌終

也低樓小徑城南道猶自金鞍對芳草

右一曲湖中諸曰首四句實賦吳中水遊傾身四句致其愛護而使歌

也用吳中事似與諸篇不同豈其本吳人耶要難妄測

河陽詩

孟州城臨大河長橋架水古稱天險越河橋晉杜元凱所立三城魏

時所築河陽本佳麗地江淹別賦妾住河陽梁簡文帝詩懸勝河陽妓

黃河

舊皆作龍

搖溶天上來玉樓影近中天臺

詳九成宮與贈宇文龍頭

龍頭

瀉酒客壽杯

樂府三洲歌汴東御酒廣州龍頭鑄玉精金鏤挽與郎雙杯行

主人淺笑紅玫瑰

子虛賦其石則赤玉玫瑰

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主人即梓澤東來七十里

見杏花又戴延之西征記梓澤去洛城六十里迤邐與金谷梓澤

並在南河府東北元和郡縣志河陽縣

不啻長溝復塹深埋之矣解作通亂者誤

可惜秋眸一嚮光漢陵走馬黃塵起

後漢諸帝皆葬洛陽近地故曰

漢陵此謂其人有遠行矣南史梁末童謠云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

南浦老魚腥古涎

唐詩有魚子腥且真

兼取鯉魚傳書

珠密字芙蓉篇似美人

湘中寄到夢不到衰容自去拋涼天

此又燕臺詩雙鑄尺

素之事就涼天似言漸近南中炎熱之意憶得鮫絲裁小卓

廣韻卓古文作桌正字通俗呼几案曰桌

地衰容不知何指疑消瘦減容光之意

餘展

見

蛟蜺飛迴木棉薄綠繡笙囊不見人一口紅霞夜深嚼

詰華陰山中尹受子受蘇門周壽陵服丹霞之道受子一作慶子余謂此四句想見其
深居刺繡也蛺蝶句或實指繡裝或偶作觀筆一口紅霞不必用典如養生經謂口為
軍營睡為甘泉之類蓋夜深解煩之意

幽蘭泣露新香死畫圖淺縹松溪

水謂畫蘭也淺縹松溪畫楚絲微覺竹枝高半曲新詞寫綿紙朱曰楚絲

蘭之色當取湘蘭之義新書劉禹錫傳禹錫為朗州司馬諸夷風俗喜巫鬼每祠歌竹枝禹錫謂屈原作九歌
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樂府詩集竹枝本

出於巴渝劉禹錫作新辭九章教里中兒歌之由是巴西朱本作陵夜市紅守宮爾

盛於貞元元和之間禹錫曰其音如吳聲含思宛轉巴西朱本夜市紅守宮爾

噪頭嘶鳴蟬蛭守宮也舊物志以器養之食以真朱體雖赤重七斤搗斷杵以點女人

體終身不滅輟則落故號守宮舊本皆作巴西道源引本草石龍子即守宮出襄州

申州安州朱氏乃謂與巴陵正接近也然市物何拘出處且本草言生平陽川谷及荆

山石間今處處有之則尤不可執定故仍從舊本惟以潭湘言之則巴陵相近耳

後房點臂斑斑紅隄南渴雁自飛久蘆花一夜吹西風渴雁自謂飛

其人又被西風吹去即所曉簾串斷蜻蜓翼羅屏但有空青色舊人空冷

謂西樓一夜風筆急也玉灣不釣三千年蓮房暗被蛟龍惜垂釣無人蓮房

象之濕銀鏡光鸞釵映月寒鏗鏘拾遺記魏文帝納薛靈芸外國獻火珠龍鸞

口平井口鏡形鸞釵映月寒鏗鏘

重不知桂樹在何處何處可攀仙人不下雙金莖百尺相風插重屋張衡

七遊重屋百層連閣周漫此又與孤星直上相風竿相類側近嬌紅伴柔綠以上皆言百勞不識對月

郎伯勞東飛與吹西風應是共人已湘竹千條為一束伯勞不識我猶在湘中悲思墮淚也

浩曰詩本難解說者又皆以王茂元曾節度河陽而斷為悼亡尤添那障矣義山之婚不在錢河陽時已詳年譜且舉父之官墳以稱其女可乎史志懷州河內郡屬縣

有河內河陽會昌四年以前河陽固統於懷也一舉其郡一舉其縣意本同也又與燕臺詩詞意多相類而春雨七律夜思五律尺素雙璫胥此事也燕臺詩云湘川相

識處此云湘中寄到而所用地理皆湖湘一帶燕臺次首大有幽歡之蹟夜思五律則曰會前猶月在去後始宵長非暗中歡會而何又曰古有陽臺夢今多下蔡倡斯

言也豈以禮成婚之夫婦哉今就此章疏之首二點地三四追敘初會之歡梓澤二句言被人取來可惜二句言其遂有遠行也其行當赴湖湘故南浦四句繫敘湘中

寄書之事其寄當在義山赴湘之先矣憶得八句想見其在湘中之情事巴西二句言其徒充後房未嘗專寵堤南二句言我方來此不料其人又將他往也曉簾以下

十二句則其人已去簾屏猶在遙憶銀鏡寫敘光寒色冷徒令我見彼美之舊居對月光而零淚矣義山尚滯湘中故以湘竹為結與楚宮夢澤等詩皆可互証也余為

細通其旨若此以俟後之讀者又曰統觀前後諸詩似其體情有二一為柳枝而發一為學仙玉陽時所歡而發龍柳贈柳石城莫愁皆詠柳枝之入鄧中也燕臺河

陽河內諸篇多言湘江又多引仙事似皆學仙時所戀者今在湘潭之地而後又不如何往也前有判潘後有官井雙桐大可參觀互証但鄧州亦楚境或二美墮於一

王筠生詩詳註 卷三

哭

地不可細索矣 又曰諸詩中用字多似嶺南者合之代越公房奴之作頗疑楊嗣復自譚貶謫時之情事但無可妄測也

涼思

客去波平檻蟬休露滿枝何旦寫水亭秋夜永懷當此節一作倚立

自移時北斗兼春遠南陵寓使遲舊書志江南西道宣州南陵縣武德七年

天涯占夢數占夢之疑誤有新知後漢書公孫瓚傳疑誤社稷蔡邕傳疑誤後

者而竟不得也

浩曰或宣州別有機緣故寓使而希遇合也當與懷求古翁同參

江東江東見史記項羽本紀者謂吳中也秦時會稽郡治在吳即後之蘇州也

會稽郡地兼吳越而江淮諸郡盡吳分政後世概稱江左即江東也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在牛渚今當塗縣境唐時江南西道之池州宣州亦江東也合之諸詩義山或實有江東之遊矣又漢書志丹陽郡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舊書志池州治秋浦縣漢石城縣也集中既有宣池江東之蹟或詩中所用石城即借指池州亦未可知江南東道之潤州淮南道之揚州地皆接近南朝隋宮諸篇或係因地懷古非虛擬也第以遊蹟行年無可確定故不入編年而彙列於此

驚魚撥方割力達燕羽後漢書張衡傳威弧之撥刺注曰張弓貌也

揚冠子曰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迴轉震盪相轉其意相同也野客叢書謂撥獨

刺劉烈震激之聲箭鳴亦然驚震還山居賦鷗鴻獵翁而英及何但燕雀之翩翾獨

自江東上釣船今日春光太漂蕩謝家輕絮沈郎錢嘗書食貨志吳

錢謂之沈郎錢此比榆莢也漢書食貨志令民鑄契錢

風雨

淒涼寶劍篇張說郭代公行狀公少佩儻廓落有大志十八擢進士第判入高等

之汗簡郭元振文集序昔於故鄉城下得異焉盧思道詩羈泊水鄉無

劍上有古文四字云請埃群燭因作古劍歌羈泊欲窮年乃勤悴廣信哀江南賦

下亭羈泊黃葉仍風雨青樓自管絃楊旦一喧一新知遭薄俗舊好隔

良緣新知謂婚於王氏見舊目舊好指令狐適薄心斷新豐酒舊書馬周傳西

逆旅主人惟供諸商販而不顧待周遂命酒一斛八升悠然獨酌主人深異之至京師

銷愁斗幾千

漢書東方朔傳銷憂者莫若酒也
植詩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常曰引初二公為賦証義山援古引今皆不夾雜也不得
宜本師故首尾皆用丙召事焉曰鵲泊是江鄉客中作矣

贈鄭讜處士

浪跡江湖白髮新浮雲一片是吾身

維摩經是身如浮雲

寒歸山觀隨碁局暖

入汀洲逐釣輪

一作綸江賦或揮輪於
懸荷注曰輪釣輪也

越桂醅烹張翰

會晉書張翰為齊
王同大司馬東

曹操同時執權翰見秋風起思吳中菰
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俄而罔敗

獨尊

呂氏春秋和之美者
蜀郡楊樸之薑後漢

書方術傳左慈字元放於曹公座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一鱸魚又得蜀中生薑世說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蓴羹

但未下鰓鰓耳與地志蓴亭谷出
佳魚蓴菜陸機云千里蓴羹即此相逢一笑憐疎放他日扁舟有故人

浩曰首二自謂三四謂借鄭遊五六謂物贈之七八敘交情期
後合是江鄉旅次偶然之地主也用張陸事其遊江東時歟

齊梁晴雲

皮鉞題首有效字統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
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

悉具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騷人以來此秘未睹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
皆閑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

者有以得之甯史沈約傳約撰四聲譜自謂入神之作陸厥傳吳興沈約陳
 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
 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
 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劉勰文心雕龍聲律篇曰言語者
 律呂唇吻而已商徵響高宮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唇激齒之異靡肉相
 準咬然可分可以數求難以辭逐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
 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揚不還並體輪交往往逆鱗相比迂
 其際會則往蹇來連文家之吃也將欲解紛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
 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鼎鼎如貫珠矣本朝馮純吟雜錄
 曰齊梁體略選雙聲疊韻然文不粘綴取韻不詢雙隻首句不破題平仄亦
 不相僵沈宋因之變爲律詩視齊梁體爲優矣唐自沈宋以前有齊梁詩無
 古詩也氣格亦有差古者然皆有聲病沈宋既教漸體陳子昂崛起直追阮
 公創辟古詩唐詩遂有古律兩體而永明文格微矣又曰八病者平頭上尾
 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既逸注文中子曰云未詳宋時有一惡著名
 曰金鍼詩格托之梅堯臣言八病絕可笑古書多亡然時有可徵郭忠恕佩
 觿云雕弓之爲敦弓則又依乎旁紐敦屬元韻雕屬蕭韻皆徵音端母則旁
 紐者雙聲字也九經字樣云紐以四聲是正紐也東董凍篤是也劉知幾史
 通言梁武帝云得既自我失亦自我爲犯上尾兩我字相犯也平頭未詳蜂
 腰鶴膝見宋人詩話偶忘其名乃雙聲之變也上下二字清中一字濁爲鶴
 膝上下二字濁中一字清爲蜂腰大韻小韻似論取韻之病大小之義未詳
 也若能如沈侯所云則八病俱去亦不在曲折分其名目也今本玉篇有紐
 弄之圖序引聲譜恐是隱侯四聲譜今人於此處全不詳何以稱律起秋谷

聲調謂曰聲病興而詩有町畦然古今體之分成於沈宋開元天寶間或未之遵也廣德永泰以還其途判然不復和入勝國士大夫浸多不知者今則悍然不信見齊梁體與古今體相亂而不知其別爲一體也齊梁體無粘聯有平仄在本句本聯中論平仄信曰齊梁體爲變古入律之漸今就其粗跡論之排偶多而散行少也采色濃而澹語鮮也分句言之有律句焉有古句焉合一章言之上下不相黏綴也然此皆皮相耳其精微全在聲病玉篇後附沙門神珙所撰四聲五音九弄反經圖明言沈約創立經字之圖唐又有陽南公釋處忠撰元和韻譜今此刻圖爲於切韻之機樞亦是詩人之鈴鍵斯言也正紹隱侯之餘緒矣必洞悉乎音韻之微乃可尋聲而校節夫字義一定不易而音則今古有異南北有殊唐以前能詩者未有不知音宋以後不知音者未爲不工詩也聲病之學專家實鮮四聲中各有五音况僅以平仄分之更何從得乎趣哉李淑詩苑詳論八病未可信也鍾吟之論旁經正經時腰鶴膝與史通注云得既在我亦在子變我稱子由選平頭上尾皆當存其說俟博考也音韻一途浩未究心不敢強爲之解史言約之諸賦亦往往乖謬韻而陸厥致書薛稷益當時已多不信從者工拙固非專在是也困學紀聞曰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嚴滄浪曰作詩正不必拘此做法不足據也要之篇終吟唱果無一字格於喉舌間自開與之符矣劉彥和所論數十句已得其精會而通之古律皆宜何獨齊梁哉秋谷聲調譜之作固學詩者不可廢而古今詩家格調同非譜之所能囿也余不憚詳引而疏之非曰知詩統論其理云爾

緩逐烟波起如如柳綿飄故臨飛閣度欲入迴陂銷

左思吳都賦江湖嶮峻注指江

湖之阻洞庭之嶮迴波猶嶮波也諸本紫歌憐盡扇做景弄柔條更耐一作皆作迴聲調譜作迴而注曰三平誤也

奈天南位牛渚宿殘香宣州圖經牛渚山突出江中謂之牛渚圻古津渡處也謂旅客宿於此亦兼用牽牛星事與南陵寓使互証是江

東春遊也

徐庾章詩音節甚符可見斯體之大略其聲病則未深曉

效徐陵體贈更衣更記衛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上獨說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

幸樂府詩集有更衣曲

密帳真一作珠絡魏昱大秦國明月夜光珠帳吳時外國傳斯條溫幃翳翠

裝招魂翳幃翠幃飾高堂些幃一作帳楚腰知便寵宮眉正關強結帶懸梔子見河繡

領刺鴛鴦漢書廣川王去姬榮愛為去刺方領繡管灼輕寒衣省夜金斗熨

沉香上六句皆為更衣作勢結乃點明首尾兩聯律句也中四句皆不粘與上章同即齊梁體也

又效江南曲古今樂錄梁武帝改西曲製江南上雲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又曰江南弄有江南曲殺又效者承上章也戊籤無又效字編

冠五律誤矣末聯仍不粘也

郎船安兩槳

見石城

儂舸動雙橈

方言南楚江湖凡船大者謂之舸又楫謂之橈或謂之權

掃黛開宮

額裁裙約楚腰乖期方積思臨醉

一作酒

欲拚

一作同

嬌

陳帆曰拚嬌如

以采菱唱

一作曲古今樂錄江南弄採菱曲

欲羨秦臺簫

屢見此章可與河內詩湖中曲相証

南朝

地險悠悠天險長

易坎卦天險地險

金陵王氣應瑤光

吳錄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霸王所置名曰金陵

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岡改名秣陵春秋進斗樞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玉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為斗瑤瑤同漢書志吳地斗分樞也今之休誇此地分天下只得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

徐妃半面粧

甯史梁元帝徐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

南朝

元武湖中玉漏催

見陳雞鳴埭口繡襦迴

甯史齊武帝數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故

呼為雞鳴埭宮樂府妾有繡腰襦誰言瓊樹朝朝見陳後主采尤艷麗者為曲詞大指皆美

滿瓊樹不及金蓮步步來見隋宮敵國軍營漂木梯隋遣使赴弔修敵國之

朝朝新禮父隋文帝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役梯於江若

彼能改吾又何求說文批削木札樸也从木牙聲陳楚謂廣為梯芳吹切音書王濬傳

造船於蜀其木梯蔽江而下字亦前朝神廟鎖烟煤通鑑太市令章華上書極

作梯梯即梳也或云當改梳者誤諒略曰高祖世祖高宗功

勤亦至矣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今隋軍壓

境如不改弦易張繫鹿復遊於姑蘇矣帝怒斬之徐曰苟用此事前朝陳之前朝也不

特咎其不親祭太廟亦言祖宗之統自此滅矣語最警切舊

注皆誤玉篇煤炭煤也高誘呂氏春秋注煤望烟塵之煤也

江今當年只費才陳書張貴妃龔孔二貴嬪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

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

相贈答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

後主之世江總當權坐不持政務

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

時謂之狎客北史薛道衡曰陳尚書令江總惟事詩酒

嘗曰南朝始於吳終於陳劉賓客西塞山懷古上半重敘吳亡所謂獨探驪珠也許

而具五國之義也首二句志舊地而紀新遊三四跌宕陳朝下半純是陳事案而不

斷荒淫敗亡一一顯露真善於措詞矣人以堆砌繁瑣譏之何哉此為遊江東懷古

三谷二子作上

五二

之作無

他寓意

隋宮

一云隋堤隋書楊帝紀食貨志大業元年開通濟渠引殿洛水達於河又入汴又引汴入泗達于淮又淮南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後隋書紀上御龍舟幸江都始於大業元年八月後至義寧二年三月宇文化及等弑帝於江都宮題

作宮字是

乘興南遊不戒嚴

晉書輿服志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

九重誰省

一作

諫書田

隋書大業十二年七

月幸江都宮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上表諫不宜巡幸王愛仁以盜賊日盛諫請還西京皆斬之其時臣工皆不敢諫史臣所謂上下相蒙莫肯念亂也

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

西京雜記武帝時得貳師天馬以絳地五色錦為蔽泥嘗書王濟傳濟善解馬性營乘一

馬著連乾鄴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鄴泥使人解去便渡隋書食貨志大業元年造龍舟鳳舸黃龍赤龍樓船寶船幸江都舳舻相接二百餘里何曰惜一事點

絕妙化運筆

隋宮

紫雲殿鎖烟霞

司馬相如上林賦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爾靈兮曰唐人詠淵曰泉

欲取燕城作帝家

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

骨起狀如日舊書唐儉傳高祖

太宗非是王聖言傳國已詳并泥篇舊書紀隋恭帝二年奉皇帝璽綬於高祖

鉛

妙應是至之滄

抵死不悟方見江都之禍非偶然不幸後半諷刺更有力方今

廣
言
錄

景華宮在京都而杜牧揚州詩秋風放螢苑吞草園難臺則詠揚州

也糸直木有者烈

以巧句爲義山非知義山者也

地下老道隱修主

宜重門後庭有

相遇尙嗟帝爲殿下後主舞女數十人迴美帝嬪自之後主

庭花麗華徐起終一

曲後主問帝曰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

耶帝忽寤叱之恍然不見

足真大手筆三四尤得杜家骨髓

詞史

北湖南埭水漫漫

北漢書云武水南入秦淮溪口有埭當後稱青溪

開口也潮溝在青溪西南溝上為雞鳴埭詩云南埭國皆可稱矣李雁湖注王荆一
公詩引建康志南埭今上水閘也正對青溪開源師據此而謂非雞鳴埭則拘矣一

片降旗百尺竿

吳志嗣主孫皓傳晉龍驤將軍王濬先到受皓之降解縛焚棧

三百年間同曉夢

隔畫薛道衡曰郭璞

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

鍾山何處有龍盤

張勃吳錄劉備曾使

諸葛亮至京因觀秣陵山阜乃嘆曰鍾山龍盤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金陵圖曰吳大
帝為蔣子文立廟鍾山封蔣侯名曰蔣山丹陽記蔣山名建業其其形象龍實作揚都

鎮之

何曰氣脈何等闊遠 又曰今人都不了首句為風刺 又曰盤遊不戒則形勢難
憑空今敗亡存至寫得曲折遶藉 浩曰首句隱言王氣消沉次句專指孫皓降晉

三句統言五代音
節高壯如鏗鏘鐘

聽鼓

城頭疊鼓聲

文選謝朓詩疊鼓送華

城下暮江清

一作晴晴則鼓聲

欲問

漁陽慘時無補正平

後漢書補衡字正平曹操欲見之而衡稱狂病不肯往操懷忿問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

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搥踈踏而前容態
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進至操前解袒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

綴著之畢復參過而去據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注曰搥及搥並擊鼓杖也參搥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名則搥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過而去足知參過二字相連而讀參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按此用漁陽搥亦承僧孺句耳字本作參至搥字見詩經鄭風魏風或後人於此亦加手耳徐鍇曰搥音七豎反三過鼓也亦作去聲矣

帶曰此遊江鄉作未定前後何時也福衡遇害於江夏得毋於武昌感歎而作歟

過鄭廣文舊居

新書文藝傳鄭虔鄭州滎陽人明皇愛其才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嘗自為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

虔三絕過者作郎安祿山反劫百官置東都偽授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振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貶台州司戶參軍後數年卒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長安志韓莊在韋曲之東退之與東野賦詩又送其子讀書處鄭莊又在其東南鄭十八虔之居也按鄭州當亦有故宅義山鄭州人味詩意似從湖湘歸後觸緒寓慨若長安鄭莊不相符矣

宋玉平生恨有餘遠循三楚弔三閭

文選阮嗣宗詠懷詩三楚多秀士注曰孟康漢書注舊名江陵為南楚吳

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李周翰曰為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都考烈王都壽春史記屈原傳漁父曰子非三閭大夫歟注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屈昭景宋玉九辯招魂皆為屈原作可憐聞著臨江宅異代應教庾信居

見朱

田曰即後人復哀後人意那轉婉曲遂令人迷經曰宋玉比鄭廣信自比淪落文人後先相望 浩曰結言誰克踵其風流不愧此宅乎虛說尤妙自與自歎皆寓言外

宮妓

新書志武德後置內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雲韶府以中官爲使開元二年又置內教坊于蓬萊宮側有音聲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優雜技自是不隸太常以中官爲教坊使稷舊書順宗紀出掖庭教坊女樂六百人即宮妓也頗見唐書

珠箔輕明拂玉墀

屢見

披香新殿鬪腰支

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掖庭宮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披香殿舊書蘇世

長傳高祖嘗引之於披香殿

不須看盡魚龍戲

見謝往桂林

終遣君王怒偃師

列子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

崑崙下還道有獻工人名偃師偃師所造能倡者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于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曉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 浩曰此諷官禁近者不須日還機變致九重悟而罪之也託意微婉楊文公談苑云余知制誥日與陳恕同考試出義山詩共讀誥愛此篇聖節稱歎曰古人措詞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蓋以同朝有不相得者故託以爲言也後人乃謂刺官禁不嚴淺哉

宮辭

君恩如水向東流得寵憂移失寵愁莫向樽前奏花落

集府詩集橫吹曲梅花落

本笛中曲也唐有涼風只在殿西頭江淹擬班婕妤詠扇竊愁涼風至吹我玉大梅花小梅花曲寵者以其昔憂移付失寵人矣下二句却喚醒得寵人莫恃新寵工為排斥涼風近而易至爾亦未可長保也與上章寓意同

武夷山

史記封禪書祠武夷君用乾魚索隱曰顧氏案地理志云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葬處即漢書所謂武夷君是時既用越巫勇之疑即此神蕭子開建安記武夷山高五百仞岩石悉紅紫二色望若朝霞其石間有水確鑿鑿筆籊籊竹器等物靡不有之顧野王謂之地仙之宅半岩有懸棺數千傳云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故名

只得流霞酒

一盃論衡河東蒲坂項曼卿好道學仙去三年而反自言欲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每飲一盃數日不飢空中簫

鼓當

去聲二時迴陸羽武夷山記武夷君於八月十五日置幔亭化虹橋通山下村人作幾誤人是日太極玉皇太姥魏真人武夷君三座空中告呼村人為會

孫令男女分坐會酒餚須臾樂作乃命行酒令彭令昭唱人間可哀之曲武夷洞裏生毛竹武夷山記武夷君因少

毛竹如刺中者成疾人莫敢犯遂不與村俗往來蹊徑遂絕

老盡曾孫更不來

程曰嘗見武夷山志題詠之詩以義山為始攷蹤蹟未至建州不知何為有此武夷之祀起自漢武當借咏武宗好仙之事耳浩曰江東春遊之時或者曾自越而衢而建無可道尋矣曰謾武宗則太迂遂必非也

玉符主詩詳注

卷十一

三

聖女祠

松篁臺殿蕙香幃

一作龍護瑤窗鳳掩扉無質易迷三里霧
見鏡

不寒長著五

一作六

銖衣

補異志貞觀中岑文本於山亭避暑有叩門云上清童

心方正此是上清五銖衣又曰天衣六銖九細者五銖也出門數步墮下不見文本掘之一古墓惟得古錢一枚自是錢帛日盛至中書令何含經初利天衣重六銖載酒園詩話可望不可親

人間定

一作

有崔羅什

西陽雜俎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清河崔羅什被徵經此

忽見朱門粉壁一青衣出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悅然下馬入兩重門一青衣引前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與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敘溫涼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敘玉顏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下牀辭出畱玳瑁簪女以指上玉環贈什

天上應無劉武威

後漢書馮異傳制詔武威將軍注曰劉尚也南蠻傳

武威將軍劉尚神仙感遇傳劉子前者漢武威太守冠軍將軍也從道士尹公受務成子螢火丸佩之隱形時百鬼諸毒兵刃盜賊永平間為虜所困矢下如雨未至于南馬數尺矢輒墮地終不能傷乃解圍而去其九一名冠軍九一名武威九名所考僅若此當別有事未及詳也如劉夢得謂失婢榜云不返張公子即隨劉武威可知必有事在

寄問釵頭雙白燕

見無題四首

每朝珠館幾時歸

錢曰此章全是寄託不然何慢神若此 帶曰此與前所編二首迥不相似必非途次經過作也程氏謂為女冠信似之但無可細詳

板橋曉別

全阮亭隨蜀道聞板橋在今中牟縣東十五里白樂天詩梁苑城李義山亦有詩皆此地按板橋雖非一處而唐人記板橋三娘子者首云汴州西有板橋店行旅多歸之即梁苑城西也義山往來東甸其必此板橋矣香山集板橋路詩乃三韻小律末云曾共玉顏橋上別不知消息到今朝蓋族舍治遊與此章同情矣白詩又與劉夢得楊柳枝詞中相類劉白倡酬故有五

迴望高城落曉河

高城指汴城

長亭窗戶壓微波水仙欲上鯉魚去一夜

芙蓉紅淚多

列仙傳琴高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間一百餘年後解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明日皆潔

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留月餘復入水去吳均登壽陽八公山詩是有琴高者陵波去水仙榜水仙鯉魚冠用琴高芙蓉以花比貌而南徐州記子英於芙蓉湖捕魚得赤鯉養之一年生兩翅魚云我來迎汝子英騎之即乘風雨騰而上天每經數載來歸見妻子魚復來迎芙蓉湖即射黃湖也又列仙傳云子英者舒鄉人故吳中門戶作神魚子英祠此事與琴高相類而易混拾遺記魏文帝美人薛靈芸常山人也別父母升車就路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

關門柳

新齊地理志華陰縣有潼關有渭津有漕渠按舊書食貨志及韋堅傳云韋堅治漢陽運渠自關門西抵長安通山東租賦題曰關門疑

玉谿生詩詳注

卷三

七

近此也永定河志傳中未見詩云
東來西去似近東都伊洛間也

永定河邊一行柳依依長發故年春東來西去人情薄不爲清陰
減路塵

寄裴衡

按宰相世系表裴衡字無私系出東眷房文集有代裴無私祭文疑
即此人祭文云綴黃纁白疑後之與裴明府詩亦即此人若與陶進
士書中之裴
生似非也

別地蕭條極如何更獨來秋應爲紅

朱本作黃非

葉雨不厭青苔沈約只

能瘦潘仁豈是才

沈潘自比又自謙也

離情堪底寄惟有冷於灰

浩曰前之相別已覺蕭條况今獨經此耶秋風秋雨蕭條更何如也結言
有何可寄惟有冷於灰耳蓋情之蕭條蔽地尤甚矣逐層剝進不堪多讀

銀河吹笛

取首四字爲題非有誤

長望銀河吹玉笙樓寒院冷接平明重衾幽夢他年斷別樹羈雌

昨夜驚

校系七疑暮則羈雌連鳥宿焉

月榭故香因雨發風簾殘燭隔霜清不須浪

作綏山意

見送從翁東川

湘瑟秦簫自有情

見展

語曰上四句言重衾幽夢徒隔他年羈縈離情難禁昨夜是以未及平明而起望銀河吹笙遺悶也總因不肯直敘易令人迷縵山專言仙境湘瑟秦簫則兼有夫妻之緣者與銀河應此必咏女冠非悼亡矣

聞歌

歛笑凝眸意欲歌高雲不動碧嵯峨

劉子泰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過行雲銅臺罷望一

望罷

歸何處

見東阿王

玉輦忘還事幾多

拾遺記周穆王御黃金碧玉之車餘拾遺記周穆王御黃金碧玉之車餘

終以盛姬之喪故云

青冢路邊南雁盡

見贈別

細腰宮裏北人過

巫山楚宮古謂之細腰宮然可泛稱餘見

夢

此聲腸斷非今日香燭

同燈

光殘

奈爾何

說文燭夷也徐野切

舵燭餘也世說桓子野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浩曰此聞怨女之歌而作也中四句皆引宮闈事程氏謂指宮人之流落者如杜秋娘之類余謂宮人出居寺觀者甚多不必流轉他鄉也或以孟才人為言尤誤矣

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

穆白香山集春題聖賜觀注云觀即華陽公主故宅有舊內人存焉

所謂頭白宮人掃影堂者也後又有重到華陽舊居詩蓋白公應舉時曾居華陽也眞人是女冠故下題有姊妹劉賓客詩東嶽眞人張鍊師與此同稱也朱氏引句曲山誤矣文粹有歐陽詹玩月於永崇里華陽觀之詩序可爲月夜重寄作切証也又南部新書云新進士翌日排建福門候謁宰相時有詩曰華陽觀裏鐘聲起建福門前鼓動時則應試者多居觀中可見矣清都見李肱所遺嵩松詩舊書敬宗紀道士劉從政號昇元先生文粹馮宿撰劉先生碑銘云先生棲於王屋不營一紀其後遷居都下又至京師竟遂東還此卒於太和四年一作七年者未知是此人否而題曰清都必指居王屋者劉賓客有送家兄歸王屋山隱居詩似可取証

淪謫千年別帝宸

義山自謂墮落也

至今猶識

一作謝

蕊珠人

黃庭內景經太上大道玉宸君開居蕊珠

作七言注曰蕊珠上清境宮闕名按蕊珠人統指劉宋

但驚茅許多元分

一作同仙籍見鄭州獻從叔

不記

一作道

劉盧是世親

見贈趙協律宋與劉必本親串

玉檢賜書迷鳳篆

一作錄道經中書體有八顯一條其二曰神書雲篆

是也其三曰地書龍鳳之象也謂由於倉頡傍龍鳳之勢採爲古文金華歸駕冷龍鱗舊注引皇初平金華石室皆道家習見語如茅盈內傳曾祖蒙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神仙傳王方平乘羽車駕五龍蓬萊四眞人中石慶安詩乘鸞駕白龍葛仙公詩亦曰龍駕翳空迎庚子山入道士館詩金華開八館玉洞上三危之類未可悉數上句指宋不因杖屨之入道賜書年久故曰迷下句指劉已歸故曰冷正分醒贈寄二字

一作逢周史神仙傳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人以季為姓周文王時為守藏史武王時為柱下史徐甲何曾有此

身神仙傳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乃倩人作辭詣關令尹喜以言老子而為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惟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為官與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元清生符與汝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太元真符立出於地甲成一具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為甲叩頭請命乞為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符授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周史謂劉徐甲自愉

楚宮

諸集本皆作楚宮二首才調集選下首題作水天閑話舊事今玩七絕託意未明要異於七律之用意皮鐵已從才調集分編故亦從之

十二峯前落照微

見深

高唐宮暗坐迷歸朝雲暮雨長相接猶自

一作君王恨見稀

水天閑話舊事

月姊曾逢下彩蟾傾城消息隔重簾已聞珮響知腰細更辨絃律

琴聲覺指纖楊巨章擬入細暮雨自歸山峭峭一作悄悄非劉蛻文家銘序峭峭為聲謝靈運詩威摧三山峭秋河

不動夜厭厭

神味勝上聯

王昌且在牆東佳未必金堂得免嫌

何旦後漢書逸民傳平原

王君公伶牛自隱時人謂之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汗與官婢通免歸此必實有比擬之事而不可攷矣稷謂近在牆東嫌疑難免不我肯即徒枉然耳與隔重簾緊應何氏引王君公以牆東字相牽耳其實牆東猶曰東家何可據以強合王昌必非其人摠不如闕疑也互詳代應七絕

中元作

歲時記孟蘭盆經云目蓮即鉢盛飯餉其亡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佛言汝母罪重當須十方眾僧威神之力七月十五日當

具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是時目蓮母得脫一切餓鬼之苦故後人因此廣為華飾乃至刻木削竹餠蠟剪絲模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簪六典中尚署七月十五日進孟蘭盆經唐時中元日大設道場并有京城張燈之事舊書言王綰好佛屢啓奏代宗代宗設內道場七月望日造孟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座婚節龍傘衣裳之制排儀仗百寮序立迎呼出陳於寺觀歲以為常蓋自是而故事相沿矣傾城出遊治

容盈路頻見唐詩中

絳節飄飄空

一作宮

國來中元朝拜上清迴羊權雖

一作須

得金條脫

真誥夢錄華嚴羊權詩一篇火潯布手巾一條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盧氏新記唐文宗謂宰臣曰古詩輕衫襯條脫真誥言安妃有金條脫即今之腕釧也一作跳脫亦作挑脫溫嶠終虛玉鏡臺世說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一女甚有姿慧屬公覓婿公密有自婚意答曰

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曰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婿處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劉孝標注曰嶠初取李暉女中取王詡女後取何遜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按今考前妻王氏後妻何氏見嶠傳而此事無可互証

曾省驚眠聞雨過不知迷路為花開徐曰暗用高唐天台二事有娥未

抵瀛洲遠宮氏春秋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青雀如何鳩鳥媒離騷望瑤臺之

告余以不好餘見漢宮詞

偕旦此亦為人道公主作起二句點題三句暗有所歡四句終無下嫁下半言雨過而曾令眼驚花開而偏蹉迷路雖非遠不可即乃青雀不進而鳩鳥為媒豈佳偶之相合歟此種

殊傷詩品

相思一作相思樹上

相思樹上合歡枝相思樹見青陵臺又吳都賦相思之樹注曰大樹也材理堅邪折之則文可作器其實如珊瑚歷年不變古今注欲詞人之怨

則贈以青棠一名合歡風土記夜合一紫鳳青鸞並一作羽儀腸斷秦臺

吹管客見日西春盡到來遲

玉谿生詩詳註

卷三

七

落日以髡情割慨當與青陵
臺類觀但未測何年作耳

日日一作春光

日日春光鬪日光山城斜路杏花香幾時心緒渾無事得及遊絲

百尺長田日不知佳在何處却不得以言語易之

活曰客子倦遊情味渺然

流鶯

流鶯漂蕩復參差度陌臨流不自持巧轉豈能無本意良辰未必

有佳期風朝露夜陰晴裏萬戶千門開閉時漢書郊祀志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此聯追憶京

垂鶯聲故曾苦傷春一作心不忍一作思聽鳳城何處有花枝趙次公注杜

下接曾苦
降其城因號丹鳳城其

後言京師之盛曰鳳城
活曰領聯入神通體優婉點點杜鵑血淚矣亦客中所賦

題李上臺壁

舊著思元賦

後漢書張衡嘗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元賦以宣寄情志

新編雜擬詩

文選詩有雜擬類江

淹有三

江庭猶近別山舍

得幽期嫩割周顒韭

南史文惠太子問周顒菜食何味最勝答曰春初早

十首

肥烹鮑照葵

鮑照園葵賦乃葵乃滌堆鼎

飽聞南燭酒

神仙服食經採南燭草煮

晚菰

其汁為酒碧映

仍及發一作

音時

庾信春賦石榴聊汎蒲桃酸醕實韻藻醕五色服之通神

作潑以酒之新釀者言之此雷飲題壁之作

復京

詳送李于牛詩

虜騎胡兵一戰摧萬靈回首賀軒臺

山海經王母之山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向更記封禪書黃帝接萬靈

明庭鵲冠子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歲軒室喻皇居萬靈猶萬物

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

一作昭

陵石馬來

新書志太宗昭陵在醴泉縣九嵎山唐會要上欲開揚先帝徽烈乃刻石為常所乘破敵馬六匹於昭陵闕下安祿山事敗潼關之戰我軍既敗賊

將崔乾祐領白旗引左右馳突我軍視之狀若神鬼又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潛謂是賊不敢傷之須臾見與乾祐關黃旗軍不勝退而又戰者不一俄不知所在後昭陵會

奏是日靈宮前

石人馬汗流

浩曰朱氏補注疑虜騎胡兵不可言朱泚又以石馬事李令當為郭令指廣德初吐蕃入寇帝幸陝州頻郭汾陽收復之事余初亦然其說既而悟命題遺詞之隱而一字不可易也朱泚僭亂李晟收復在興元二年明年即改貞元矣貞元二年八月吐蕃寇涇隴郭寧諸道節度軍鎮咸閉壁自守京師戒嚴民間傳言復欲出幸宰臣齊映奏言人情洶懼臣聞大福不再奈何不熟計之因俯伏流涕帝為之感動九月吐蕃遊騎及好時時李晟節度鳳翔令王泌率三千人夜襲賊營擊敗之又寇鳳翔晨出兵禦之一夕而退事皆詳唐書通鑑使當時無西平京城必復陷於虜矣故題曰復京詩曰虜騎胡兵以見京師從此無虞收復之功於是乃全也一戰摧正謂一夕而退萬靈句正與民之說言相應昭陵石馬則借喻諸道之主軍者言固不藉若輩為也且是時吐蕃用尚結贊之計抵鳳翔不虜掠以間晟宰相張延賞屢言晟不可久典兵德宗乃罷晟兵柄皆詳傳中則晟已處疑忌之際而終盡力王事真丹心如日者也又曰此虜字固指外夷然古來敵國叛臣皆可曰虜史文極多他處不可拘泥

渾河中

舊唐書渾城皇蘭州人本鐵勒九姓部落之渾部也德宗幸奉天瑒李家人子弟自京城至為行在都知兵馬使興元元年三月加同中

書平章事奉天行營副元帥六月加侍中七月德宗還宮以瑒守本官兼河中節度使封咸寧郡王瑒之治蒲共十六年卒於鎮故稱渾河中奉天之難李晟勤王以復京渾城衛帝以免難一攻一守功足相匹

九廟無塵八馬回

舊唐紀開元十年增置太廟為九室程曰國史補曰德宗寶寧晟復京露布曰臣已肅清宮禁謁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

晉陽北史紀武帝七年十二月周武帝來救晉州齊師大敗帝棄軍先還入晉陽

雷安德王延宗等守晉陽帝走入鄴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為所虜

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晉陽已陷休迴顧一作更請

君王獵一圍北史周師之取平陽帝御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

原與晉州平陽郡相距數百里淑妃請更殺一圍乃平陽事非晉陽也似小誤或言晉陽尋即陷矣無可迴顧其猶能更請一圍乎猶上首已入晉陽之意用筆皆幽折警動

錢曰有案無所其旨更深 浩曰程氏徐氏以武宗遊獵苑中王才人必袍騎而從故假事以諷之夫武宗豈高緯之比而此也寄託未詳當直作詠史看

別智元法師還源曰當作知元佛祖道紀太和元年詔沙門知元入殿問道

贈以詩云十四沙彌解講經似師年紀止攜餅沙彌說法沙門聽不在年高

在性靈藉古略匡宗大德諱知元姓陳氏咸通四年制署號悟達國師帝幸

安國寺賜師沉香寶座傳宗中和二年幸蜀召赴行在後歸還九龍山世稱

陳菩薩浩曰異哉源師之為此注也其所引已有符異余檢佛祖統紀既於武宗宣宗下至傳宗敘知元事而源師所引太和元年云云不文作憲宗元和元年其無年尤不足論也咸通十二年僧重謙僧澈事已詳五月六日夜憶派師題下北夢瑣言云韋太尉昭慶輩結沙門僧澈得大拜諸相在西川行在謁僧澈之師悟達國師皆申請願共事在義山歿後久矣十四沙彌

之詞淺俚已極卽日戲占亦安得更有本師之致敬耶唐六典云道士有三
事號其一法師其二威儀師其三律師其德高思精者謂之練師故文冠之
稱法師練師唐人詩文中習見首曰雲鬢自古有髮髮如雲之稱子否乎舊
注本可全刪今節存而詳辯之昔人之自矜淹貫而雜引偽造以欺後學者
固不一
而是也

雲鬢無端怨別離十年移易佳山期東西南北皆垂淚却是楊朱

真本師

更記樂毅傳樂巨公本師號曰河上丈人後漢書桓榮傳榮爲豫章何湯本
師餘屢見其人必無清範故不得已移居而垂淚也楊朱義山自比不可爲
本師而卻是本師慨歎中亦含狎昵若禪家以移居垂淚無理亦無味矣
自來爲其所誤而下二句晦澁難通強以爲當作禪語參之亦可笑哉

附錄曹基世蜀中高僧知元傳時李商隱方從事河東梓潼幕以弟子禮事元偶苦
眼疾慮嬰昏瞶元寄天眼偈三章讀終疾愈迨後臥病語僧錄僧徹曰某志願削染
爲元弟子聽終又寄書傷與之訣別後鳳翔府寫元真像作義山執拂侍立焉按爲
朱氏序者據此也釋道者流每託文人以增聲望故有此種流傳之事絕不足信溫
飛卿有詩知元上人詩云惠能未肯傳心法張湛
徒勞與眼方則其人能治眼疾或因此附會耳

贈孫綺新及第

長樂遙聽上苑鐘

元和郡縣志長樂坡在萬年縣東北一
十五里長安志長樂驛在長樂坡下

綵衣稱慶桂香

濃韻語陽秋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
陸機始擬誇文賦
交選注
義緒

理心識文體作文賦後晉書謂機少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
積十一年俱入洛故前並謂文賦當為入洛之前所作杜詩二十作文賦未知何據此

亦同 **不覺雲間有上龍**
晉書陸雲與荀隱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

杜意
字也此必兄弟能文而綺
仿少年詩則酬應率筆

寄華嶽孫逸一作人

靈嶽幾千仞老松逾百尋攀崖仍躡壁嗽葉復眠陰
異苑毛女食松

物志荒飢不得食可細切松和葉水送下
海上呼三鳥
舊本皆作鳥朱本一作

劉向九歎三鳥飛飛以自南兮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兮去羈疾而
齋中戲

五禽
後漢書方術傳華佗謂吳音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氣得

鳥亦以除疾養利體足體有不
惟應逢阮籍長嘯作鸞音
音書阮籍嘗於蘇門

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
古及棲神道氣之術登此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
陸機鸞鳳之音
蓋高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

賦得桃李無言

見永樂縣所居

天桃花正發穠李蕊方繁

韻語陽秋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韻拘於見題則易於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於駢對非可

經橫在我也如商隱句云云與兒童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一家的也

應候非爭艷成蹊不在言靜中霞暗

吐香處雪潛翻得意搖風態含情泣露痕芬芳光上苑

芳字複芬芳光三字音相

寂默委中園赤白徒自許幽芳誰與論

審且此用帖體却非試席作也閑居觀物筆打機後二聯顯然矣此章與月照冰池文苑英華帖體類中初不收入後人乃入試帖選本誤矣

賦得月照冰池

詩字一有

皓月方離海堅冰正滿池金波雙激射

見西掖

璧采兩參差

用璧影月語影

占徘徊處

曹荻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光含的樂時

奇馬相如上林賦明月珠子的樂江靡

高低連素

色上下接清規顧兔飛難定

見碧城

潛魚躍末期

鐘記月令孟春之月魚上冰夏小正月啓蟄

魚陽鵲驚俱欲遠

見王申

狐聽始無疑

伏酒北征記河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未過須狐先行此物善聽聽冰無

玉洛上詩詳注

卷三

七

聲乃過似鏡將盈手（西京雜記公孫乘月賦隱員殿而似鉤蔽修埃而分鏡按初學有餘應攬如霜恐透肌獨憐遊玩意達曉不知疲）

（雷曰此亦非試帖作中間全是寓意結羨得意者之遊賞反託己之寂寞也毛西河選入試帖誤矣英華帖體是趙葉季良作止六韻）

代秘書贈宏文館諸校書

（秘道典舊新書志中書省下秘書省秘書郎四員後減一員校書郎八人新書作十人正）

（字四人門下省下宏文館校書郎二人有學生三十人新書作三十八人其學生教授考試如國子學之制此云宏文諸校書豈不專指二人歟）

清切曹司近玉除

（長安志門下省在西內太極殿東廊左延明門東南宏文館在門下省東聚天下書籍又皇城內承天門街之西第五橫街之）

（北有秘書省校故以近玉除羨宏文）

比來秋興復何如崇文館裏丹

（一作霜後按舊書志）

（魏有崇文館至唐武德初置修文館後改宏文太宗秦府有十八學士後宏文崇文二館皆有學士蓋即後翰林之職崇文貞觀中置太子學館也自明皇置翰林供奉後改供奉為學士而宏文崇文漸以輕矣題曰宏文而詩曰崇文似通稱耳非指太子學館也或別有意未詳）

無限紅梨憶校書

贈從兄闓之

悵望人間萬事違私書幽夢約忘機荻花村裏魚標在

（或釣魚或賣魚用以標識）

者道源云以自木板插水際投餌其下魚爭聚焉以籠罩單之則不可云標也

石薜庭中鹿跡微幽境定攜僧共

入寒塘好與月相依城中御犬憎蘭佩左傳國人逐瘕狗又國狗之瘕無不整也注曰瘕狂也說文獫狁犬也征創切楚辭懷沙邑犬羣吠兮

常娥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常娥一作姮娥應悔偷靈藥見碧

海青天夜夜心十洲記東有碧海與東海等水不鹹苦正作碧色係霞見

何曰自比有才反致流落不過一倍曰或為入道而不耐孤子者致誚也

殘花

殘花啼露莫畱春尖髮一作誰非怨別人尖髮尖髻皆未解徐氏引新書五行志唐末拋家髻不符也

若但掩關勞獨夢寶釵一作釵何日不生塵雙價値千金可以耀首淑答曰

未奉光儀則寶釵不設

浩曰余初亦以為寓言然殘花命題斷非借以自慨矣與上章意更不同故未庵告其誇淫

天津西望

舊書志水部之職凡石柱之梁四洛則天津永濟中橋滿則瀾橋元和郡縣志天津橋在河南縣北四里隋煬帝造以架洛水用大

船維舟鐵鎖鉤連之南北夾路對起四樓然洛水溢浮橋輒壞貞觀十四年更令累方石為脚殿在宮苑之東故曰西望

虞馬崩騰忽一狂翠華無日

一作不誤

到東方天津西望腸真斷滿眼

秋波出苑牆

元和郡縣志洛水在洛陽縣西南三里西自苑內上陽之南瀾漫東流舊書志宮城在都城之西北隅上陽宮在宮城之西南隅南臨洛

水西距穀水東即宮城北連禁苑上陽之西隔穀水有西上陽宮虹梁跨穀禁苑在都城之西東抵宮城

浩曰與瀟岸舊頃同看首句指安祿山之亂自此遂廢東幸末句謂所歎深矣

汴上送李鄴之蘇州

新書藝文志李鄴詩一卷字楚望大中進士第侍御史元國志鄴長安人大中十年進士詩調清麗居餘

杭不務進取終潛鎮從事唐末避亂嶺表按全唐詩所存多在浙東西作其中有淮南從事之題蓋遊蹟多在江鄉也

人高詩苦滯夷門

史記侯贏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夷門者城之東門也

萬里梁王有舊園

屢見鄴自

汴之蘇唐人謂遠道輒曰萬里此似蘇州為鎮汴者之舊地

烟幌自應憐白紵

宋書樂志白紵舞詞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

月樓誰伴詠黃昏美其工詩露桃塗頰依苔井晉傅休奕桃賦華升御於內庭今飾佳人之令顏此句只言桃

風柳誇腰住水村從蘇州為鮑頂上伴字引起下句蘇小小墳今在否蘇小小錢塘名

倡也南齊時人愛字記蘇小小墓在嘉興縣前晉朝歌姬錢塘蘇小小舊書志蘇州嘉興縣句必有所借指詩與娘墓紫蘭香徑與招魂

憶住一作一師按北夢瑣言云王屋匡一上人云王屋山僧匡一疑此已即其人當作匡一歟

無事經年別遠公高僧傳惠遠姓賈氏廬山樓煩人屈尋陽見廬峰清淨始住龍泉精舍刺史桓伊復於山東立房殿即東林是也卜居三十餘

年帝城鐘曉憶西峰烟爐一作消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下

句憶西

得意未可言盡

早起

風露澹清晨簾間獨起人鶯一作啼花又笑一作鶯花啼又笑畢竟是誰春

一作

落月神
味正長

細雨

帷飄白玉堂簾卷碧牙牀楚女當時意

楚女字見春秋公羊傳西宮災註傷公以齊滕為適楚女廢在西宮

而不見恤後漢書宦者呂強傳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然非此所用蕭蕭髮彩涼

胡震亨曰著彩字方是瑤姬趙氏萬首絕句誤改為髮影公然一婆矣發此蓋化密雨如散絲之意左傳有仍氏女髮黑而甚美光可以鑑陳書張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鑑吳融詩如描髮彩勻

歌舞

遏雲歌響清迴雪舞腰輕

皆屢見

只要君流盼君傾國自傾

其如不流盼何所慨

矣多

魏侯第東北樓堂郢叔言別聊用書所見成篇

岑參送魏四落第還都詩長安

柳枝春欲來洛陽梨花在前開魏侯池館今尚在猶有太師歌舞臺似其蹟在東都此篇結句似洛下水程疑可前後相証而難詳考也郢叔豈李郢歟

暗樓連夜閣不擬為黃昏

似言晝亦昏暗不擬至晚始為黃昏也

未必斷別淚何曾妨夢

疑以上疑穿花透迤叶上聲說文迤迤去之漸近火溫磨廣韻磨香

底翻無水底何處可追尋仙家却有村用三神山反居水下之意以狀其

室使炎曦不到也上聯花鎖香金屈戌帶一作酒玉皇爺

酒似近之通鑑京兆尹韋澳欲與鄭光莊更於法宣宗曰誠如此但鄭光莊我不置耳

或此當作殢以言勸諸之意唐人口語也宋曰記事珠字文卓方執昆崙玉盞聽左丞

權超高談不覺墮地又唐人口語也宋曰記事珠字文卓方執昆崙玉盞聽左丞

齊書文學有傳朱氏此所引者不見馮贊雲仙散錄陳直齋謂馮贊不知何人其所蓋

與書皆古今所不聞則人與書皆于虛焉耳也何足羽白風交扇冰清月印一作

映盆舊歡塵自積新歲電猶奔淮南子曰行月霞綺空閨段見德雲

峯不帶根陶詩夏雲多奇峯念君千里舸江草漏燈痕其人將往江鄉於

華山題王母祠前見蓮華峯下鎖雕梁見和劉此去瑤池地共長好為麻姑到東海勸栽

黃竹莫栽桑皆屢見何曰黃竹地名不知作者何所承也按黃竹非近西王母許

玉翁生詩詳註

卷三

甫

是日樂池天子乃樹之竹是日竹林癸丑西征癸亥至於西王母之邦疑義山因此而用本荒遠不足細枝耳竹貫四時而不改桑田有時變海散結句云

常日似指令狐交情願修好久要而不更變也可與欲就麻姑買滄海同參此祝詞彼怨詞但難鑿定耳

華師

孤鶴不睡雲無心衲衣鉤杖來西林見詣藥山院門晝鎖迴廊靜秋日

當堦柿葉陰

過華清內廐門

華清別館閑黃昏碧草悠悠內廐門自是明時不巡幸至今青海

有龍孫

見詠史

田曰婉而多風

樂遊原

萬樹鳴蟬隔斷岸

一作

虹樂遊原上有西風義和自趁

一作誤

虞泉宿

淮南子曰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
其馬是謂縣車至於虞淵是謂黃昏
不放斜陽更向東與五絕同慨

贈荷花

世間花葉不相倫
花入金盆葉作塵
惟有綠荷紅菡萏
遍其花菡萏

卷舒開合任天真
此花一作荷誤
此葉長相映翠減紅衰
愁殺人豔情耳前

已布題

房君珊瑚散本范陳藏器云珊瑚生石巖下刺刺之汁流如血以金投之爲丸名金漿以玉投之爲玉髓久服長生靈中玄治七八歲小兒

眼有熱翳未堅不可妄傷藥宜點珊瑚散細研如粉每日少少點之三日立愈

不見常一作姸娥影
清秋守月輪
月中閑杵臼
桂子搗成塵爾部新書杭州靈隱

山多桂僧云是月中種也至今中秋夜往往有子墜四句皆比體

徐曰段成式吳房處士詩獨上黃壇幾度盟印開龍渥喜丹成世同叔夜終無分空向人間著養生李羣玉亦有送房處士閒遊詩注藥陶真白華山許遠遊刀圭藏妙用岩洞契冥機皆即此人蓋方技之流耳 吾以徐箋是矣但信義山於東川讀天眼偈之事而謂其時所作則必非也

嘲櫻桃

朱實烏含盡青樓人未歸南園無限樹獨自葉如幃櫻桃詩葉成翠幃前有嘲答

二首此則專訴離情矣南園疑即李東園

前詩曰鄭櫻桃本僂僂也其為侍婢之流歟

浩曰集中嘲櫻桃與贈荷花似於河陽無

臺柳枝而外別有風懷無庸更細推矣

和張秀才落花有感

晴暖感餘芳紅苞雜絳房落時猶自舞掃後更聞香後村詩意將飛更作迴風舞已

落猶成半面妝宋景文落花詩也為

世所稱然義山固已云云下句更妙

夢龍收羅薦見仙歸勅玉箱晉書左貴

皇后諒口星陳風駕雲輿結駟其與伊何念根

玉簪蘇彦諫織女詩時來嘉慶集蘇市中玉箱迴腸九久非迴後猶有一作

迴腸以聖體比花常調也此似歎秀才下第而歸情終不能忘耳若義山自有託意則未定

櫻桃花下

流鶯舞蝶兩相欺不取花芳正結時他日未開今日謝嘉辰長短

晏參差

面曰意每透過一層 雷曰亦與五絕同意花芳正結
未破瓜也他日未開未結也今日疏綠葉成陰之意也

暮秋獨遊曲江

荷葉生時春恨生一作起非荷葉枯時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長在悵望

江頭江水聲調古情深

釋曰第三句最悽婉 露曰前有荷花贈
荷花二詩蓋意中人也此則傷其已逝矣

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

偷桃竊藥事難兼十二城中鎖彩蟾皆見應共三英同夜賞宋曰

多用三英如王勃唐書契三英尚隔黃衣之夢未詳何出或曰即三珠樹也珠樹曰三
英猶芝草曰三秀經籍志有三教珠英按鄭風三英繁兮或引之者謬矣以三珠樹為
三英固通本集君今併倚三珠樹便可互証詩意以比三人後漢書馮衍顯志賦採三
秀之華英註曰楚詞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靈下云
食五芝之茂英此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何草也范啟奇為秀恐失
之矣後章懷瓘正之然若後人操之而以三秀為三英亦何妨乎玉樓仍是水

精簾俞樾是男竊藥是女

雨中長樂水館送趙十五滂不及按長安志長樂坡即澮水之西岸故有冰館等相世系表趙滂字思

齊疑即其人

碧雲東去雨雲西苑路高高驛路低秋水綠蕪終盡分夫君太騁

錦障泥見隋宮

裴明府居止裴明府漢人以稱太守唐人以稱縣令穆許渾有晨至南亭呈裴明府詩時代既同南亭在京如似即此裴明府

愛君茅屋下向晚水溶溶試墨書新竹張琴和古松坐來聞好鳥

歸去度疎鐘明日還相見橋南黃酒注曰黃縣也晉世又時夜反

當句有對八句皆自為對創格也標以為題猶無題耳

密邇平陽接上蘭漢書平陽侯曹壽向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後壽有惡疾就國乃詔衛青向平陽主三歸黃圖上林苑中有上蘭觀秦

樓駕瓦漢宮盤俱均詩屋曜駕為瓦而此為詩誤及餘見秦樓頂平陽漢宮頂上蘭池光不定花光亂其

取適

日氣初涵露氣乾

夜台曉離

但覺遊蜂饒舞蜚豈知孤鳳憶

戊籤佳作更商

鸞正有冶情並無離恨

三星自轉三山遠

詩三星在天傳曰三星參也在天始見東方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餘

屢見紫府程遙碧落寬

千洲記青邱紫府宮天眞仙女遊於此地三星寓好台三

公主無疑

子初郊墅

看山對

范仲詩學

酒君思我聽鼓離城我訪君臘雪已添牆

橋非

水齋鐘不散檻前雲陰移竹栢濃還淡歌雜漁樵斷更聞亦擬村

一作

南買烟舍子

孫相約事耕

何曰作城南方是郊外移詩本多作

陪日筆趣殊異義山結聯情態亦不類但未敢直斥其非本集耳餘詳子初全溪作

又曰禁衛以此篇爲一句造意格謂起聯一意領下也以寫意篇爲兩句立意格

謂起聯分領次聯三聯也又以月始會逢篇爲想像高唐格其說拘滯支離皆不可從詩本坦途何強尋障礙耶

池邊

玉谿生詩詳註

卷三

李

玉管葭灰細細吹

後漢書志候氣之法以葭莖灰抑律之內端按歷候之氣至灰飛

流鶯上下燕參差日

西千繞池邊樹憶把枯條撼雪時

田曰應歎流光出言蘊藉發自無限低徊於千繞二字傳出 浩曰意其亦指令狐家末句憶追隨楚之時也

送王十三校書分司

集有王十二兄此王十三似亦茂元子

多少分曹掌祕文洛陽花雪夢隨君

爾獨分司東都

定知何遜緣聯句每到

城東憶范雲

屢見

復至裴明府所居

伊人卜築自幽深桂巷杉籬不可尋桂上雕甍對書宇

說文序六曰鳥豸書餘屢

見槽中秣

一作瘦

馬仰聽琴

荀子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淮南王作駟馬注曰仰秣仰頭吹吐謂馬笑也御覽引琴書師涓紉樂官善

鼓琴感四馬噓天仰秣或曰師曠傳雖二疑即是一

求之流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

何曰此種要非佳句

錢曰工部之

除取松醪

一斗酒與君相伴灑煩襟

是將行役敘別之作

戲題友人壁

花逕透迤柳巷深小闌亭午轉春禽相如解作長門賦却用文君

取酒金

長門賦序武帝陳皇后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詞而相如為文以

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

王昭君

漢書匈奴傳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自言願嫁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嬃字昭君賜單于而歸號寧胡閼氏西京雜

記元帝後宮既多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嬃不肯遂不得見匈奴求美人為關氏於是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嬃案其事畫工皆案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下杜陽望樂育同日棄市校匈奴傳作嬃元帝紀又作嬃而餘書多作嬃通用也

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為黃金不為

一作

人馬上琵琶行萬里

一作

明君辭序晉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

漢宮長有隔生

一作

徐目似用青塚事校謂怨魂終古矣借慨為人所填語意顯然

曼倩辭

漢畫東方朔字曼倩

十八年來墮世間

東方朔別傳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太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召太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

朔乎公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歷帝問諸星俱在否曰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餘詳漢宮

瑤池歸夢碧桃閒如何漢殿穿針夜

舊京雜記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於開襟樓

又向

窗中

一作

覲阿環

漢武內傳七月七日西王母降於宮中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曰阿環再拜上問起居

俄而夫人至年可二十餘天姿精麗靈眸絕朗向王母拜王母呼同坐北向母刺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神女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阿環未知所本方朔既窺王母則亦

窺阿環矣

浴口以仙境比清資而歎久遭淪謫上元為尊貴之神窗外偶窺不得深歎當借指朝貴其亦寓言子虛歟然或直是聖情

細雨

蕭灑傍迴汀依微過短亭氣涼先動竹

面曰句

點細未開萍稍促高

高燕微疎的的螢

梁簡文詩鵬鵬月色上的的夜螢飛

故園烟草色仍近五門青

鄭康成明

堂位誌天子五門皇庫維應路句則泛言
京城耳詩為客居作草色相連人偏遠隔

錢曰刻意描題雖
無可思自見筆力

蜨

孤蜨小徘徊翾粉翅開併應傷皎潔頻近雪中來

豔情也

奉寄安國大師兼簡子蒙

唐會要長樂坊安國寺廢宗龍潛舊宅續西陽雜俎安國寺紅樓睿宗在潛時舞榭後道

源以安國大師為元祕塔碑大達法師端甫而序朱氏者駁之以為是知元
住上都安國寺號安國大師者愚考太和元年詔門居易與安國沙門義林
講論懿德殿見三教論衡而舊書作僧惟澄者也他如安國寺紅樓僧廣宣
見韓昌黎白香山劉夢得雜陶詩人集而新書藝文志今孤疑與廣宣唱和
詩一卷蓋其人年頗永義山同及塲之相識矣道源所引端甫時亦可合然
安國京師大刹前後僧徒頗多難定其為何人詔知元之說尤謬已詳前矣
又東觀奏記大中時僧從誨住安國寺道行高潔兼工詩以文章應制多稱
旨此尤與義山同時而可以工詩相契也何可定指哉宋曰元氏長慶集有
寄盧諲事子蒙作疑即此子蒙後白公後集十七卷時當會昌元年有贈盧
侍御子蒙詩即元集中人也似即會昌四五年尹河南之盧貞字子蒙者詳
文集為河南盧尹表此
題必非其人不可妄指

憶奉蓮花座

一作坐世尊之座七寶蓮花蓋又文殊師利坐千葉蓮花此類語佛經甚多

兼聞貝葉經

見巖光

分蠟展

舊書阮子好晨自蠟展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展

潤響入銅瓶

見蘭令

日下徒推鶴

孫綺天涯正對螢

暗用車武子事見秋日既思

魚山羨曹植

通典齊州東阿縣魚山一名晉山歌子歌晉山平今鉅野溢謂

此異苑陳思王嘗登魚山忽聞曲曲裏有誦經聲清適深亮遠谷流響不覺歎襟祇敬便效而則之今梵唱皆植依擬所造法苑珠林卷五顯世始於此焉魏志植登魚山臨

東阿明然有於焉之志遂營為墓

眷屬有文星

史記樊噲傳諫諸呂呂須姁屬妙法蓮華經彼佛弟子有無量百千萬億菩薩聲聞以為眷屬

棲谷同姓眷屬字佛經習見偶引此月道源曰子蒙必安國眷屬

活曰似越桂管後寄也

景陽宮井雙桐

見景陽井梁府詩裴勣明帝獵虎行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王僧虔技錄曰有錄所載明帝雙桐一篇今不傳又

梁簡文帝有雙桐生空井詩

秋港菱花乾玉盤明月蝕

比井之已損

血滲兩枯心情多去未得徒經白

門伴

請建康之白門詩春雨

不見丹山客

屢見朱日言桐枯而鳳不來

未待刻作人

漢書江充與治巫蠱遂至

太子宮掘墓得桐木人此愁多有魂魄不必雕刻固已魂魄如人直誰將玉

盤與南史紀隋兵入僕射袁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不

死翻相誤天更潤於江孫枝竟郎主風俗通梧桐生於嶧陽山岩石之上

生家奴呼其主為郎今俗猶謂之郎主徐曰唐人尚稱天子為郎如明皇稱三郎也後

謂後主不死而入長安適在一方豈止一江之限南北桐枝永抱無主之悲反不如後

主亦死於此魂魄相依也源師乃引祖台之志怪自稱桐郎之事誤矣故田氏駁之曰

注引桐郎泥一郎字也詩實不如是用依汪思之途不可適須知集之難解詩與注分

為之也旨哉言乎今故易宋注而採田評以曉後之讀斯集者言槐葉之令如眉之黛故如之即陳書所謂諸姬並不

道類雙眉言槐葉之令如眉之黛故如之即陳書所謂諸姬並不宮槐十株

今日繁紅櫻一作桃拋人占長簾今則讓櫻桃翠襦不禁綻一作

啼天眼徐曰翠襦輸桐葉言雨寒灰劫盡問方知石羊不去誰相絆一作

絕無干伴誤隋書五行志與南史陳紀羊國姓也隋氏姓楊楊羊也此言時逢浩劫後主為楊氏所絆不得復歸南土矣石羊必有事在未及檢也舊注引刻仙傳修羊公化石羊事與詩意

潘曰此直詠張孔二美人詞意顯豁然別有所寄也燕臺詩云桃葉桃根雙姊妹又曰玉樹未憐亡國人與此引雙桐意合春兩詩云白門寥落意多違其他又有嘲櫻桃越公房妓嘲公主諸篇與此白門紅櫻石羊等字一一相逗醜情所寄確有二美矣題曰宮井與判春之井上占年芳合求二句言劫盡方知天數設當時無楊氏之行則誰能糾之哉天實為之也是為二美皆逝後作明矣父曰風懷詩最難徵實必為細箋固愚且妄也中有岐出之見不耐更求盡一矣

端居

遠書歸夢兩悠悠

遠書彼來歸夢我去兩皆久疎

只有空牀敵素秋

穠曰敵字險而穩

階下青

苔與紅樹

一作藻

雨中寥落月中愁

客中憶家非悼亡也

夜半

三更三點萬家眠露欲為霜月墮烟闌鼠上牀

一作堂

蝙蝠出

後蕭

趙希曰兩鼠闌於穴中將勇若勝猶難驅蝙蝠服翼註曰齊人呼為蝙蝠或謂之仙鼠玉琴時動倚窗絃田曰萬家眠已獨不眠能眠愁先景生非緣境

滯雨

滯雨長安夜殘燈獨客愁故鄉雲水地歸夢不宜秋

月

過水穿樓觸處明藏人帶樹遠含清初生欲缺虛惆悵未必圓時
卽有情 總是失意之語 不必定有所指

城外

露寒風定不無情臨水當山又

一作有

隔城未必明時勝蟬同蛤一

生長共月虧盈

見錦瑟與題僧壁又見家語又吳都賦時給珠胎與月虧全

意未曉

北青蘿

殘陽西入崦

至篇喻衣檢切崦同崦山海經西山經崦嵫之山傳曰日沒所入山也此泛言夕陽在山

茅屋訪孤僧落葉

人何在寒雲路幾層獨敲初夜磬閑倚一枝藤世界微塵裏

法華經譬

如有經卷書為三千大千世界事全在微塵中時有智人破彼微塵出此經卷全附經若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此種語極多 吾寧愛與憎

僧院牡丹

葉薄風才一作倚枝輕霧似當不勝開先如避客色淺為依僧粉

壁正蕩水廣府吾春夜詩緗幃初卷燈傾城惟待笑要裂幾多繒帝

世經妹喜好聞裂綰之聲而笑樂為發繪裂之以順適其意

注曰頗難猝解蓋刺僧之隱事也首言其人嬌小次以避客反托依僧色淺謂不便濕敷五六為其時地裂繒似只取妹喜二字謂偽託眷屬或言其惟不敢狂笑也此種尖薄大傷詩教又曰如聖女祠之方朔鏡檻之射莎與此裂綰之類不著悟者不可與言斯集然度醉隱語非風雅正聲學者慎勿效之後人必以此誚余穿鑿入也

高花

花將人共笑籬外露繁枝宋玉臨江宅屢牆低不擬諸本皆作礙今從萬首絕句

見判春宋玉似自比牆低固不礙窺然作不擬謂笑顯常露偏於易窺音而意不我屬也較有味

嘲桃一作花

無賴天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爲開了却擬笑春風艷情尖薄之詞

活曰原與高花接編似因其薄我不窺而嘲舊以嘲之也

送豐都李尉

舊唐志山南東道忠州豐都縣後漢平都縣水經江水逕東望峽東歷平都注曰峽對豐民洲舊巴子雖都江州又治平都即

此處也平都縣有天師治兼建佛寺甚清靈

萬古商於地憑君泣路岐固難尋綺季可得信張儀

借古發慨正堪泣之情事也上

句用雷侯令太子請四皓來則一助也謂求助無門也見前四皓廟下句謂人之虛言殊不足恃見新開路衍巨用筆之妙百讀乃知

雨氣燕先覺

暗用石燕事見武侯廟

葉陰蟬遽知

暗用蟬得美陰事見北禽二知何借寫景以歎人之我先

望鄉尤忌晚山晚

更參差

喻年漸老則遭逢尤難何已收岐字足

信曰商於相送相送李必出尉豐都者疑爲巴蜀歸後借以發慨也

訪隱

路到層峰斷門依老樹開月從平楚轉謝朓詩平楚正蒼然泉自上方來佛舍

每稱上方以上同薤白羅朝饌潘岳閑居賦紫菜含露白薤負霜本草圖經薤似韭而葉潤多白無實有赤白二種白者冷補

松黃暖夜杯本草圖經松花上黃粉名松黃山人及時拂取作湯點之甚佳餘應見相聞笑孫綽空解賦天

台又選孫綽天台山賦序天台山者山岳之神秀者也事絕於常編名標於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遠寄冥搜寫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余點情運思不任

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此言親至其地笑古之對圖畫而遙賦

楊曰前半渾壯清切絕似少陵

蜨

葉葉復翻翻本草注蜨翅薄爽斜橋一作枝對側門蘆花惟有白柳絮

可能溫西子尋遺殿昭君覓故村漢書紀趙昭君本南郡秭歸人也雲字記歸州興山縣王昭君宅古云昭君之縣村

連巫峽是此地香溪在邑界即昭君所遊處二句以香魂比之年年芳物盡來別敗蘭蓀一作故園孫非蓀香草蘭蓀屢見楚辭

錢曰無一句咏蜨却無一句不是蜨可意會不可言詮此真奇作落曰次聯謂人以冷澹過之三聯謂我終不忍忘舊未嘗每逢出遊徒來取別也此亦為冷狐作結

比郎君舊交敗者乖違之意也頗可編年今且入此

蠅蜚雞麝鸞鳳等成篇錢曰題怪極不可解

韓蜚翻羅幙見青陵臺曹蠅拂綺窗吳錫孫權使曹不與畫屏風誤落筆點關素因就以作蠅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雞迴玉勒說文勒馬頭絡銜也融麝煖金釭徐曰融麝以香練膏也漢趙昭儀居昭陽台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

飾之說文釭車轂中鐵也古雙切漢書註師古曰壁帶之光瑋一作瑁明書閣漢書

中往往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按句意以言燈火之光瑋瑁瑁瑁瑁其甲相覆而生琉璃冰酒釭晉書崔洪傳汝南王融公卿以琉璃鍾行酒若甲然甲上有班文

青白琉璃瑁五具書樓多有主鸞鳳各雙雙公羊傳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佳且似亦以鸞體寓令狐故詭其題也韓蜚比己貞魂不變曹蠅比被人彈擊次聯謂來而留宿三聯謂只為索書聊爾命盡結則識他人之客有所主而我情無著也

或隱有所刺如偶題可歎之類無從定解矣

樂遊原一上有登字一下無原字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三九十二

許彥周詩話洪覺範作冷齋夜話有曰詩至義山謂之文章一厄僕讀至此遂類無語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文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曰我解子意矣即時刪去今印本猶存之蓋已前傳出者詩語類經憂唐之衰傷日遲暮之感沉淪之痛觸緒紛來

寄遠

姮一作娥擣藥無時已見鏡玉女投壺未肯休御覽引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脫誤不接

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按本文云每投千二百矯矯出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笑矯一作泉開口二句是註中語何日桑田俱變了見海

上見海不教伊水向東流更一作東東流永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皆東北流過伊俗曰上二句皆女仙下二句謂何日免別離也漢言之則為艷情如古體子夜讀曲之類多以隱語寄情伊水借言伊人也深言之則為令狐而作首句喻我之誠求次句喻彼之冷笑三四則欲就麻姑買滄海之意也二說中以寓令狐較警

明禪師院酬從兄見寄未知即從兄闕之否

貞吝嫌茲世貞吝見易會心馳本原人非四禪縛善薩本起經太子便得一禪復得二禪三禪四禪務嚴起一切苦惱所不能逼名為初禪一切憂慙所不能逼名為二禪身心安隱得無量樂名為三禪一切諸苦樂境所不能動有所得心功用純熟名為四禪沈約詩四禪隱

巖前按四禪尚非真解脫處故未盡免縛餘見奉使江陵

地絕一塵喧南史隱逸顧歡傳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餘詳送臻師此則言隔

世絕塵霜露欹高木星河墮一作故園斯遊儻為勝九折幸

迴軒漢書王尊傳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郫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歟乘此險後以病去

訪隱者不遇成一絕戊籤無成字

秋水悠悠浸野一作屏夢中來數覺來稀元蟬去一作野盡葉

黃落一作落一樹冬青人未歸一作落冬青一名萬年枝女貞

別種此章正賦亦歸

城郭休過識者稀暗用後漢書龐德公未嘗入城府事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

樵漁一作路日暮歸來雨滿衣此章想其歸途也既不入城郭則當

鄉時作或在後之東川時作也

雨

撼撼度瓜園

儼語詩撼撼芳葉零

依依傍竹

一作水

軒

呂氏童蒙訓二句不待說雨自然是雨

秋池不自

冷風葉共成喧

為秋雨入微大勝起聯

窗迴有時見簷高相續翻侵宵送書雁

應為稻梁恩

廣絕交論分雁為之稻梁此借慨身在幕府

和人題真娘墓

原注真娘吳中樂妓墓在虎邱山下寺中真地記貞娘吳國之佳麗也行客才子多題詩墓上貞一作真

虎邱山下劍池邊

越絕書閭閻家在閭門外名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柳三重墳池六尺玉兔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園之口三千

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千萬人築治之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虎邱

長遣遊人歎逝川

雲清梵想歌筵柳眉空吐效顰葉

莊子西子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顰人見而美之顰亦捧心而顰其里注曰顰類曰

贖贖同榆莢還飛買笑錢

霍騮七俠迴眸白萬一笑千金飽照詩千金顧笑買芳年

自香魂招不得

祇應江上獨嫋娟

結曰和詩結歸原唱唐人常例玩此結句豈原唱為女冠之流耶余初疑借真娘以悼從事吳中者非也

和鄭愚贈汝陽王孫家箏妓二十韻

按舊書紀咸通三年以邑管經略使鄭愚充嶺南東道節度觀察使

使北夢瑣言鄭愚廣州人擢進士第放歷清安而新書藝文志棲賢法雋一卷僧惠明與西川節度判官鄭愚廣州刺史趙璘論佛書是先曾在西蜀使下矣撫言設奇沽譽一條亦有鄭愚事舊書謾皇帝子璘封汝陽郡王天寶九載卒王孫無攷

冰一作水

霧怨何窮

徐曰吳均行路難冰霧怨發象牙席即此冰霧之義按似之而未可定

秦絲嬌未已

見河

寒空烟霞高白日

一萬里

胡震亨曰突兀得筆理極已還下遠別意

碧嶂愁不行濃翠遙相

倚

猶退雲之意而造語詭異或取眉如還山與下一句皆狀其貌美

茜袖捧瓊姿皎日

白日皎日固不妨復或疑皎若之訛

霞起孤猿耿幽寂西風吹白芷

五藥沉有芷兮溷有蘭又辛夷相分約房廣歸白芷葉謂之約

回首蒼梧

深女蘿閉山鬼

見楚宮

荒郊白鱗斷

宋曰謂魚書難寄

別浦晴霞委長釣壓河

心

廣韻約橫木渡水之若切

白道聯地尾

宋曰地尾地盡處按以上八句錢曰言等辭之哀似也蓋其自怨遠馳思之景

秦人昔

富家

一作貴

綠窗聞妙旨

一作此

鳴驚雁背飛

劉孝綽詩持此連枝樹暫作背飛鴻

象牀殊

故里

謂兄弟分寄

因令五十絲中道分宮徵

五十絲瑟也謂夫婦分離

斗粟配新聲

漢書淮南

造源上言筆妓所處華
李之容禁不得見

九月於東逢雪

於東商於東也

舉家忻

欣

同共報秋雪墮前峰

自香山和劉郎中望終南秋嶺外他年憶雪偏覽古今集都無秋雪詩

昔在桂管不可得雪

於東此日逢

今乃於秋時逢之

粒輕還自亂花薄未成重豈是驚離

髣應來洗病容

浩曰舉家在途故不驚離髣而可洗病容也三四追憶桂管少雪反托此地早逢玩病容字東川歸後挈家還郎頗為近之然細跡總無可定聊置於此

失題

原編集外詩簡震亨曰舊本題作送從翁東川宏農尚書幕今詳詩意似誤改標失題俟考徐曰疑疑少陵作或疑少陵詩誤收於此玩末二句非

是矣詩與題舊不相合當有脫頁而誤也按徐氏疑黃山掃地春之下有脫頁今詳玩詩意却未嘗有遺脫

昔帝迴冲眷維皇惻上仁

金子上仁為之而有以為

三靈迭赤氣

釋名侵也赤黑之氣相侵也三輔舊事

漢作靈臺觀氣黃氣為疾病赤氣為兵黑氣為水校赤氣為兵亂之徵史文中屢見舊注只引家墓記黃尤家在東郡壽張縣開鄉城中民嘗十月祀之有赤氣如一匹絲名

為蚩尤旗者近是而泥矣

萬彙叫蒼旻

從隋亂唐與敘起

刊木方隆昌

高堂萬敷土

升陟始創

殷鑒伊尹相湯伐桀升自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夏臺曾圯閉

史記桀囚湯於夏臺已而釋之湯率兵伐桀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

湯於夏臺 **汜水敢逡巡** 漢書高祖即皇帝位汜水之陽注曰汜敷劍反舊書紀湯使至此也

帝多猜忌人懷疑懼營營高祖遇疾未謂時高祖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何避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未高祖聞之益懼因縱酒沈污納賄以混其迹新書奏厥數犯邊高祖兵出無功湯帝遣使者執詣江都高祖大懼世民

日事急矣可舉事已而傳檄諸郡稱義 **拯溺休規步** 范模士規行矩步不可以兵討言少遲當被四執故不敢逡巡也

拯溺無待 **防虞要徙薪** 漢書霍光傳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謂主於規行

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終亡火患今論功請賈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延痛而請之此言不得

不違即尊位 **蒸黎今得請宇宙昨還淳績祖功宜急貽孫計甚勤**

降灾雖代有稔惡不無因 謂貽謀甚備績緒者不關精圖治以至義成亂階非可諉之氣數也領起下文 **宮掖方**

為蠱 左傳女惑男謂蠱之蠱指楊貴妃 **邊隅忽遽屯** 謂安祿山將反於燕 **獻書秦逐客** 見哭

郎道鑑楊國忠為相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為己用者皆出之唐人出就外職每即稱逐客而傳云人言祿山反者明皇必大怒縛送與之則其時貶謫者多矣舊謂指李林甫斥落試士不知上聯已

間謀漢名臣 更起陳平縱反間於楚軍宣言楚諸將欲直敘祿山之亂何暇追過

傳祿山陰圖逆節動未有名國忠使門客建昂何盈求祿山陰事圍捕其宅殺李超安岱等又貶雷俊吉溫以激怒祿山幸其搖動取信於上祿山惶懼舉兵以誅國忠為名

管仲曰以燕爲主憂而征吉志行也左傳昭王南征而不復晉許緄天寶十中原重
五載六月甲午將謀幸蜀乃下詔親征將誰使者謂無人可使故決計南幸

紫宸 卽禮部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又銜枚氏掌司器軍旅田役令銜枚舊書紀六月乙未凌晨自巡教門出扈從惟楊國忠韋見素內侍高力

老遂分親用新字當誤思意必作分單稱者言分立新天子於義不安且失敘次或謂

勤字皆爲通叶不必致疑漢書陳湯傳卽日引軍分行晉書宣帝紀伐蜀分軍往雍州

奉命而去來雲道處國所經故曰來也非遂指肅宗駐鳳翔及還京之事

THE

殿謂之大朝五代史李琪傳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衛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此謂上皇已不在朝而祿山僭偽號矣 **元子當傳啓**夏皇

孫合授詢漢書宣帝紀名病已元康二年更詔詢餘見念漢書二句皆謂肅宗自明皇視之則為元子自列祖視之則統曰皇孫舊注以皇孫指代宗誤甚

時非三揖讓尚書大傳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位 **表請再**

陶鈞漢書鄒陽傳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通鑑太子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還馬皇之命牋五上乃許之肅宗即位靈武城南言時當危急

非即尊無以固人心故上 **舊好盟還在中樞策屢遵**舊書紀玄宗謂肅宗曰表力勸以重新治道也 **舊好盟還在中樞策屢遵**西戎北狄吾嘗厚之今

國步艱難必得其用八月通紀吐蕃遣使繼至請和親顯助國討賊中 **蒼黃傳國**樞只言兵機耳舊注謂指李輔國且云以下似雜言肅代時事誤甚

見行次 **遠遼屬車塵**司馬和如諫獵費犯屬車之清塵餘見少年舊書紀肅宗房琯奉冊書及傳國寶等至靈武 **虎如憑怒**左傳今君奮焉震電憑怒如字與

武屬車塵謂上皇遠在蜀也 **忽同** **虎如憑怒**性字不對可疑或性字是信字之訛 **忽同** **虎如憑怒**性字不對可疑或性字是信字之

誤 **忽同** **虎如憑怒**性字不對可疑或性字是信字之誤 **忽同** **虎如憑怒**性字不對可疑或性字是信字之

誤 **忽同** **虎如憑怒**性字不對可疑或性字是信字之誤 **忽同** **虎如憑怒**性字不對可疑或性字是信字之

誤 **忽同** **虎如憑怒**性字不對可疑或性字是信字之誤 **忽同** **虎如憑怒**性字不對可疑或性字是信字之

誤 **忽同** **虎如憑怒**性字不對可疑或性字是信字之誤 **忽同** **虎如憑怒**性字不對可疑或性字是信字之

誤 **忽同** **虎如憑怒**性字不對可疑或性字是信字之誤 **忽同** **虎如憑怒**性字不對可疑或性字是信字之

將各以衆至者六萬餘人威復振發龍本表女事然義取遺種儘可不拘此二句皆言
慶結如得所憑藉未易馴服也舊注乃謂指張良姊李國輔試思上文初敘卽位靈武
正當接言破賊復京而忽及張后李閻可乎

封崇自何等國語伯馬**流落乃斯民**以九山此諸道

不力爲勦寇致逗撓官軍亂漢書韓安國傳單于入塞未至馬邑還獲匈奴**優容敗**

斯民久流落也**逗撓**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夜追達絲綸**五傳夜絕而

將頻早朝披草莽通鑑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夜追達絲綸**出通鑑與

卿以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爲河北招討使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忘戰**

真卿領下河北諸郡及河南江淮諸道始知上卽位靈武句是統言舉一可例

追無及詳見行**長驅氣益振**通鑑至德元載十二月肅宗問李泌曰今敵強如此

高秀嚴自大同牛延介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思明以爲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

長驅取朔方河隴而其餘攻戰互爲勝負者甚多故此云賊鋒尙盛也若指郭李長驅

破賊則上**婦言終未易**此句方指張后也通鑑張良姊惡李泌建寧王倓肅宗卽

下全不貫**婦言終未易**欲正位中宮必言其待上皇之命良姊與李輔國相表裏

肅建寧王而賜死蓋是時尙未破賊而肅宗已信婦言曾不想楊妃之**廟略**一作

鑒也舊注謂德宗聽部國公主之言欲易太子公主可直用婦言字哉

况非神孫王兵未戰而廟算勝得算之多者也晉書羊祜傳外揚王化內經廟略以

復哉**日駭難淹蜀星旄要定秦**漢王王巴蜀漢王還定三秦舊書起至德二

語及恢

載九月廣平王收西京十月上自鳳翔還京乃遣使迎上皇十二月上皇至自蜀此云
難淹則猶淹也曰要定尚未定也其為未收京時明矣舊解指德宗欲遷成都此謀而
不果之事何人心誠未去天道亦無親言人心不忘唐則天亦必眷顧竟反
云海匪哉

錦水前雲浪

見送從翁東川

黃山掃地春

見送李千牛上皇在蜀雲浪更為解明故曰前賊據長安春光皆為昏濁故曰掃的是未

還京

斯文虛夢鳥

見上禮部魏公以下自敘白鳳事切寓居蜀中

吾道欲悲麟

左傳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仲尼觀之

後取之

斷續殊鄉淚存亡滿席珍

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二句謂因亂在蜀而同袍零落也魂銷季

燕

家語季燕為衛士師則人之足觀賈之亂季燕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曰彼有缺燕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賈燕曰君子不隨又曰於此有室季燕乃入

焉追者罷交選

注子燕

衣化子張紳

謂因亂潛逃建議庸何所通班昔濫

滅髮衣婦人衣

逃出

秦徐陵表洪私過誤真以通班

浮生見開泰獨得詠汀蘋

見酬令狐見寄謂若逢開泰得

優游而詠汀蘋亦所甚幸不致復楚通班也曰獨者對上存亡言也此是虛說非實境或以東川柳幕証之謬極

浩曰詩格頗類本梨然多敘我亂未及平定自述蹤跡危苦親嘗直疑肅宗初避亂蜀中者之所吟尚非杜公佚篇况義山乎或義山在巴蜀間搜得舊人遺稿錄存夾

入或自借詠舊事以抒才藻皆無可妄測也

又曰假守昭平郡四句見淵鑒類函所引者當是義山逸句已於卷二昭平五律註中錄以為據此不贅列

送阿龜歸華萬首絕句作華陽

草堂歸意背烟蘿黃綬垂腰不奈何

漢書百官公卿表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後漢書與服志四百石三

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

因汝華陽求藥物碧松根下茯苓多

見題僧壁新書志華州土貢茯苓茯苓神唐本草

茯苓第一出華山

淮南子千歲之松下有茯苓

滑曰意境不似玉露蓄疑者久矣今而知為香山詩也香山下邳人華州之屬縣也香山弟行簡行簡子龜即史傳中亦呼阿龜而白公詩集尤詳之此必白公送姪歸家之作乃香山築瀾收而反入斯集可怪已

赤壁

荆州記蒲圻縣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二統志赤壁在樊口之上江之南岸宋蘇軾指黃州赤壁山為赤壁誤也今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惟江夏

之說合於史。此詩見杜牧集為定遠曰赤壁至定于四首北宋本不載南宋本始有之按以下皆非本集而附錄者前明分體刊本有垂柳清夜怨定子餘無席氏仿宋刊本亦壁以下皆無皮錢無赤壁餘皆有

折戟沉沙鐵未銷

吳志周瑜追曹公遇於赤壁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取關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

帷幕上建牙旗元書報曹公欺以欲降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甚猛悉延燒岸上營死者甚眾軍遂敗走

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

與周郎便

吳志瑜時年二十四軍中皆呼為周郎

銅雀春深鎖二喬

吳志橋公兩女皆國色孫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曰銅雀橋

喬並古通

程曰此詩歸之杜牧為是杜與李各自成家李沉着杜豪邁也 治曰本集未嘗無此種筆法遊蹤亦曾經歷然自來多屬之小杜道山詩話云石曼卿曾辨正之

垂柳

亦見唐彥謙集

垂柳碧翳

一作

樓昏雨帶

一作

容思量成畫

一作昨夜

夢來去

一作發舊作束久廢誤今皆從唐集

春慵梳洗憑張敞

見回中牡丹又漢書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煥

乘

騎笑稚恭

晉書庾翼字稚恭世說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在院與女上安陵城樓候翼歸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翼便於道盤馬始兩轉

墜馬墮地

碧虛從

一作

轉

一作

笠

虞曷穹天論天形穹窿如笠冒地之表

紅燭近高春

淮南

經于泉隅是謂高春

怨目明秋水

愁眉淡遠峰

見

小闌花盡曉

盡字

院醉醒

宋曰醒字疑作聞按醉醒皆常有誤

舊作琴臺鳳

益部耆舊傳相如宅在少城中竿櫓下又有琴臺在焉相如琴瑟鳳

今鳳兮歸故鄉遊四海求其凰

今為藥店龍

藥店讀曲歌自從別郎後卧宿頭不舉飛龍落藥店骨出只為汝胡震亨曰別本誤作藥否今

正寶奩拋擲久一任景陽鐘屢見

魏曰此借柳詠人也

潘曰是客中懷內之作筆趣略類本集誤字頗難盡校也舊

書傳彥謙少時師溫廷筠故文格類之宋楊文公談苑曰鹿門先生唐彥謙為詩酷

慕玉溪得其清

峭感愴之一體

清夜怨

含淚坐春宵聞君欲度遼

漢書昭帝紀遼東烏桓反以范明友為度遼將軍將北邊郡騎擊之綠池荷葉嫩

紅砌杏花嬌曙月當窗滿征雲出塞遙盡樓終日閉清管為誰調

程曰擬征婦怨別無寄托

潘曰聲調清亮而用意遶筆不似義山樂府陸州歌皆

取舊人五言四句分章其排過第四即此曙月以下二十字惟征雲作征人耳其歌

不知始何時也王阮亭云唐樂

府往往節取當時詩人之作

定子

亦見杜牧外集題作隋苑注曰定子牛相小青才調集萬首絕句皆編杜牧作采曰牛僧孺鎮淮南牧之掌書記故有此作西溪叢語以屬義

山謬

也

檀槽

杜集作紅霞才調集作濃檀

一抹廣陵春

明皇雜錄中官白秀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選妙檀為之清潤如玉光輝可鑒

定于初開杜集作

睡臉新却笑邱墟一作喫虛

隋煬帝程曰喫虛唐方言猶

呂氏春秋國為邱墟

喫虧也按當從杜集作邱墟文選注煬帝亮切

破家亡國為何人杜集作誰人

程曰格調

必牧之

遊靈伽寺

見戊籤本集亦見許渾集靈許集作楊徐曰吳地記靈伽寺在橫山北隋建今上方寺也

碧烟秋寺汎湖一作

來水打

城根古堞摧徐曰吳邑志吳

王魚城在橫山下今田間多高阜是其遺迹又酒城在吳城西南又越城在石湖北越伐吳吳王在姑蘇臺築此城逼之又隋文帝十一年命楊素徙郡橫山唐武德四年復自橫山還故城蓋吳郡古城遺跡多在橫山石湖左右唐時尚有可考今知之者鮮矣

盡日傷心人不見石楠一作

花滿一作

花滿一作

舊琴一作

臺吳地記硯石山在縣西門外亦名石鼓又有琴臺在上徐曰

吳邑志今籤岩山寺即其地有琴臺石室有硯池皆故迹

程曰許集有自楞伽寺晨起汎舟再遊始蘇諸詩可證義山似無親歷吳郡之跡

活曰義山有無吳越之遊未可核斷唐詩品彙選此詩亦屬之義山也然論詩格固應歸之

丁卯橋

龍邱道

一作

中二首

程曰見戊籤但台作一首入五律類誤也舊書志衢州信安郡龍邱縣屬江南東道後漢書任延傳延

拜會稽都尉吳有龍邱蒼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
都尉埽洒其門猶懼辱焉乃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注曰太末今婺州
龍邱縣則縣之
得名當以真也

漢苑殘花別吳江盛夏來惟看萬樹合不見一枝開

水色饒湘浦灘聲怯建溪

寰宇記建溪在建州建陽縣東源從武夷山下西北來務建溪所經亦遠寰宇記南劍州劍浦縣有三溪

曰東溪西溪南溪合流南歸於海自古謂之險灘似此句所指

淚流迴月上可得更後啼

程曰集有武夷山詩觀此二詩豈義山嘗從衡州而至建州耶本傳未載不可考也
語曰建溪似與武夷近然此與湘浦意皆是此地程乃誤會矣詩亦見庚籤收之
集牧之曾刺睦州固近衡州矣玩詩意是春末發京師五六月至龍邱合之義山遊
蹤更不可符恐牧之亦未必是筆趣皆不類萬首絕句五言收之二十七首亦無此

題劍閣詩

通典劍州劍門縣有劍閣即張載作銘所餘見吳蕭侍郎

峭壁橫空限一隅薊開元氣建洪樞梯航百貨通邦計鍵閉諸蠻

屏帝都西蹙犬戎威北狄南吞荆郢制東吳千年管鑰誰鎔範只

自先天造化爐

玉谿生詩詳註

卷三

全

浩曰此刻劍閣石壁者詩後一行上題劍閣詩下李商隱乾隆壬辰歲余長子應樞視學四川次子省槐偕行劍門登眺搜錄得之喜以呈余矜為妙蹟余以辭意平淺不類義山棄而弗錄及檢薛逢集題劍門先寄上西蜀杜司徒詩即此篇也體格於薛極類但全篇只詠劍門形勝何嘗有一字旁及則其先寄云云必為誤贅因此轉思義山頻經劍州或有此平易之作本集舊雖不收然既有石刻且徐箋本曾據蜀中名勝收之而薛又有送西川杜公赴鎮赴蜀詩亦有送義山在徐箋詩似其間錯雜亦可藉以互考故聊為附錄

又曰細閱萬花谷續集利州路題詠有此詩云出李商隱題劍門似更可據

浩曰周密浩然齋雜談李商隱詩云咸陽宮殿鬱嵯峨一條下又李商隱晉元帝廟云青山遺廟與僧隣斷嶽殘碑鎖暗塵紫蓋迢符江左運翠華空憶洛中春夜臺無月照珠戶秋殿有風開玉宸弓劍神靈定何處年年春綠上麒麟意淺語弱必非本集較篇殿本已於雜談內加按語訂其誤矣

浩曰戊戌據事文類聚收金燈花七言二韻乃又見宋晏殊集者語意淺甚必非義山也徐箋本據歲時雜詠收嘉興社日七絕而曰亦見劉言史集考全唐詩小序劉言史邯鄲人初客鎮冀後客漢南其集中有澗州處州之作則當題嘉興矣義山雖有江東之遊未知至嘉興否且諸集本皆不載也徐氏又據絕句補選收齊安郡中一首此牧之刺黃時作也故皆不附錄

浩曰洪容齋三筆曰唐李義山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此李義府堂堂詞洪氏萬首絕句亦載之必近時刊本訛府字為山字也戊戌據海錄碎事收逸句云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環玕此出陳思王美女篇也又云遙想故園陌桃李正酣酣此崔融和宋之間寒食題臨江驛詩想字乃思字之訛也又云蘆洲客雁報春來此李賀

梁臺古意篇也無一爲義山矣徐氏據合璧事類補採詠雪郊野鵲毛蒲江湖雁影
空之類共十句余偶閱萬花谷有詠桃詠雪詠暖日玉臉笑春風而其他詠部詠類
諸書每有引義山句爲本集所無者既未遑一一
訂正以分棄取且原非名句枝贅何庸故盡舍之

王穀生詩詳註卷三終